

長篇技擊小說

# 綠野恩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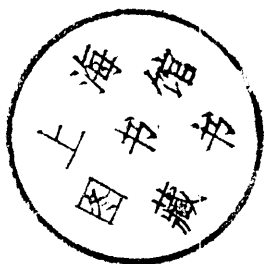
鄭証言因著



正氣書局出版

綠野恩仇

鄭證因著



上海圖書館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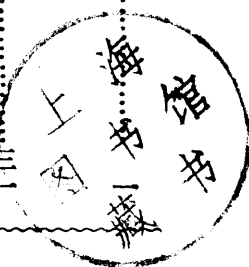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4 3946B

鄭 證 因 著  
擊 技 長 篇 小 說

# 綠 野 恩 仇

下 集 目 錄

- 
- |     |       |         |     |
|-----|-------|---------|-----|
| 第六章 | 精嫻絕技者 | 竟是盜數人…… | 三二  |
| 第七章 | 臨危救死難 | 野店葬恩兄…… | 三一  |
| 第八章 | 買金遭縲絏 | 含恨入囹圄…… | 六七  |
| 第九章 | 靈猿結良伴 | 練技隱荒山…… | 八四  |
| 第十章 | 冤家重聚首 | 恩仇一筆勾…… | 一一三 |
- 



# 綠野恩仇

下集

鄭證因著

## 第六章 精嫻絕技者 竟是盜藪人

萬里飛鴻胡玉微微一笑道，「我可是捨命陪君子，我跟你屈老師一塊兒練輕功，我可差的太多，你別教我當着生人栽跟頭現眼。」晋北武師屈守德把兩隻三角眼一翻，帶些怒色向萬里飛鴻胡玉道，「怎麼胡師傅你也學會了這一套，別和莊主學他那派江湖口，你的輕功提蹤術，在南北兩派中，和你能作對手的有幾人，就連蒲莊主他以輕功成名，我不是當面褒貶他，就憑他那兩下子，要是和你胡老師較量上，他還差得多呢。我屈老德不會吹牛說大話，和你胡老師聚在一處，不是容易的事，一年半載不准碰上你，好容易在這裏遇上，我焉肯輕輕放過你，好歹的也教我多學個一招兩招的，你怎麼和我弄起這套來，你別是成心想跟我藏奸吧，」

萬里飛鴻胡玉，一邊跟他往前走着，止不住的笑着說道，「莫怪蒲莊主說你算盤打得清楚，你屈老師時時刻刻惦記算計人呢，你這安心不善，我今夜絕不教你討換我一點去。」

屈守德却嘆喲的一笑，却把兩眉毛往上一挑，向胡玉說道，「我倒不信，除非你不肯下場子，在一時三刻內，我沒法子擺治你，容開功夫，我屈守德也有本事教你往外抖露，你不信咱就往後試試看，現在咱就先說現在的，人家段老弟說了半天好話，咱們也得好好的給人家練兩手，有什麼事咱們回

頭再交涉。」

胡玉道，「任憑你說吧，反正你是沒安好心。」兩人一邊玩笑着，這位晉北武師屈守德竟奔西牆下，一邊走着還回頭招呼着段文溪道，「段老弟，好機會你可別錯過，這位胡師傅別看年歲不大，他可真從名師得過絕傳，我不是給他說大話，他這兩下子在江湖道中，真還找不着幾位，你站的近着一點，這裏還有許多訣竅，你別教他馬虎過去。」

段文溪見這屈老西說話是十分詼諧，倒覺着這人胸無城府。十分可以親近，這時莊主蒲雲峯和恩兄賀天駿，全含着笑隨着往這邊走，賀天駿是在段文溪身旁，微微的用左臂一碰，段文溪，低低的說了，「聲注意他們的功夫，不要管他們的笑。」段文溪會意，知道恩兄賀天駿這麼示意給自己，定是這兩人各負一身絕技，實不是武林中輕意能看到的人物，遂暗中也注了意，任憑他兩人怎樣說笑，暗自留心他兩人的舉動。

這時晉北武師屈守德，萬里飛鴻胡玉，走到那兩個菠籬前，晉北武師屈守德說道，「胡師傅咱們來着了，這上面比劃兩手兒不好麼，又輕鬆又省力，不擔驚，不駭怕，這你沒有什麼說的吧，」胡玉說道，「這手功夫，我是十九年前練的，我已擱下多年，現在上這菠籬我有些招呼不下來，教我自己練，我還未必行，跟你比劃兩手，我不現這極世，你練你的，我練我的，咱們誰也別較量誰好麼，」晉北武師屈守德，三角眼又一翻，扭着頭向已走過來的蒲莊主，跟着天駿說道，「你們聽聽，這不是有點成心麼，你十幾年沒再操練，我老四也是從幼小練的，我有二十多年沒動他。說這種話有什麼用，我知道你胡老師在這上面有獨得的功夫，有不能傳人的妙法，我屈守德可不是小看你，我還是真不

信那一套，咱們上去比劃比劃，你嘴裏說軟話，暗含着使勁，我屈老德不信這一套，行不行的也得和我招呼一下子，我當着人栽跟斗，我認了命了。」

那萬里飛鴻胡玉道，「你這人真難纏，練武的人，蒲莊主說過，各有所長，各有所短，我對於這上面沒有什麼功夫，你非強人所難不可，你這教不近人情，並且你還有不明理的在這上面還要說和我換招，我沒有那種功夫，教我在這上面練也成，在簾裏再給我加上一半砂子，」屈守德道，「你別和我裝着玩，再加一半砂子，我們家裏七八歲的小孩子全能在上面跑，用不着你這成名的武師，和我充好朋友，來，別耽誤功夫，趕緊上去吧。這屈守德倒真是蠻不講理，竟身自驅往下一矮，輕輕的往起一縱，他已用脚尖點在那個盛砂的簾籬沿上去了，這種簾籬並沒有多寬，最多只有一寸寬的地方，要在這上面施展輕功提縱術，這種功夫是武林中一種絕技，是一種從幼小時鍛鍊出來的，雖是一種輕身術，但有軟，硬，輕三種，功夫全是從這種功夫上，築下堅固的根基，武術中最要緊的固下盤，如同建築房屋打地基一樣，華堂大廈，任憑怎樣美妙絕倫，否則風雨飄搖，立能傾頽，這是一樣道理，練武功是上中下三盤，任憑你的武術多麼好，基本的有無，沒有精純的功夫，根本的傳受，那種功夫總不堅實，這種走簾籬，看着似同兒戲，當初學時，連上你全不能上，先是在地上，劃二寸寬的線路，也是圓週，教你按着架子，在上面走，矮身輕步，用脚尖找地，雙掌在胸前交錯，用脚尖一步一步倒着走，只教你脚尖點着路線的當中，不准出了範圍，可是這種功夫看着總好練了，腳踏實地，決不會亂了步眼，可是你只一試這種功夫，亮着架式走，可是你不准點倒線格外，在初練時走不出半週去，準得把路線走亂，沒有十天半月的功夫你連慢慢的走全不成，把這種線路走准了，漸漸的教你加

快了步眼，必須經過百日後，脚下漸漸的才有准，也能放開步眼，疾徐如意，反復的能在地上一走十幾週，步眼一個不亂，又有這線路給你減成一半，只剩一寸寬，依然和從前的一樣走法，你說不是一樣嗎，可是被這線路的寬窄一拘束，把脚步底下活靈之力，立刻又減去，必須又經過一個時期，才能够在這線路上任意飛馳，脚下所點的地方，絕不會超過線路，這種功夫是漸漸把線路又改成五分，容到練到脚下所點的地方，完全點到線路的正中，沒有一點偏斜的地方，這才算有初步的成就，這時把大簸籬，滿裝上砂子，在邊沿上，人在上面，簸籬足以吃的住了，絕無傾翻之虞，可是在地上走的那麼如意，趕到一上這簸籬能够在上面慢慢的用脚點着繞上一週，沒有一個月功夫，絕不能交待下來這還是一步一步的，在上面慢慢的換着步眼，幌着兩臂，依然有上重下輕之勢，百日後才能够不偏不倚不失脚，氣才可以調的均，身形才可以拿的穩，再經過百日，在這簸籬上面沿着邊跑，也能像平地一樣，疾徐如意，轉側靈活，這樣才在這簸籬內，每隔三日取出一碗砂子，功夫可不許間斷，早晚全要認真的鍛鍊，這樣隔三日取出一碗，必須經過二年才能把這一簸籬的砂子取淨，依然在上面，盤旋如意，這輕身術才算築下堅固的根基，可是這不過是初步的功夫，漸漸的在上面能够運用拳術，這又跟這輕身術是一種相反的力量，練過這種走簸籬，完全是一種輕身提氣，不能用重力，可是運用拳功，掌力，完全是上，中，下，三盤，全得發真力，往外施展，一招一式，絕不是擺樣子，使用真力，「力達四梢」這就是和這種輕功最不相適的地方。氣往下一沉，身軀必重，這種砂子已然被淘淨成空，它能承受輕身巧力，只要下盤一用重力，這個空簸籬，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就讓你在上面，功夫已經練得很純了，雖不至掉下來，身子也得搖幌，所以在這上面一行拳時，能感覺一種極苦的情形，你

只要一發招，脚下立刻就把手力變了，這完全是內力的鍛練，氣血的鍛練，沒有三年兩載，晝夜的苦功，休想在上面運用拳力，這上面能够練到行拳換掌，對手過招，和平地上一樣施展，沒有十年八年的功夫，沒有名師的傳授，休想能够有驚人的成就，可是這上面的功夫若鍛練出來，輕身術的本領，已經算有堅固的根基，任憑再操練那一種功夫，全是輕而易舉，所以這種功夫絕不是平常武功家們人人能練得來的，當日段文溪一見這晉北武師屈守德，上了那籐籬，腳已點到籐籬邊上，身形往下一殺，雙臂一圈，軋在胸前，已經把自己門戶立好，正是一蹶秘宗拳的開門式子，段文溪十分驚異，這就叫作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不用再看他往下展開拳式，只憑他這一上來，這個勢子，已經知道這屈老西兒，實在是江湖上的武術名家，身上有驚人的造詣，武林中難得的絕技，那麼這位萬里飛鴻胡玉，也不問可知，定是一個江湖名手，比他軟弱不多。」

萬里飛鴻胡玉，這時却說了聲，「我可不嫌難看，我先在這個穩當一點的上活活手脚吧。」他口中說着，已自飛身而起，輕飄飄的落在砂子較多的地方了。段文溪一看這萬里飛鴻胡玉往籐籬上的那樣身法，他這種輕功的造就，和晉北武師屈守德這功力悉敵，在自己眼中，分不出上下來，那晉北武師還招呼着，「胡師傅，你這是有點棄嫌我老西，難道我就不配和你在一處操練一練麼，我就不信這個，誰討厭我，我偏和他湊合，除非是你賭氣離了這鐵馬莊。」

這晉北武師屈守德，真也作怪，竟自腳下一點，輕輕騰身躍起，反蹤上萬里飛鴻胡玉，落腳的這個地方上，這位胡武師輕笑了一聲道，「任憑你怎樣難纏，我倒是沒依着你，你也到這裡來活動活動。」兩人口裏說着這種無關輕重的話，可是身上却全見出功夫來，一個往左，一個往右，盤旋疾走，



這簸籬雖是最大的，但是有多大的地方，這兩位武師背道而馳，全是把身形撒下去，矮着身形，在上一面盤旋往復三週，這兩人始終沒正對面，誰也別想追緊了誰。那晉北武師屈守德，猛然一個「玉兔翻身」式，身軀反轉，和萬里飛鴻胡玉正對面，口中說道，「胡師傅咱們也換兩招吧。別竟目耗着了，那胡玉見那沖過來竟，喊了聲，「不能由你，我不會在這上折招，却用一個海雁掠波式，身軀橫着，往旁邊的那個簸籬上縱去，身軀往上一縱，真是輕如落葉飛絮，只憑那麼一個空簸籬整個的身軀落在上面，那簸籬紋絲沒動，屈守德見胡玉竟自避去，怪叫了一聲道，「你真不懂面子，我就不信你能够逃出我老西的手下。他的雙掌一穿，用「青蛇出洞」，身軀不住起蹤，依然是踏着簸籬的邊子，脚尖輕輕一點，已然追了過來。

那胡玉已經沿着那簸籬邊，輕身疾走，盡力閃避着，只是不和這晉北武師屈守德接近，這個屈老西非和他動手不可，兩下裏在這簸籬上，盤旋進退，如同蜂蝶穿花，忽東忽西，忽左忽右，這種身形的巧妙處，教段文溪看着，真不信武功中有這樣神妙的本領，自己尤其覺得萬分慚愧，空擔着一個名武師之子，江湖上是儘有奇人，有真本領的，真功夫很多，只是輕易遇不到，如今來到這鐵馬莊，竟會遇到這種高人，不問他別的功夫，只這兩位武師這身輕身術，武林中就不易得，這得有多少年的純功夫，才能練到這般火候，自己打定了主意，既遇到這種江湖奇人，那能失之交臂，無論如何，我也要從他們身上得一點功夫，也不枉和他們相遇一場。這位鐵馬莊的莊主蒲雲峰，不問可知也定是武林中一位名手了。段文溪此時是十分高興，萬里飛鴻胡玉和晉北武師屈守德，在這兩隻簸籬上，各把本領施展了，雖只是這一點的地方，但是他們好似在平地上一樣，進退如意，吞吐隨心，身形是或收或

展，或起或落，決沒有被這點地方限制的情形，兩下的盤旋了二十餘週，那萬里飛鴻胡玉却盡力閃避着，正和屈守德分成了，各據一個簸籬上，胡玉笑着說道，「屈師傅，你可真有些欺人太甚，人家不是你的敵手，盡力躲着你，也就足是了，做什麼你這死纏不休，難道說我直個怕你不成。」

那屈守德也正同這邊簸籬上蹤來，口中却在喊着，「我沒教你怕我，不接我三招，我跟你沒完，他口中說着，身形已落在萬里飛鴻胡玉的正對面，這次他却用右脚踏往前一點，上半身往前一探，右掌的雙指往萬里飛鴻身上就點，口中招呼道，「接着，頭一下。」那胡玉微一甩頭，左掌翻過，却用掌要打他的脈門。那屈守德也是真滑真快，撤掌抽身，腳底下可不動，身軀上半身往後一沉，往下一矮，却把左掌穿出，口中却喊着，「第二下」，這叫「毒蛇尋穴」。話說雖慢，掌可發的快。掌已向萬里飛鴻胡玉的小腹上打去。那胡玉却往後一換步眼原本是左脚在前，右腳在後，這時左脚往後一撤步正換回半步，可是雙掌借勢一分，「鳳凰展翅」一掌向屈守德的左臂曲池穴切來，兩下裡在這種施展輕功的地方，掌風撒出來，十分決疾，那屈守德口中喊着聲，「利害，」他這招還是十分利害，胡玉的右掌已然劈到，他竟在上面把身軀往左一沉，往下一矮身，胡玉的掌，完全從他的頭頂上掃過去，可是他已換勢長身，並且把左腳換過來，反欺上一步去。他竟用雙撞掌，喊着聲，一接第三招「雙掌齊出，往萬里飛鴻胡玉中盤打來。這一手還是真利害，那胡玉竟自把左半身往右一斜，雙掌猛然往自己的面前一合，往下一沉，往外一甩，硬分屈守德的雙掌。

這時屈守德忽然哦了一聲，「再饒一下」。他的雙掌盡力往外一展，復又一合，猛然往萬里飛鴻胡玉的胸前打來。可是兩下裏這時算是一樣的心意，萬里飛鴻胡玉往外分他的雙掌，原本就是虛勢，

猛然的掌風往上一翻，指背向上，掌必向外，也是往外發招，和屈守德的雙掌握在一處，兩人同時吐氣揚聲，各自「吶……」的喊了一聲，力量全用上，兩人的身形，同時騰起，往後倒蹤出來，各退出六七尺來落在地上，段文溪這時已佩服的五體投地，在上面用這麼大的掌力，最後互相被掌力震下來但是自己十分留心，他們脚下的籐籬紋絲沒動，只憑着這種輕功，運這種掌力，這種相反的力量，錯非是功夫已到爐火純青，只怕不容易有這種境地，這時那屈守德笑嘻嘻的說道，「胡師傅，你真能瞞我老西，我要是真個的實心眼子信你那一套，我就壞了醋了，你這一身輕功絕技，教我屈守德好難對付。」

這時莊主蒲雲峯走過來，向兩人說道，「你們二位這身本領，這我蒲雲峯今夜可算開了眼，莫怪你們弟兄在江湖上無往不利，這點本領，能是你們對手的真還少見。」蒲雲峯這個見字出口，晋北武師屈守德忽然從鼻中又「哼」了一聲，他突然一回身，雙掌一錯，腳下一點，已經騰身又縱出去，疾如脫弓之箭。倏起倏落，已然上了西牆，猛然間他已到了這把式場的門首，才往那牆頭上一落，又似驚弓之鳥，倏然從上面翻下來，遠遠聽得晋北武師屈守德喊了一聲，「好傢伙，老西我禁受不住你這麼招呼。」隨着在他身形往下落時從那牆頭上又見墜下一人，看那情形長的和這位莊主相差不多，這屈守德一邊口裡喊着，那來人却在和他鬧着，聽那說話的口吻，却是蘇杭一帶的口音，說話還是文皺皺的，一邊走着，和屈老西口角着，這時蒲雲峯跟賀天駿全是很驚訝的，那賀天駿却向蒲莊主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段文溪，隨向蒲莊主說道，「他怎麼這麼巧，竟在這時來了，莊主還不迎接過去，莫要惹他又說些嘮叨話。」蒲雲峯跟着也往前相迎，賀天駿也跟在後面。

段文溪就知來人又是江湖有本領的人，若不然那會值得莊主這麼重視。這時只有萬里飛鴻胡玉，在這兒竟向段文溪問長問短，答訕着說話，段文溪一邊答對着這位胡師傅的所問，耳中已聽到蒲雲峰莊主口中却招呼着，「筱川四哥，你這是從那裏來，怎麼我這鐵馬莊今夜竟有這麼多的不速客。」這來人已經答道，「你這鐵馬莊因為有梧桐樹，才能引得鳳凰來，遠隔山西的屈老師，全肯到你這裏，真是難得的事，我聽見了這種信息，我這一個時辰。竟一氣跑了五十里，拚命的趕了來，還是沒福開眼，人家把壓箱子底的本事，在你這兒抖露完了，我是任什麼沒看見，核算起來，我這幾十里路跑的不算冤點麼。」

這時來人和晉北武師屈守德以及莊主全走了回來，那屈老西聽了這來人的話，把雙三角眼翻了又翻，向來人說道，「杜筱川，你別成心和我老西過不去，車多不得道，我老西在山左右大河南北，我有我的道路走，你們全在江南道上，我也沒攔過你們的財，你作什麼拿我老西墊牙，別裝着不錯，我還不服氣你那兩下子呢。」這時段文溪已看清了來人，只見這人年紀也有五旬左右，黑沉沉一張臉，滿面風塵之色，可是瘦不露骨，頗顯着健壯異常，兩道長眉，一雙朗目，鼻直口方，唇上也有些短鬚，穿着件土黃川綢的袍子，大黃銅紐扣，外面還罩了一件天青寧綢坎肩，下面是青鞋白襪，手中提着一個二尺多長的包裹，看情形分量很重，一邊往裏走着，一邊聽到晉北武師屈守德的話，把頭一偏，微然冷笑道，「屈老西不用跟杜四爺寶狂，不錯你那兩下子足可以在江湖上闖蕩了，不過我可告訴你來到江南地面。你可要當心一點，咱們這一道中人，全是寬宏大量，沒有拈酸吃醋的，你那山西老醋，要在江南地面來折騰可不成，我就這麼說，你就這麼聽，信不信用你，不過在這一帶你要碰了釘子

，可別怨杜四爺不關照你這姓屈的好朋友。」這話一出口那晉北武師屈守德反口相譏道，「留着你那一份好意吧，我老西還專要這個名頭兒，那一塊地越是不好吃，我越得嘗嘗，你要不說說我還許老一實的，離開這江南地面，衝着你杜筱川這幾句話，我倒要在江南地面，和那成名露臉的人物會上一會，你就睜眼落了眼，看我屈老西的吧。」

莊主蒲雲峰只是不住的笑著，也不答話。這時已經來到近前，蒲莊主看了段文溪一眼說道，「段老弟，你這來，我再與你引見一位朋友。」段文溪趕忙走向前來，蒲莊主指着來人說道，「這位老師姓杜名叫筱川，武林中全稱他做展翅金鵬，是近二十年來我們江南僅有的人物，他這一身功夫，可以說是天賦奇材，恐怕就是名師傳授，也不易有他這種成就，段老弟，你的機運還算好，這是趕巧了，我這鐵馬莊今夜所到的人，完全是成名的人物。」說到這又向來人杜筱川道，「四哥，這是我賀兄弟新收的一個拜弟，遭遇很慘，流落江湖，少年很有志向，只爲武功本領造就的太淺，爲仇家所迫，他的故鄉不能立足，到也還是武林之家，他姓段名文溪，是蘇州府段家圩提起來四哥你也許知道，他還是連臂拳段金樑的後代，也是名武師之子呢。」這位展翅金鵬杜筱川，往段文溪臉上仔細看了看，點點頭道，「段老弟，你是蘇州府人，住家段家圩，那地方我還到過呢。現在你家中還有什麼人？」段文溪忙答道，「杜老師傳弟子無能，辱沒家門，我家中任什麼沒有了，現在是無家可歸，流浪在江湖上，承我恩兄賀天駿看的起我，把我帶到這裏，又蒙莊主的收留，得會高人，實在是弟子之幸，求老師傅們對於弟子多多指教。」

這杜筱川道，「我看你這行動舉止，不像個流落江湖的，朋友你這麼個老誠的少年，定有不能告

人之事吧，你爲什麼出來的。一段文溪很帶着慚愧的樣子，向杜筱川道，「弟子的事羞於啓齒，實無面目向老師們說，請問莊主便知。」

這杜筱川對於段文溪似乎很注意。這時莊主蒲雲峯湊在他身邊，附耳低聲說了幾句，段文溪明知是說自己的事，羞的自己低了頭，不敢再看人家。可是這位展翅金鵬杜筱川抬起頭來，帶着憤恨的神色道，「段老弟，簡鳳台他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竟敢這麼橫行霸道，段老弟，你不用覺得面上難堪，大丈夫雖免妻淫子不孝，不過這種狂徒，我們全不願意放過他，你只安心在這裏住下去，我遇到機會，或許到桑林浦去見識見識這位橫行鄉里的簡鳳台，他究竟是怎樣個難惹的人物。」

段文溪忙向展翅金鵬一拜道，「杜老師叫你見笑了，將來請老師傅幫忙之處更多，不過弟子的心，流落江湖上，也正爲的是別求絕藝，再練功夫，要手刃狂徒，爲我段氏門中洗刷這種污辱，不過空有這種心意，可是我現在這種境遇，訪名師，求絕藝，談何容易，只恐怕這種心願今生不易達到了。」

「展翅金鵬杜筱川道，「有志者，事竟成，不要灰心，我杜筱川最喜歡有志氣，有血性的朋友，你只耐心等候，我看你眼前就有機緣。」說到這，那萬里飛鴻胡玉迎了過來，向杜筱川抱拳行禮道，「杜老前輩，我和你萍會過面，但是早已聞名，我早想遇着機會，和杜老前輩多親近親近，只是機緣不巧，想不到在這鐵馬莊竟得瞻仰老前輩，這真是幸事。」這位展翅金鵬杜筱川回身向胡玉答話。賀天駿一旁說道，「你們二位還沒見過嗎，這我們太疏忽了，胡老師單名一個玉字，人稱萬里飛鴻，久走長江上下流一帶，杜四爺你們往後倒可以多親近呢。」杜筱川忙的抱拳拱手道，「原來這位，是名震江南的萬里飛鴻，我久仰了，在江湖道中，早聞大名，近十幾年中，江南這條線上，得讓胡老師你坐第

一把交椅，同道中人，提起你來，全認爲近十幾年，來江湖道中是僅有的人材，我和蒲莊主這種年歲的人，應該退避三舍了。」萬里飛鴻胡玉道，「老前輩你別這麼過獎了我可不敢當，在同道中我算是末學後進，沒有什麼本領，沒有什麼經驗，老前輩們成名江湖，威望素著，我們還要多求老前輩的指教呢。」

晉北武師屈守德一旁笑着說道，「這倒不錯，來到鐵馬莊的人，大約全要改行，棄武習文，你們一塊兒入考場，準可以弄一份功名，這份文雅謙恭，裝的還真像呢，依我說賣什麼吆喚什麼，別弄這些假客氣，我屈守德就是不會這一套。」

展翅金鵬杜筱川扭頭喝叱道，「屈老西，你少管別人的閒事，把自己的事弄乾淨了，比什麼不強，你說你是賣什麼的，你這個人歷來是嘴給身子惹禍，吃了多大虧，還不改這種毛病，老老實實的，你呆會吧。」屈守德把兩眼一翻，向杜筱川道，「別和我混沖老前輩，你是誰的老前輩，也就是姓胡的不大爭氣，他自己甘心要做人家的晚生後輩，這鐵馬莊所有的人，沒有那麼賤骨肉的。」這句話把萬里飛鴻胡玉說急了，立刻向屈守德道，「老西，你是得一步進一步，方才較量輕功，我是讓着你，恐怕抓了你的面皮，得了夾氣傷寒，回不了你老家，自己覺得你不錯，像你這種樣的，我胡玉真沒把你放在眼裡，你還差的多呢。」屈守德，把三角眼一翻，「胡玉你還不服唾沫淹不死人，手底下分上下，不服咱們再比劃一下子好不好。」莊主蒲雲峯哈哈一笑，「你們想打架可別在我這裡，我蒲雲峯膽小怕事，任什麼也負擔不了，別教人看笑話了，屈老師你也太愛玩笑了，杜四哥才到這裏，你就這麼沒有一點禮貌，這還怨別人和你過意不去麼，教外人看着我們這般人不定彼此懷着多大過節兒，其

實全是好朋友，弟兄們不容易聚在一處，咱們彼此坐下細談吧。」

說着向兩個伺候場子的壯漢說了聲，「到場棚裏再拿兩張椅子來。」這時晉北武師屈守德一聲冷笑，向蒲雲峰莊主說道，「你這可不對，好歹我屈守德來到你這裏也是客人，你怎麼一樣的朋友兩樣看待。姓杜的，比我老西多長了一個腦袋，兩隻胳膊，你那麼敬奉他，這麼看不起我，從你這作主人的就這麼瞧不起我，旁人那會把我放在眼內，破車別碍好道，這裏沒有我老西的身份，我讓人家露頭露臉的，我別跟着在這裡教主人兩頭作難，咱們改日再見。」說到這他就要走。蒲雲峰哈哈一笑道，「屈老師，別和我弄這一套；你要走我可不留你，旁人怕你到這裏攪合，我蒲雲峯就是不信這一套，屈老師你若真想走，沒有別的，把我的飯錢算給我，吃完了我翻臉不認人，這可得在說在講。屈守德才嘆喲笑，向蒲雲峰道，「蒲莊主，我還是真服氣你，你這一手還是真把我屈老西治服了，一文錢難倒英雄漢，你看我跟他們那麼橫，任憑他們全是多大人物，我絕不服氣，只有你算是把我治住了，我若是有錢還不往你這裏來了，你若算飯帳，那擠得我老西沒有別的，只好在你鐵馬莊先作一水買賣，那不過用你的拳頭搗你的嘴，那還不是一樣麼，別教我老西丟人現眼了。」

這時萬里飛鴻胡玉瞪了他一眼，說道，「你還要說些什麼，簡直你這人是沒有辦法，我真替你擔心，早晚從你這嘴上惹出亂子來，就够你擔的。」屈守德斜着三角眼，向胡玉道，「我說我的話，你少替我操心，既到鐵馬莊來就是一家，在站個門坎裏頭，要是離心離德，隨便的說句閒話，全得有顧忌，那簡直是養活活冤家，你胡老師心眼大多了。」這時時候這裡的壯漢把坐位已放好，蒲雲峰讓大家落坐，跟着回展翅金鵬杜筱川說道，「聽說你許久沒有出來，這次怎麼這麼閒在，竟到小弟這裡



來，趕是有什麼事麼。」展翅金鵬杜筱川向段文溪看了一眼，隨說道：「夜猫子進宅，無事不來，有一點事特來奉煩莊主。咱們回頭再說吧，」蒲雲峯點點頭，杜筱川回頭看了看晉北武師屈守德道：「你這老家是不能呆了，來到江南地面還想幹點什麼。」屈守德正色答道：「不錯，你可算猜着了，我這兩下子雖然不濟，我還真想在江湖道上，和你們這般成名露臉的人物，比劃着幹兩天，我也瞻仰瞻仰這江南地面，究竟有多少扎手的人物，我多咱碰了大釘子，才算完呢。」

展翅金鵬杜筱川微微一笑道：「很好，屈老師，你要在江南地面試試身手，沒有什麼不行，只要你有這種膽量，成名的人物倒是不少，你有這種心胸，有這種志氣，何妨在這裏闖闖「萬兒」，那倒是大丈夫所爲，你只要有這種膽量，我杜筱川倒是帮你個忙。回頭咱們商量商量，這裏有幾個人我自覺着，許不是人家的對手，有你屈老師助我一臂之力，就許教我杜筱川少栽一跟頭。」屈守德用手一拍胸膛向杜筱川道：「有什麼事，自管向我老西子招呼一聲，你別看老西子底下這兩下子，雖然不甚高明，還是什麼人全敢見識見識，絕不會只說大話，不作人物事，我還是一條道跑到黑叫脾氣，不撞了釘子我絕不認頭，我還是歷來明知道上當的事，只要你肯出口，我就肯上圈套，就是把我毀在那兒，我絕不會抱怨人的。」杜筱川把眼一翻，向屈守德道：「你不用說這些繞脖子罵人的話，彼此全是朋友，誰和誰沒仇沒怨，爲什麼往火坑裏拉人，敢作不敢作全在各人，你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容易欺人家騙呢。」莊主蒲雲峯道：「你們弟兄們也是怪道，不見面時彼此誰全想誰，趕到見了面就這麼一句也不讓，有外場朋友看見這種情形，可真教人笑話了，咱們談點別的不好嗎，今夜我們只許說些武功上的，各人所得，誰和誰也不許存爭長較短之意，杜老師這幾年輕意不出來，手底下可收了幾個

徒弟。」

展翅金鵬杜筱川道，「我麼，我這一生恐怕不想再收徒弟了，提起收徒弟來我是傷心難過，不如把自已這點本領帶到土裡去，寧可教我虧負了同道，令後人咒罵我，我也不教他們坑我害我了。」

蒲雲峰道，「四哥你何必這麼傷心，我記得你所收的那兩個徒弟，全是很好的材料，在你手底下幾年的功夫，不算沒有成就，你要我十全十美的資質，那太容易了，可遇不可求，我還是真想收個弟子，能够接續自己，把這點功夫傳下去，可是像你那種徒弟，我還找不到呢。」杜筱川道，「蒲莊主，你趁早死了這個心，不必嘔這種氣，辛辛苦苦多少年的功夫，好容易巴結出來，只是他們心術不壞，脚步一個走不正，不止於你白費了心機，這個徒弟你落不着，就許連你也要毀了，所以我杜筱川就是受了這個害，我不止於不肯再收徒弟，我還是勸這一般朋友，最好是少收徒弟爲是。」蒲雲峰道，「怎麼啦，四哥，那兩個弟子全出了什麼事麼？」杜筱川微搖了搖頭道，「不必提了，等閒暇時再說吧。」段文溪在旁看到這一班人的情形，稱得起全是風塵異人，各有一身驚人的本領，可是在他們的口齒神情上，似乎有一番隱秘事，不願意當着自己講，他們幾次的神情，明是話應該說下去，因爲自己在一旁，竟自不肯再說下去，心想這種情形不要自己惹討厭，還是趕緊退出去爲是，遂向莊主蒲雲峰說道，「蒲莊主，我已經瞻仰了屈老師，和胡老師的輕功絕技，實在足以可飽眼福了，莊主陪着老師傅們說話吧，往後我求老師傅指教時，藉莊主的金面，能够賞我段文溪一招兩式，於願已足，我現在想到前面去了。」莊主蒲雲峰向賀天駿看了一眼，微微一笑道，「這位段老弟，還真頑固呢，我們這裏沒有那麼些說的。」復向段文溪說道，「段老弟，你先不要忙，回了前面不也是沒有什麼事麼，

今夜難得杜老師又趕到這裏，你一心想着看我們這般人，手底下全有怎樣的功夫，我們也沒有拿你當生朋友看待，所以對於你絕沒有絲毫的客氣，我和這位杜老師，我們練兩手俗淺的功夫，你也看看我們的火候如何。」段文溪忙答道，「莊主，那可是弟子我求之不得的事。」蒲雲峰道，「你可得受罰了，你我全是一樣的朋友，不要這麼和我客氣，你沒聽這位杜老師他收徒弟已經傷心了嗎。在他面前最好少提這弟子二字。」說到這向展翹金鵬杜筱川道，「四哥，怎麼樣，咱們已經好幾年沒在一處操練了，我要在你手底下再學兩招，這位段老弟和我們很對脾氣，我是安心交這個朋友，他的情形大致四哥也知道了，他竭力盼能够得兩手真實的功夫，將來好辦他自己的事，我們弟兄幫他的忙，完全本着江湖的道義，四哥你定也能成人之美吧。」展翹金鵬杜筱川點頭道，「這倒可以，不過我沒想着和莊主們換掌過招，我很想着和來到江南闖萬兒的屈老師領教領教，既是莊主你這麼說着，我那好辜負你的勝情，咱們拆兩招看吧，不過這幾年我的功夫太生疏了，不定接下來接不下來，莊主你可得收着點。」晉北武師屈守德在旁說道，一杜筱川，你不用和我老西子叫陣，咱們比劃一下子，我沒有含糊呀，我久仰你的秘宗拳，有獨得的手法，可我是老西就是不信，動上手你就能準成。」蒲雲峰不住的笑着說道，「屈老師，你這真有點有本領沒處施展去的情形了。不要緊，你不必忙在一時，今夜你先把這點面子賞給我蒲雲峰，你那一身小巧的功夫，用不着往外抖露，誰也沒敢小看你半分，你等着過了今夜我給你劃出道兒來，你們盡性的較量一下子，有本領盡力的在我這抖露抖露，那時自能分出強弱高下來，現在你先避點委屈，總不會教屈老師到鐵馬莊白來一蹶就是了。」

晉北武師屈守德連說一很好很好，我不止於得跟他比劃一下子，連你蒲莊主也算着，我也得請你

賞我兩招，教我也明白明白，我屈老西二十多年的功夫，是不是還能在江湖上立足，」萬里飛鴉胡玉也不由一陣狂笑道，「屈師傅，我看出你這次往江南來，是打好了主意，連骨頭帶肉全不想再回去了，要不然你不能這麼有誰算誰，簡直你是沒想濟着，」屈守德道，「不是我不想活着，是你們誠心擠兌我，我還不知道你們全安什麼心，這麼齊了行市的欺負我外鄉人，我還不和你們拚一下子等什麼」莊主蒲雲峯一邊向場子裡走着，一邊扭頭向萬里飛鴉胡玉道，「胡師傅，你別理他，他是安心和我們拚命來的，你們不用管，好歹我是這裏的主人，等我自己打點他吧，」說着話，和這位展翅金鵬杜筱川已經走到場子當中，段文溪這時跟着賀天駿一同走過來，隨在後面，那晉北武師屈守德却不用人招呼，不用人請，也跟着在胡玉的身後，往場子當中走過來，看熱鬧，莊主蒲雲峯向杜筱川道，「四哥，咱們索性在這輕功上過兩招，活動活動筋骨不好麼，」杜筱川微微一笑道，「莊主你是安心把壓箱子底的功夫全搬出來，我正想瞻仰瞻仰你這幾年的輕身術，因為我聽別的朋友談到，你這幾年功夫上更到了火候，你真是老不歇心到了這種年歲還肯這麼下功夫，我們真是有些慚愧呢，」說着話已走到地上擺的片青磚前，蒲莊主回頭看了看，見段文溪跟了過來，隨說道，「段老弟，我和杜老師在這青磚上換幾招，我和你不客氣的說，你對於杜老師的身法掌法留心看一看，這種功夫練到地的那種成就，是得多純的功夫，多大的辛苦，這手功夫在平常你也聽說過，這在武林中三十六種絕藝中，列爲十二種最難練的絕技，會這種功夫的不是沒有，武林中很有些人在這上面下功夫鍛鍊過，不過對於成就上大有分別，你莫看那屈老師口角談諧，他跟我們胡纏胡攪，可是他和胡老師那種輕功造就，你諒也看得出來，能够和他比得上的，在南北兩派中還找不出幾人呢，」段文溪忙答道，「莊主說得極是

，像屈老師和胡老師那種功夫，在江湖上還真沒見過，「蒲莊主道，「你再看看這位杜老師的，」說到這，向展翊金鵬杜筱川道，「四哥，咱們上去先活活步眼吧，」杜筱川答了個好字，已經騰身而起，這排青磚擺的和平常所聽見說的情形不同，他是橫着只有四排，可是從南到北，却有四十步長，這跟所有練輕身竹椿的步眼絕不一樣，這杜筱川一騰身縱起，已往南縱起來，有兩丈多遠輕飄飄落在磚頂上，這蒲莊主却只在面前騰身躍上青磚，也是用脚尖點着磚頂，這兩人全是長大的衣服，要在這青磚上換掌，實不是一件容易事，身形展動開，衣裳在底下擺動着，極容易疏眼神，可是這兩人把步眼活開，看他們的情，形好似在平地一樣，兩眼決不往磚上看，脚下點的非常準，越走越快，這兩下裏，全是沿着兩旁的青磚，身形是又輕又快，雙掌壓在胸前，身形還是半場着，兩下裡順着這兩邊的青磚，運轉了三週，段文溪看着這種身法，步法，不用說在上面折招換掌，就是這種走青磚的本領，武功練成之後，沒有十年八年的火候，到不了這種境地，自己看到這種情形，越發的驚心，看起來，江湖上盡有能人，草野中更多奇士，自己此時親眼得見，連着看到這種絕技，起心裏折服，也更加慚愧，自己空掛着一個練過武的名目，以自己這點本領，攔在江湖道上，實在的有些見不得人，我不下一番刻苦的功夫，決不會有成就的，況且本身已是破家蕩產，流落在江湖上，沒有些真實本領，出類拔粹的功夫，慢說報仇，只怕江湖上沒有我立足之地，段文溪心中自己此時說不出的一種難過，此時展翅金鵬杜筱川，和莊主蒲雲峰，互相招呼了一聲，兩下往一處一合，竟自換掌過招，這展翅金鵬杜筱川，掌勢一施展開，段文溪本領雖然不行，眼力可不算不高，他對於這位杜筱川所施展出來的秘宗拳，實在不是平常武林中所見到的拳法，人家這種發招打式，在這青磚上一邊用着輕身術，盤旋



招好嗎，一莊主蒲雲峰忙的搶着道：「你們哥倆個有什麼事明天再說，我有要緊事和你們商量呢，」蒲雲峰說完這話，更不容他們答話，向段文溪道：「段老弟，我們這點粗淺的功夫，教你見笑了。」

段文溪忙答道：「莊主你可太客氣了，你這一身絕技，我段文溪實在算開了眼界，我只求莊主往後能够指教我一二，我感恩不盡，」蒲雲峰莊主道：「好啊，只要你願意和我們一同操練，咱們正不妨彼此多鍛鍊些功夫，現在天不早了，你到前面歇息去吧，」段文溪向這一般風塵異人辭別了自己回轉前面去安休，到次日，可是所來的人一個未曾見着，直到晚間，那賀天駿過來，仍然領到把式場中，可是昨夜所見那般人，全沒在這，莊主蒲雲峰對於段文溪，倒是實心實意，給他講解武功，指點他一切，更傳授他練力練輕功的訣要，段文溪對莊主這種情形，真是萬分感激，自己用心聽着莊主的講解，有時莊主不到場子裏來，恩兄賀天駿，也不時的和在一處操練，可是賀天駿常常向段文溪說些個在江湖闖蕩的事情，某一處的貪官污吏，會被所來的那位杜筱川老師懲治過，某一處土豪劣紳，魚肉鄉民，橫行霸道，蒲莊主竟自甘犯法紀的，不管自身的危險，下手把他除了，這種事辦出來，在王法上是講不下去，在我們置身江湖道中的人，頗覺着大快人心，這也不枉練了一身本領，總算把他用在有用的事上，生在江湖上，既不能取功名富貴，還不如做些豪俠的事，也不辜負這一生，賀天駿這一類話是說了很多次，段文溪亦漸漸的明白了這位恩兄賀天駿的行爲心性，確正是這一流人，不過在這鐵馬莊呆的日子一多了，漸漸的看出有許多地方，十分扎眼，所有來的朋友，全是風塵中人，並且行跡上，全帶着十分詭秘，並且他這鐵馬莊，算跟外界隔絕一樣，始終沒有過平常的老百姓商民，進到他莊中，雖是據他們說，這鐵馬莊所有的鄉民，全是打漁耕地，做這種以勞力生的事情，可是自己

來的日子已經不少了，這莊中那麼些壯丁，始終也沒有看見他們什麼時候出去，什麼時候回來，有的時候，反是半夜間，聽見大隊的壯丁，在莊中出入，有時候問到了賀天駿，只答對是別處有匪人竄過來，調集全莊的鄉勇，到鐵馬莊四週防守，段文溪知道恩兄這種話是十分不可靠，對於他們這種情形越發注了意，心想我既然在這裏長久的住下來，雖然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蒙恩兄和莊主的收留，這樣恩待我，人家對我這種落拓江湖的人，完全是一種好意，不過我無論如何也得知道他們究竟是幹什麼的，唯獨這幾天眼中所看到的情形，教自己真不能不起疑心了，越想他這鐵馬莊中一切的事，全和平常人不同，有一種各別的行爲，尤其他所來的朋友，一個個形藏詭秘，舉動全含着有非常的行爲，這種疑心一起，段文溪竟自不能安心在這裏住下去，對於莊中的情形，這一注意他們，更有許多事看出路道不對來，恩兄賀天駿，對於段文溪有懷疑的情形，似已覺查，在閒談中，這賀天駿竟自明着告訴段文溪，這莊中所來的朋友們，很有幾位就是江湖中俠盜一流，就連莊主蒲雲峰，也不時的在外面作些劫富濟貧的豪舉，一段文溪對於這種事，從恩兄口中明着透露給自己，倒覺着坦然，不過他所說的情形，跟自己所見的情形，頗有出入，這天在夜間，已經到了四更左右，段文溪竟被一種怪異的聲音驚醒，自己要是在過去，任憑聽見什麼情形，也不願多聞多問，這些日來，可就不肯那麼辦了，什麼事情自己也要知道他個大概的情形，暗中已經安着偵查真像之意，在深夜中，耳中聽得聲音不對，猛然翻身坐起，自己要破出危險去，倒要看他個水落石出，慌忙的下了地，走到屋門口，側耳往外聽，似有許多人在從這跨院的門前經過，並且有一個人痛楚呻吟，有時竟慘呼一聲，跟着有很雜亂的聲音，似乎有許多人在低着聲音，互相爭論着，並且這般人還是在這跨院的門外停住了沒走。



段文溪不顧一切的把屋門輕輕開了，好在此時這屋中也沒有燈光，黑沉沉的，自己不教他帶出一點氣息來，悄然掩到門外，跨院門是歷來不關閉，段文溪躡足輕步到了跨院的門首，已經看見在門外的箭道內有燈光在幌動着，人聲也就在門左，自己出離屋中，知道今日房上對於這跨院中不像自己初來時那麼監視嚴厲了，無形中似乎他們已經承認自己是莊中人，對於監視上鬆懈了許多，段文溪遂隱身在門裏邊，偏着身子往外看時，只見亂哄哄有十幾個人，自己眼中所能看到了只是貼近跨院門旁一帶，在這近門處，地上正放着一張軟床，兩三名壯漢，正在收拾這軟床，似乎這架軟床出了什麼毛病，軟床上躺着一名受傷的人，雖則看不真切，可是已經看到一人一臉的鮮血，這時還不住呻吟着，有一名壯漢提着燈籠，向這受傷人耳旁低聲招呼道，「楚老三，你得咬着點牙，這軟床壞了，雖也不願意，你多被點委屈吧，教老頭子聽見，大家全沒有好，你忍着一點疼痛，咱們將就到後面去，」這時那受傷的人，却說道，「陳師傅，我楚老三那時也沒含糊過，在外面把眼打瞎，腿也折了，我沒有含糊了，回到垛子窰，到了自己人手裡，反給我這麼一手，我這牙實在咬不起了，方才這一下子，把折的骨縫子這一震動，任憑誰也挺不住吧，我認爲這是成心和我楚老三過意不去，我出聲喊，正是要教老頭子聽見，教他給我們個辦法，賣完了命，這麼酬勞我們可不成。」

那拿着燈籠的人，復又低聲說道，「兄弟你這可是誤會，絕沒有那種情形，和老頭子手底下誰敢用這種陰險的手段，賀四爺也不容呀，」說到這兒，那壯漢們已把這軟床收拾好，由兩個人抬着，兩個人兩旁扶着，向後走去，這架軟床過去，敢情後面還有，一連拾過去四架，雖然上面人的受傷輕重不得而知，但是其中有兩架在那軟床的邊際上，血跡淋淋，那情形非常慘厲，這所有的壯漢，全是

短衣襟，小打扮，個個的揹着兵刃，剎那間已經走淨，箭道裏一片漆黑，段文溪看到這種情形，這分明是莊中所出去的人，才經過一場兇殺惡鬥，只是他們爲什麼作這種事，已經回到自己的莊院，看他們的行動，依然隱秘異常，自己尤其是懷疑，心想我拚出被他們撞見，我要看他究竟，段文溪立時膽量壯起來，出了跨院的小門，躡足輕步，從黑影中悄悄的跟了這般人來，還不敢過於的跟近了，遠遠的看着他們，從這條很長的箭道走到盡頭往西拐進去，段文溪容他們全進了西院，自己也隨到這個門口，不敢冒然往裡闖，現在門旁把身形掩避住，往裏張望時，這院中沒有燈火，可是並不甚黑，各屋中燈火全亮，紙窗上透露出來燈光，院中已經可以略辨形狀，這一來段文溪不敢往裡走了，自己一打量這種情形，要想查看他們的舉動，必須翻上房去，段文溪的輕身術可實在太不高明，他自己也知道這鐵馬莊中盡多能手，自己這點本領，恐怕只要一被人家發覺，再想逃全不易逃開，可是好奇心所使，自己不看個明白，絕不肯這麼輕輕的回去，在這箭道裏一打量這一帶的情形，這箭道接近一段矮牆，沒有多高，從這矮牆再翻到房上，自己大約也行了，段文溪仔細聽了聽，附近沒有人經過，遂看了看形勢，聳身一縱，跨住牆頭，翻到上面，幸喜下面並沒有人來往，段文溪從這矮牆上縱上這西院東房的後坡，輕輕的躡身到房脊上，俯下身去往下一看，見這道院內，是一所三合的房子，自己沒到這裏來過，院子並不大，只有兩丈多寬，三間北房，四間南房，全有人住着，此時這下面的聲音，雜亂已極，並且說話的情形，也沒有什麼顧忌了，段文溪所俯身的地方，是正有對面，西房紙窗上人影不住幌動，更不時的有人出入，只聽一個向上房招呼着，「陳老師你往這裏來，快看看楚老三的情形，怕不好，」跟着上房門開處，有人走出來說道，「那可沒有法子了，藥也給他服下去，傷口全給他

架裏好，他的命裏該當，好不了那有什麼法子，你教我看他，也沒有用，我沒有功夫盡自麻煩，咱們老頭子那裏還有事叫我呢，」這人說着話從西房的門口走過去，竟不肯進去看看，直奔了西房至南山牆轉角一道小門，從那裏出去，站在西房門口，這個壯漢竟怔在那兒不動，跟着段文溪聽得自己俯身的東房下，門一响，似從屋中走出一人，發話道，「李二弟，你站在那兒怔着作什麼，楚老三這回的傷可實在够重的，怎麼事主這麼厲害，大約咱這回算着了人家的道兒，一定是早就提防，暗中佈置了能人，成心拆咱們一下子，這次看看咱們老頭子該怎樣辦了，弄不好就許燒紙引鬼，連這裡全有了危險，」這人說着話，已然走到西房台階下，西屋門口那人咳的一聲道，「現在教咱說什麼呢，」我現在十分灰心，你也聽見了楚老三眼看着不行了，我教陳老師進來看看，人家全不理這個事兒，看起來當小卒的命是不值錢的，楚老三雖則在老頭子手下不算什麼了不得的人物，可是大風大浪，那一陣他也沒含糊過，小夥子真賣命，這回折在陣上，好容易救回來，而有這樣對待他，往後怎麼教人再賣命，這碗飯我算吃够了，成名露臉全是人家的，輪到咱們弟兄頭上，弄好了不過是眼前的快樂，」這時東屋裡過來這人，忙說道，「不必說了，何必在口頭上傷人，什麼事心裡存着好了，誰好誰不好，各人心裡全明白，往後走着瞧吧。教我看，只怕……」底下的話還沒出口，西屋中突然一聲慘叫，跟着有人喊，「完了，楚老三算是跟咱們來世再見了，」院中這兩人也趕忙闖進屋去，屋中一陣言語喧嘩，似乎聽得他們商議着去報告莊主，還沒等屋中人出來，跟着對面的房上微嚮了一下，段文溪嚇了一跳，幸虧自己就沒敢放大意，的始終是在房角後俯着身，這時趕忙把頭往房脊上一貼，連動也不敢動，只用眼角瞥着對面，果然正有一人從西房後坡翻過來，身形很快，他却沒往下敢躡身，只站在房

簷口，向下招呼，「喂，大家不要說話，老頭子有令，教何老三，張玉，劉鳳堂，馮阿七，陳繼德，趕緊到後方聽候賀四爺分派，你們可把隨身的傢伙帶齊了，大約得跟着走，不容再回來就攔，」上房各屋全有人在答應着，隱隱聽得一陣兵刃響，跟着從各屋中出來五人，房上傳話這個人已經翻身走去，下面這一行人全絲毫不敢停留，一齊從那西南角的小門往裏面走去，段文溪此時已嚇得一身冷汗，知道在這裏伏身危險，趕緊悄悄的退了下來，仍然從矮牆翻到箭道內，來到跨院門首，自己一想這裏大政情形，已經不必細問他們，這是一個盜窟，這蒲雲峰莊正是爲首的盜魁，我段文溪這教命該如此怎麼竟教我遇上這種非常的事，到此時不止於我的志願難達，我恐怕非要墮落下去不可了，看起來一個人的生有處，死有地，教我還說什麼呢，我現在打算走全不容易了，這鐵馬莊就是平常的地方，有這種險要的防守，走着全費事，如今竟晉一個巨盜潛蹤之地，沒有他的命令，教我出去，我怎能走的開，自己就在跨院小門楞着，忽然聽得隱隱似有一片人言，似乎在一齊答應着一個人的號令指揮，段文溪心中一動，心想，我已竊查了後面的情形，一不作，二不休，我還顧甚危險，我這條命早晚還不斷送在他們手中，早晚終是個死，我索性看他個全癩情形，他怎麼竟會遭到這種慘敗，許多人受傷回來，段文溪打定了主意，遂從黑暗中隱蔽住了身形，撲奔大廳院內，這是他常來的地方，那裏宜於隱身，那裏有人出入，他全知道的很清楚，繞到大廳院門切近，趕緊把身形隱起，因爲已經看見院內有很亮的燈光，從門首透露出來，段文溪俯身在牆角，自己看看，幸而這前面是一片漆黑，宅中的人已經全到了後面，可是隱隱的聽得莊門外街道上一陣陣的脚步疾走的聲音，不絕於耳，通着大廳院內六扇屏門，只開着當中兩扇，旁邊一邊是兩扇正好從門縫中往客廳院中查看，無論前後院來人全容

段文溪俯身在屏門前往裏看時，只見院中這情形那還是一個平常的人家，院中燈籠火把照耀着，只大廳簷前一點地方，就是四個燈籠，四隻火把，分列在台階的兩旁，台階以下站着十幾名壯漢，一個個全是短衣襟小打扮，各懷兵刃，那位蒲雲峰莊主，却站在台階上，內中可有那展翅金鵬杜筱川，跟恩兄賀天駿，只是賀天駿這時不知如何業已受傷，左胳膊下纏着白布，臉色十分難看，那杜筱川却依然神色如常，還在聽着莊主蒲雲峰向台階下那十幾名弟兄說着話，那蒲雲峰神色十分嚴厲，先前他說的什麼，自己沒聽見，乍一聽他的話，還聽不懂，直到他又說了幾句，段文溪這才聽出，大致情形，他是正在激厲着手下這般壯漢，只聽他說，「我們鐵馬莊出去的人雖有時臨陣不利，失風失脚，那不算什麼，不過這次情形不同，韓家寨這次我們所去的人，竟遇見十分的敵手，憑我們這全是在線上跑的，竟會被人家所賣，故意的誘我們入網，從小道時就入了人家圈套，竟自不知，這事主他身邊竟有許多能人，不但我們沒把人家的底細探出來，我們再若不以全力對付，大約這鐵馬莊我們不易再立足了，現在我只有以全力和韓家寨這個姓韓的事主一拚，我們不把他毀到底，鐵馬莊非被他們攪了不可，現在我只得請我好友帮忙，請我這位杜四哥率領你們趕奔韓家寨，在天明前務必把他們拾下來。」

●事情實在緊急不容少緩，遲則生變，容他們緩開手，可就沒有我們了，所可恨者，竟不知道這韓家寨事主韓大標他家中容留着什麼樣的江湖能手，只可恨去探道的這兩個廢物，白耽誤了兩日的功夫，只探聽些不重要的事情，真教我好恨，現在不便耽擱，不過你們可要明白，這次去了可不敢保準怎麼樣了，因為你們已經全看見了，賀四爺所帶去的十八個人，倒有五個重傷，還扔在那一個，你們自己

付量，手底下沒有本領，自知不是人家敵手的，不必跟着去。白送命。」

這階下所站的這一般人，正有方才後面奉莊主命傳喚來的那五個在內。這般人齊聲說道，「莊主不必多慮，杜四爺肯帶我們弟兄到韓家寨去。任憑他那裡有刀山油鍋，我們也願意見識見識。」這時那展翅金鵬杜筱川却從蒲雲峰莊身後繞過來。向階下一般弟兄道，「好弟兄敢上大陣勢，我杜老四願意帶領你們到韓家寨，咱們也見識見識他那裏有什麼驚天動地人物，我們用起這種手段來，我也相信鐵馬莊蒲老當家的手下。絕不會有怕死貪生之輩，」說到這扭頭向賀天駿問，「船隻可預備好，你可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這幾十里路。要用一個更頭趕到。萬不可誤事必須給我們挑選幾個得力的人。誤了我的事，我可拿你是問，」賀天駿一旁答道，「杜四爺只管請，那裏有八隻小船，由四爺你隨便調用，」這位展翅金鵬杜筱川答了個「好」字，立刻向莊主蒲雲峰道。「我們這就走了，你也可以得放我們出莊呀，」賀天駿已經替莊主遞過一面竹牌，交給了杜筱川，展翅金鵬向階下站的弟兄一擺手，這般人向莊主蒲雲峰一躬身，一齊縱身形，墊步撐腰，全竄上了正房，翻後波，一個跟一個走下去。

那杜筱川容這般人全走後。他才向莊主蒲雲峰說聲，「咱們回頭見了。」只見他從廳房前的台階上，往下一塌腰，身形往起一聳，用「飛鳥投林」的軟功，已經飛縱上東耳房。身形再一起，已經踪跡全失。這種情形，看得段文溪駭目驚心。

這時莊主蒲雲峰方要轉身，退進廳房，忽然間莊外一聲聲的胡哨，漸漸的到了莊院這邊，莊主蒲雲峰扭轉身形站住，跟着東耳房後坡上突現一條黑影。立刻這人翻到前坡。飄身而下，落在院中，離

着台階還有丈餘遠，拖拳向上拱身道：「稟報莊主，韓家寨已經派出兩個能手，奔將過來，他們也是從水路來的，沿途上雖有手下弟兄，阻擋他，只是來人十分扎手，不易對付，所以趕緊飛報回來，請莊主趕緊應付，莊主蒲雲峰一聽冷笑道：「很好」，我正願意他們前來不過我這鐵馬莊有我蒲雲峰在，我絕不能容他人妄窺一步，既然是來人打手，我倒要見識見識他」向來人一揮手，這人已翻身縱上房去，可是那莊主蒲雲峰却向賀天駿吩咐了兩句話，他匆忙走進客廳中，跟着出來，向賀天駿打了個招呼，走到台階口，足下微七一點，也飛縱上東耳房，越過後坡，向莊外而去，那賀天駿向階，下站立的一般弟兄吩咐了兩句話，但是說話的聲音很低，遠處聽不真切，那賀天駿也從甬路當中斜奔西耳房，段文溪在門縫中看着，見他把西耳房的門已經拉開，忽然口中招呼了聲：「楊大勇在屋麼？」他說完了這句話，猛然把房門一關，說聲：「真真誤事！」他明明是左臂帶傷，到那裏去了，他在台階上一轉身形跟着飛身躍起，出其不意的，已奔到屏門的門口，這下子可把段文溪吓着了，趕忙往屏門旁一縱身，退出尺去，往下一矮身，俯身在牆跟下，賀天駿已然走出屏門，站在那兒，看了看自言自語道：「怎麼這裡沒有人來安上卡子，倘然被人侵入這裡，我們的一切舉動豈不完全洩露，真是可恨，」他說着遂走向前面，段文溪很僥倖的未曾被他發覺，自己不敢再在這裏，恐怕萬一後面有人闖出來，箭道若再走過來，兩下一擠，自己的行跡非露了不可，輕着脚步，趕緊退出來，悄悄的踏進箭道，反回自己所住的小院中，幸喜沒有人撞見，趕緊回到屋中，把門掩上，躺在床上，胸頭跳個不住，穩定了心神，想想眼前所有的情形，自己也想不出辦法來，要怎樣對付才是，這一夜段文溪那裏睡得着，自己眼中所看到的一切情形，分明是鐵馬莊已遭到重大的事，這種情形，恐怕他們是遇見了

敵手，大致非把他這個垛子審挑了不可，那一來，自己寄身在盜窟，定要被人視同賊黨，死不足惜，自己是安善良民，跑到這裡來，算是披上一件賊皮，那一來我段家定缺了什麼德，家中出了這麼個現世的女人，我又落一個賊名「男盜女娼」四字，教我段文溪全佔盡，我要是真落到這種地步，我死了作鬼也見不得段氏先人了，這可怎麼好，自己萬分焦燥，只是一時間還真沒有脫身之策，那恩兄賀天駿把我救到這裡來，你說他是懷着惡意，安心誘我爲匪，但是看到鐵馬莊有有的人，有本領的很多，能爲出衆的更親眼見有數人，他引誘我這麼個人又有何用，可是他既是一番好意救我，那麼我出身來處已經很坦白的說與了他，我一個清白人家的子弟，他把我引入匪巢，教我失身從匪，他的居心太不良了，可是這種情形於情理不合，自己雖到現在這種地步，還不敢那麼想，只是這件事自己就拿不定主意，當面問賀天駿好，不問他好，雖和他是口盟的弟兄，人心隔肚皮，准知道他安着什麼心腸，倘若我當面說出，已知道他們的行爲，就許立時有殺身之禍，這段文溪此時心似油煎，反復思量，只想不出辦法，癡瞪着眼睛，耳中聽着外面，可是這一夜中這鐵馬莊始終就沒有靜下來，不時有雜亂的聲音入耳，更不時的聽到了胡哨之聲，好容易盼到天亮了，但是今日的情形更和往日不同，耳中聽得這箭道內一陣凌亂的脚步聲音，不斷有人出入，這是平時所沒有的舉動，段文溪起來後梳洗完了，自己仍然按着平時的情形，要到莊門外看看，可是才走到箭道盡頭處，就被人擋住，那邊有兩名身量高大的壯漢，把守着，向段文溪道，「段師傅，現在你先不能出去，莊主有令，無論何人不准隨意出入，請你仍然回跨院內聽候信息，因爲你這時只要往外一走，把莊門全是新調來的，和段師傅你太以生疏，恐怕他們有粗暴的舉動，彼此不便，」段文溪一看這種情形，步步逼迫，索性連莊門全不許



出入了，只好退回來，回到跨院中，越想這情形越可怕，自己來回在院中走着，直到了午後，外面一陣凌亂的情形，自己從跨院往外看時，箭道裏又過去一撥人，情形十分狼狽，有三四個全是紮裹着傷痕，這情形是又遭慘敗，自己困守在小院中，直到日色平西，聽得門外有兩人走着，講着話，這兩人走的很快，段文溪聽不清，只隱約的聽見他們說，「當家的已然回來，怎樣也不致於就會一敗塗地，我們這裏也不是那麼容易動的呀……」段文溪在聽時，兩人業已走遠，段文溪連出兩次，全被人擋回來，自己想去見莊主，大廳院的門口，也有人守護着，依然把他擋回，說是，「莊主正在事忙，不論何人不准隨便進去，」段文溪這次真弄成了走頭無路，到了晚飯之後，各處雜亂聲音又起，比昨夜更厲害，這鐵馬莊四週不是胡哨聲，就是接連的响箭聲，段文溪實在急得沒法，自己收拾好了一切，心說不論如何，我得找莊主，或是賀天駿問個明白，他們擋着我，不教我去見，我拚出去翻了臉也算着，自己打定主意，才出屋門，賀天駿已經從外面匆匆走進來，段文溪一見恩兄到這來，這才把怒火壓下去，不過此時自己再也鎮壓不住，不由己的問道，「恩兄，你怎麼受的傷，小弟我一點不知，並且莊中有什麼重大事，連莊主的宅中全不容人出入，就是防匪，也是防備的外邊，連自己人也這麼對待，真教小弟莫明其妙，我正要找恩兄你呢，」賀天駿並不答他的話，那條左臂已用一條布帶從脖項上套過來，把胳膊攏住，分明是筋骨已傷，才致於這樣，賀天駿拉着段文溪的手走到裏邊。一同坐在床舖上，賀天駿說出一番話來把段文溪驚得面目變色，可是對賀天駿不僅猜疑盡去，更促成了生死之交。

## 第七章 臨危救死難 野店葬恩兄

賀天駿向段文溪道，「兄弟你不用明知故問，這裏的事，你從昨夜已經看了個清清白白，還問我作什麼，事已至此，無法隱瞞，再說你已經全看見，隱瞞着有什麼用，我們這般人全是幹什麼的，兄弟你要知道了，這鐵馬莊可以說完全沒有好人，只要在這莊的，全是綠林是掛了名的人物，不過我們不是檢好的說，從蒲莊主那兒說起，我們雖然是干犯國法，作這沒本錢的生涯，但是我們自覺着還對得起自己，我們的行爲自認比較那鼠竊狗偷之輩，還勝着一籌，我們當初既走錯了道，投入綠林盜中，就教無法振振，可是我們這般人兄弟你在外邊跑出這麼遠來，總也看出一二，各有一身本領，全是困頓在江湖上，落個英雄無用武之地。才走的這條道路，我們總想着早早把這賊皮脫去，不過走進這條路，有時就由不得你，你想洗手，有時候就不叫你趁心如願，我們這幾人聚會一處，全不是真正的甘心作惡，總想着稍微的有些積蓄，找個地方一忍，不再在江湖上流浪，也知道瓦罐不離井口破，任憑你智謀多，本領大，有幾個綠林盜能够在江湖上幹一輩子不遇逆風逆水麼，再說到兄弟你身上，我賀天駿跟你無怨無仇，我店中救你，完全出於江湖上一種義氣，我沒懷着什麼心意，你是一個清白人家子弟，我拉你入綠林，比作傷天害理的事還厲害，拉你入夥，與我們沒有多大幫助，這個話我認爲兄弟你一定相信，那麼我拉攏你到鐵馬莊來，究竟是何居心，現在我真沒有法子表白了，我完全出於一番好意，這話說出來，兄弟你未必肯信，一個人尤其是少年人，困頓在江湖上，最容明走入歧途，任憑你英雄好漢，架不住你走頭無路，衣食全沒有辦法，飢寒起盜心，固然是不能人人那樣，可是只

要到了那種地步，比較着容易往下流走，自己沒有那種心，可容易被人引誘，我在你病重時，還沒打算把你帶到這裏，當時不過因為店家的可惡，你一個五官端正，從像貌上看出你是一個良善人家的子弟，困在江湖上，我安心救你，可是你的病漸漸的好了，我知道了你大概的情形，我不願意教你再離開我手下，恐怕你再流落下去，非把你毀了不可，好在這鐵馬莊收留幾個江湖朋友，絕不算一件事，想莊主雖失身為盜，但是揮金似土，最好交朋友，所以我把你先帶到鐵馬莊，我結納了你這個正人君子的朋友，也正是我想往好人的道路上走，我安心想脫離開這裏，只要那時能走，我想着帶着你咱們遠走高飛，不過我雖有這個心，一時半時那會如了我的願，可是我絕沒想到這裏竟會有這種意外的變故，這次我們竟遇見武林中能手，人家是非把我們這裏挑了不可，你別看我們這般弟兄全是多年的江湖綠林盜，一樣也有失着的地方，這次大約不止於是我們下手的事主早有預防，安排下能手，故意的教我們入他的圈套，他更勾結了官家，是非把這鐵馬莊挑了絕不罷手，這情形只怕這鐵馬莊是不能保了，論起來現在我們拋下一走，倒也不致於就落在別人的手內，可是兄弟你想想，我們全是練武的人，別管是武林中的朋友，或是綠林中的朋友，全是一樣，總得顧全道義，忘恩負義之徒，走到那裏也要遭人唾罵，我跟蒲莊主我們是患難之交，我是昨夜出去栽在外面，掛着彩回來的，頂現在鐵馬莊所有的人，完全出去了，除去保護鐵馬莊的手下弟兄，現在這裡主持事的就是我一人，兄弟你雖不是我道中人，可是論你住在這裏的情形，總算是我賀天駿的朋友，可也算是蒲莊主的朋友，蒲莊主正在患難之時，我們連出去四撥人全沒有回來，和敵手已一連番的在中途上較量上，生死不保，沒有什麼好希望，我們這時撇下蒲莊主一走，人憑理天良心，我們自己交待得下去麼，其實兄弟你在客廳的屏

門外偷窺，我已看見，我本當從白天就給想辦法，不過兄弟你得原諒，我實在顧不過來了，再說我也有我的難處，你是跟我來的，莊主和那位杜四爺，胡老師，屈老師，全出去破死命的要和對手拚個存亡，我調度着鐵馬莊所有的弟兄，一邊接應他們，一邊防守這裏，我身上帶着傷，已經兩天一夜未曾合眼，我精神既顧不過來，也怕教我手下弟兄寒心，危急的時候，只顧照顧我自己的朋友逃命，弟兄們焉肯甘服，這是我忍到現在才來找兄弟你，我正想教你離開這鐵馬莊，不要跟我騎這種混水，好在兄弟你跟我是患難之交，跟姓蒲的沒有什麼交情，多厚的感情，他雖然尚沒回鐵馬莊，你這時走着也不算不對，不過現在可擔着些危險，我們和蒲莊主總算是把事情看得過於大意，認爲我們這幾年，雖然手下聚了不少弟兄，在這附近一帶，我們決沒有不法的情形，地面上我們也沒有做過案，這裏又是和廣西交界的地方，所有的地方，對於這種地方，全是互相推委着，誰也不肯多管閑事，所以我們這鐵馬莊，能在這裏立住，也是一個原由，蒲雲峯莊主雖則落在綠林中，但是他稱得起江湖上一個最有才幹，最有本領的人，凡是跟他一處常了，沒有一個不爲他效死力共生死的，我們是佩服他的本領，又敬重他的品格，誰也不肯捨下他再投奔別處，如今遇到這種事，我們只有把這一身報答蒲莊主以往之情，兄弟你是另當別論，我當日沒有害你之心，到現在我那能教你和我們同歸於盡，那你也太冤枉了，不過現在走是不好走了，必須我親自送你一程，你趕緊收拾收拾，我這裏情勢很險，也不再留你了，咱們弟兄全是好了一場，我倘然能脫過這次危險去，你我弟兄在江湖道上，或許還有相會之時。

「賀天駿說到這，滿面淒涼之色，那種神色上，段文溪看的出來，他是一片真誠，對自己決沒有虛偽，所說的話，也是毫不隱瞞，自己先前本來是拿定了主義，以自己一個良家子弟，無論如何，也不能

同流合污，趕緊的離開鐵馬莊，現在一聽賀天駿說出真情實話，自己口問心，心問口，認爲賀天駿對於自己，自始至終決無絲毫惡意，完全拿自己當作朋友，此時更聽他說出帶自己往鐵馬莊的心意，更感激的幾乎落下淚來，想到本身遭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痛，焚宅出走，流落江湖，困頓店房，一病要死，賀天駿萍水相逢，慷慨仗義，把我救活了，雖然他是一個江湖巨盜，但是他對於我，決沒有惡意，連他自己全安着洗手綠林的心，不過各人全有碍難的情形，他在不能脫身之下，遭到這種事，聽他所說的情形，連那蒲雲峯莊主，這場事全是生死不保，恩兄賀天駿，恐怕也不易脫開這步大難，他是我救命的恩人，我已和他結爲患難之交，如今我知道他有這種危險，不能爲他稍盡朋友之情，不管他的生死，我竟忍心個人脫身逃走，這在人情天理上，實有些說不下去，一個堂堂男兒漢，做這種負心對不住朋友的事，我的天良何在，說甚麼我不能再逃走，只當我臥病店中，從那時我已經喪命異鄉，我還能活到現在嗎，自己拿定主意，要是走了，還是和恩兄賀天駿一同逃去，他不能脫身，我情願在他毀在這，遂慨然向賀天駿說道，「恩兄你既把真情實話說與小弟，我再沒有什麼疑心，恩兄你不肯有負蒲莊主，這正是江湖道上正義二字的存在，小弟我也不是怕死貪生之輩，不過死得死個明白，鐵馬莊的事，我先前毫不知情，猝然發生這件事，我焉能不起疑心，一切既已說明，恩兄請你放心，我段文溪雖然年輕，對於恩仇二字，看的分明，現在我決不再想走了，我們在江湖道上做事，交朋友，全憑良心二字，你對我有救命之恩，現在身臨這步難，你教我走，我能走嗎，咱們不是那樣交情，我情願爲恩兄效力，只要有你的話，任憑什麼事，我萬死不辭，」賀天駿這時站起來，走到屋門口，推門風門看了看，又側耳聽了聽，翻身回來，仍然坐在段文溪的身旁，向段文溪說道，「兄弟你

好糊塗，事情得有個尺寸，你暗中查看我們的舉動，被這鐵馬莊中任何人看見，全是猜忌的事，決不能容你，可是我賀天駿十分明白你，因為你是蘇州府名武師之子，良善人家的子弟，陷身匪窟裏，倘然有個失閃，你把命送了，這裏沒有認識你的人，那也就算完了，倘然你也隨着我們被獲遭擒，落在官家手內，那時你說你是好人，有誰肯信，定把你牽連在內，決不會再教你脫身事外，這個賊皮給你披上，連你家門的清白全斷送你手，那時後悔已遲，我待你有好處，你只存在心裡，現在你想這樣報恩，那就完全錯了，好兄弟，你別害我，教我的心到死後對不住人，你聽聽外邊的情形，只怕今夜我這鐵馬莊，就闖不過去，不能再攔了，你快快的跟我走，」段文溪憤然站起，自己完全沒有什麼東西只有幾件不值錢的衣物，還有一瓶子家傳的刀傷藥，和一把匕手刀，另外還有幾件衣那，全是到鐵馬莊，賀天駿給添置的，段文溪猛然把包裹抖開，伸手把那把匕手刀抽出來，向賀天駿說道，「恩兄，我現在對不住你，你說的話我決不依從，你教我現時走，我情願躺着出這鐵馬莊，我這個活人絕不會走出去，要走也行，咱們弟兄一同走，可是我姓段的，絕不能逼着教我的好朋友做忘恩負義的事，恩兄你就死了心吧，死活我和你休想離開，我或者也許有走的時候，這鐵馬莊一敗塗地，我無法在這裏立足時，我自然走，那時我也不至於一輩子虧心下去了，恩兄你信我的話不信，我的話，全在你，只要你再逼迫我，我可是立時死在你的面前，」說時把匕手刀倒過來，刀尖子向着自己胸口。

這賀天駿看了看段文溪，伸手把他的匕手刀抓着道，「生死交情，於此可見，兄弟你足够了，放下吧，我現在亂得跟，你容我想一想，」段文溪這時才把匕手刀撒手，賀天駿把牠扔在牀上，自己却一語不發，來回的在屋中低頭背着手走着，不時看看段文溪，搖搖頭，段文溪却把眼角的淚拭了拭，

這時外邊不斷胡哨連鳴，段文溪在這種情形下，聽着十分淒厲，忽然外面一陣脚步響，有人進來，風門一開，門口站定兩個，疾裝勁服的壯漢，各擰着一把鬼頭刀，在門口說道，「賀四爺，請你趕緊到客廳裡，有要緊事報告你，」那賀天駿向他一擺手道，「你先去，我就到，」這兩個壯漢轉身出去，賀天駿向段文溪道，「兄弟你一定是走了，很好，你我的交情也正該如此，可是我現在倒要請你帮我些忙，你可肯去麼，」段文溪道，「我這條命已經決意交與恩兄，任憑什麼事，恩兄只管吩咐，」賀天駿道，「現在本莊防守缺人，尤其是後莊河一帶，河面較狹，容易被人衝入，你帶領幾個有本領的弟兄，到河岸對面，有一片桑林，在那裡替我監視莊後一帶，弟兄們手中全有信號，只要有人想從那裡衝入，就一面給莊中報信，一面阻擋來人，不得教他衝進莊來，兄弟你能幫這個忙嗎，趁這裡無人，我有兩句要緊話，你可千萬聽我的吩咐，你再是不依着我，可把我急死了。」

段文溪見賀天駿說這話時，已經變顏變色，遂點點頭答道，「恩兄你完全是一番照顧我的意思，我不是不懂，你有什麼話只管說，我一定遵你的命去辦理，」賀天駿道，「好，你我的交情，你該信任我，少時我把你帶到前廳，我派遣手下的弟兄，他們可不敢稍說一個「不」字，你可知道我們這綠林盜中，盜亦有道，我們這門裡的規矩，和聖旨差不多，所有部下弟兄，沒有敢違背命令的，我差派他們歸你統帶，到莊後埋伏瞭望，我怎樣吩咐，兄弟你可怎麼答應，不准你稍說一個「不」字，萬一外來的力量太強，你看那情形已不能阻攔，可不准你賣那種命，因為你把命搭上，果然能把鐵馬莊所有的人救了，那還算你的義舉，不過我敢斷定，臨到那鐵馬莊不能守時，慢說是你，連蒲莊主也無法再在這裏立足，你到那時，把你所帶去的人，早早散開，你投奔正東，繞着于家塘一直奔東南再進山

口，單有一條道路，不是你來時所走的地方，你從那裡脫身，離開這裏，絕無危險，這一帶道路太荒涼太野僻，我現在沒法和 you 細說，你只打聽着在桂林道的西南有一處地名叫武崗州槐花驛，你到那裡暫時存身，這鐵馬莊是絕不能守，就是今夜我們把這場事過去，早晚也是被人家挑了，有鐵馬莊在，莊主蒲雲峰和我也不是過命的交情，我賀天駿不能含糊了，只要鐵馬莊的事情一毀，臊子窩被官家一挑了，我賀天駿要趁這場事結束我綠林生涯，從此洗手江湖，我要作一個安善良民，我定要我了兄弟你去，咱們離開湖南省，遠走高飛，幹些正當事業，這是我的真情實話，兄弟你要牢牢記住，你要知道，現在我對你所說的話，只要被他們聽了去，我這個人就算毀了，這是最犯大忌的，他們定要認爲我賀天駿吃裏爬外，洩露鐵馬莊的秘密，他們可以要了我的命，事情就這樣，再沒有別的可以商量，我們還是得趕緊走，」說到這兒，賀天駿從懷中掏出了一個小包兒，遞在段文溪手中也不教他看，顏色很嚴厲的低聲喝令他，「趕緊收起，」段文溪只摸着這小包十分沉重，遂掖入囊中，賀天駿向段文溪道，「你還帶什麼不帶，」段文溪道，「我現在什麼也不要了，」賀天駿道，「很好，越俐落越好，把手叉子掖着，」段文溪把牀舖上那柄匕首刀插在繃腿上，藥瓶子也放入囊中，隨着賀天駿走出來。

才出小院的門，又有一個提着刀的壯漢匆匆跑來，一見賀天駿帶着段文溪出來，往旁一站，招呼了聲，「四爺，你趕緊到客廳裏，這位段師傅是怎麼回事，怎麼教他跟隨呢，」賀天駿道，「這是我們自己人，我正要利用他，不用疑心，莊主那裡自有我一面承當，」說到這一揮手，這名弟兄轉身往客廳的屏門前走去，賀天駿帶着段文溪匆匆跟隨，一進這道屏門，段文溪一看這裡院中是一些燈火沒有，可是四下裡人影幌動着，房上房下全有人，客廳的門敞着，廳房裡雖有燈火也全用東西障蔽着，窗



上見不到什麼燈光，連廳房的門外全是一片黑暗，情形嚴重，可見一斑，段文溪從當中甬路，隨着恩兄往裡走，賀天駿這一進來，兩邊暗影中的人，全是各提着兵刃往廳前的台階下聚攏，賀天駿也不和他們答話，帶着段文溪一直的走進廳房。

一進廳房，只見裏面有六個人，正在低聲悄語着，一見賀天駿進來，全散開來站在那裏，賀天駿來到裡面，也不落坐，向屋中這六人說道，「弟兄們怎麼樣，莊主可有信息麼，內中有一名年約四旬上下的，向前答道，「四爺路上的情形十分不利，自從接到老當家的信息，教我們趕緊保護本莊的要路口，我們放出去四撥探事的弟兄，已有兩處出了事，全被人把暗樁給拔了，分明是我們這鐵馬莊的情勢人家已經儘知，現在的情形，尤其不好，我們線上暗卡子，連番報告已有人撲奔了鐵馬莊，雖有兩撥人迎了過去，他們迎去，可是事情是毫無把握，攔的了攔不了，尚在兩可之間，老頭子尙沒回來，我們不能不和來人盡力的拚一下子，我們不要就誤了大事。」

賀天駿點點頭，轉身來向東山牆下一個書案上，取了四面竹牌，連分出三隊人去，每兩人要帶一隊弟兄，他們是分東西南三面每隊發給一束白鶴翎，最後也發給段文溪一面竹牌，給了他一束白鶴翎，賀天駿這才向大家說道，「此番蒲莊主遇到這意外的情形，眼看着這鐵馬莊已不能守，你們要念在江湖的義氣，和莊主所待你們的情形，你們要爲他盡最後之力才好，」這一般人聽了賀天駿的話，答應道，「蒲莊主和四爺待我們不敢說恩重如山，時時以義氣對待弟兄們，我們全是江湖道上的好朋友，誰能含糊了，我們願爲莊主賣這回命，全把命搭上，我們也認了，請賀四爺無須顧慮，我們敢說鐵馬莊每一個弟兄出去了，全不能給莊主輸了面子，」賀天駿一一吩咐完了，指撥着各人應率帶領弟兄

、分頭各自去放卡子接應，埋樁邏守，這時段文溪却奉賀天駿之命，率帶着八名弟兄，賀天駿叫人給他取了一口鋒利單刀，竟自撲奔莊後。

這一般弟兄在前頭引導，這一來到這鐵馬莊的街道上，段文溪一看這種情勢，不由得觸目驚心，外面是一點燈火沒有，可是在這黑暗的街道上，時時發出叱咤的聲音，每一隊人，只要在街道上穿過時，不是房頭，就是屋角，就有人喝叱着，問他的暗號，那人必須報出字來，稍一遲頓，鏢箭齊發，毫不留情，一聲聲的胡哨，不住的連鳴着，趕到一轉到後街口，這一帶的情形更行嚴重，在這黑影中，只看着刀光閃閃，人影搖動，把這後街口木柵門，把守的非常緊，木柵門也關閉着，段文溪帶人到了這裏，倒不用他多費話，手下弟兄就給他說明了一切，立刻有人把木柵門開了，放他們一隊出來，木柵門內跟着連射出來兩道昏黃的燈光，往莊外照去，離開木柵門不遠，就是這護莊河的水面，一陣水花翻動的聲音，從遠遠的過來兩隻小船，停在岸邊，段文溪帶着這八名弟兄，上了這兩條船，船回對岸盪過來，這護莊河對面，死沉沉的一片荒林，被夜風搖曳着，樹梢不住叻叻响着，段文溪領着這班人散佈在荒林內，連水面上，帶這一帶野地裏，任什麼聲息也沒有，只有經過一個時候，這水面上有巡查的小船，沿着外邊的岸邊轉過去，只是這鐵馬莊裡倒時時發出來一陣々喝喊口號，和胡哨的聲音，在這裏潛伏了一刻，段文溪才辨別了這一帶的形勢，這裏還是真實竭力的防守。因為護莊河在這後面一帶，河面比較狹得多，若是輕功提縱術像蒲莊主以及展翅金鵬杜筱川那一派人，就攔不住他們了，不過自己已然出來這麼半個更次，竟沒有一點別的情形，所有帶來的弟兄完全散佈在荒林一帶，他們只有八個人，不能全聚在一處，沿着後面護莊河有三四塊地，必須全把守監視着，莊左右，應是

另有人防守，用不着段文溪所帶的這班人管，段文溪提着手，在這荒林中走來走去，心想着，這種地方，這種聲勢，若不是有大隊的官兵正式剿辦，不易在這裡，妄窺一步，自己認爲他們是賊人膽寒，小心的過分，依我看，來個十名八名的這種地方不易討了好去，自己漸漸走出這片荒林，往前面察看時，直涵莊後，這裡並沒有道路，靠左手也就是鐵馬莊的西北角，一條小路，是奔于家塘往東去，出去很遠，有一條涼荒的小路，那大約就是恩兄賀天駿所說奔兩省交界的地方，武崗州所去的道路了，自己往前探察了一番，決無異狀，就在這時，突然聽得莊前一帶，胡哨聲一聲跟一聲，四下裏連着接應起來，段文溪一聲這種情形，就知不好，自己趕緊退回林中，指揮着所領來的弟兄，各自用樹林隱避着身形，把守着外面，那知他們這一隊人，算是絲毫沒用着，正有本莊兩隻小巡船，沿着裏岸搜尋過來，從西面轉過來，沿着莊後的河岸，往東奔東北角，就在這功夫，忽然東北角那面水花一陣翻響，衝過一隻小船來，本莊的巡船，和他走個正對面，迎頭喝問，教他答本莊的口號，來船並沒答話，已經疾駛向莊門前，本莊的巡船，就知情形不對，認定了是護莊河通着正式河流的地方，自己所安的卡子，被人挑了，所以有外船衝入，跟着喂々的就是兩排箭，向來船射去，掌管巡船的弟兄，連々的很快響了三聲胡哨，向把守柵門的弟兄們招呼，叫他們嚴加防備，只是這巡船上所發出去，來船上已然縱起三條黑影，到了木柵門前的河坡上，守柵門的，外面是沒有人，全在裡面，兩邊的房上，和柵門裡，潛伏着兩隊人，聽得水面上本莊的弟兄一發出緊急的口令，立時把守後莊門的，兩旁房上的人，各有兩盞孔明燈，燈門拉開，四道昏黃的燈光，齊往河面上照射，有一道燈光，正迎到飛撲上來的人，守莊的弟兄，立刻是兩排弩箭，喂々的射過來，但是所衝過來的人，身手這般矯捷，只在河坡上

踏一着脚，已經是飛身縱起，更是隨着人站起臨時連發暗器，向兩邊房上打去，有兩盞孔明燈，在來人一舉手之間，全被打落，這來人已經撲上了木柵門，可是兩邊保護寨門的弟兄，全是鐵馬莊最得力的黨羽，跟着又是一排箭，向來人射去，三個人中竟有一人受傷，從寨門上滾下來，可是跟着仍然飛縱起，又撲上去，這人是心存報復，連連舉手之間，兩件暗氣打出去，從房上摔下兩名弟兄，這一來人已然衝進去，全亮兵刃動手，孔明燈全被來人打落，在黑暗中只聽見兵刃磕碰，受傷喝罵，莊門一破，已經亂了，裡面的聲音，尤其是龐雜。

這時在水面上，跟着又衝過三隻小船來，全撲向莊門，從船上竄下十幾名，各持兵刃，木寨門已經被先上去的人，從裡面打開，後至的人，全跟着闖進去，莊中這時已經大亂，段文溪伏守林中，這一來他們這般人算沒用了，自己奉恩兄之命，在此把守，始終他也沒叫自己得提防水面，自己帶着這一隊弟兄，只把守着荒林一帶，提防着陸地上來的敵人，看到這種情形，那好坐視不救，恩兄雖是說，到事情緊急時，把手底弟兄全打發開，教自己乘勢逃走，但是自己那能那樣做，遂向所帶的八名弟兄招呼了聲，集合在一處，向他們說道，「現在情勢已經緊急，我們雖是奉賀四爺之命，在此把守，可是敵人已經由水面衝入，要我們這般人有什麼用，後莊門已經不能守，我們若不趕緊救應，教來人全衝進去，這鐵馬莊就不能保了，他所帶的這八名弟兄，全是蒲莊主手下的黨羽，遇到這種時候，那肯不賣命，齊答一聲，「段師傳，既肯回莊救應，咱們往裏闖，」只是這時人家外來的，已經全闖進去，自己這邊並沒有船隻，護莊河怎樣過去，何況還有敵人的船隻在莊門口把守着，段文溪就叫束手無策。

他所帶來的弟兄，由一個叫周阿興的低聲向段文溪道，「段師傅，你隨我來，咱們有法子進去，」仍然從荒林中隱避着身形，往西北角轉過來，沿着護莊河岸，往南走出不遠來，接連河岸是一片葦塘，這周阿興用手指一按嘴唇，很快響了一聲胡哨，略微的等了一刻，葦塘深處，胡哨連響了裏面，敢情也有一道河溝子，走到近前，有葦塘遮避着，看不出來，從裏面蕩出一條小船來，周阿興頭一個竄過去，向小船上打了招呼，立刻引領着大家，全上了小船，雖然船小人多，只是橫渡護莊河，不過數丈的地方，也能將就着渡過去。

船到對岸，段文溪一抬頭，不禁有些心驚膽戰，自己認為太冒險了，只顧又渡過河來再想出去，只怕不容易了，可是莊中已經紅光燭天，裏面已經起了火，這四面，尚沒有甚麼敵人，可是靠莊邊上，暗中也有人把守着，周阿興弟兄們連響着胡哨，向自己人打着招呼，繞奔後北門，他們這般弟兄全不能高來高去，段文溪像這種丈餘高的房子。倒也能上去，不過手脚上，沒有多純的功夫，不甚俐落，也不敢冒險施展，隨着他們引路，繞到後莊門前。

這裏倒沒有多少人了，地上躺着三四名受重傷的弟兄，其餘把守後莊所有的人，全退進莊去，可是他們往柵門前一欺近了，人家這裏已經有兩人把守着，立刻沖過來，厲聲喝叱道，「殺不盡的匪黨，你們還自投羅網，這兩個個人一個掄單刀，一個是鐵鞭，竟跟前而沖過去的弟兄動了手，才一照面，段文溪所帶的人，已經有兩名受傷倒地，可是自己所帶的人，放了一隻冷箭，將那使刀的人射倒下，可是那使鐵鞭的，手底下十分利害，剎那間又打傷了兩名弟兄，周阿興正在拚命和他死鬥，只是不是他的敵手，眼看着一脚被那人踢倒，鐵鞭向周阿興身上奔去。

段文溪從暗影中撲過來，躍身而進，已到了這便鐵鞭的身旁，用掌中刀往他右臂下一擦，他這鐵鞭正往下奔，這一刀來的十分利害，他把鞭往回來一翻，段文溪刀已撞回，那條鐵鞭竟往段文溪左肩頭打來，段文溪往下一斜身，右肩往下一垂，左腳已經踹出去，正踹在使鐵鞭的右脇下已經滾下河坡，落在水內，段文溪此時算是把自己的情形，完全忘掉。本人是一個良善人家子弟，他就忘了這等於殺官拒捕，跟江洋巨盜，還差什麼，他手下還剩下四名弟兄，周阿興雖則沒死在鐵鞭之下，但是也被人家踹傷，不能再跟着動手，比時算是各不相顧，段文溪也無暇再管他，只顧着三名弟兄闖了進去。

這時裏邊的情形，可就悽慘的利害了，撲進莊來，順着這條街道走進十幾丈，沒見着一個活人，可是死的不少，因為裏面火起來，看那被燒的地方，正是莊院一帶，在火光中，這後邊離着過遠，可是在倏明倏暗中，能够看到一切的情形，只這一段路，下面一個受重傷的，已死的兩個，尚有一個在掙扎呼號着，那房頂上有兩個，一個頭探在房簷口，一個肚腹被破開血水順着房簷子還在流着，這時可盡是往外逃的，沒有往裏走的，街道上毫無阻攔，段文溪領着這三名弟兄撲奔莊院，又走出十幾處房屋，突然從一條橫道中，闖出兩名身形矯健的壯漢，把街道攔着，向段文溪和這三名弟兄喝叱，「不要命的東西，還不招下傢伙。」

段文溪手下所領的弟兄，一個一掄單刀，躍起來掄刀就刺，一個用手叉子向對面的人，戳去，段文溪此時也再不肯遲疑，躍身而進，竟和這兩人動上手，這兩個壯漢，手脚十分俐落，兩口刀上下翻飛，只有三四個照面，又被砍傷了兩名弟兄，段文溪也把這兩人中一名較高的刀給打落地上，一刀向他斜肩帶背劈去，這人竟自飛身蹿上房去，可是他仍住房裏逃去，下面只剩了這一個壯漢，三人全力

對付，可是一時不能取勝，段文溪在動手之間，一眼瞥見離開自己不遠，從房上翻下三人，在火光一閃之下，看出正有一個是恩兄賀天駿，身上和左肩上，血跡淋漓，已然代傷，不問可知，那兩個是辦案的官人，看賀天駿的情勢已竟力盡筋疲，不是那兩個人的敵手，想脫身全不容易了，拚命的和這兩個人搏鬥，猛然間，往斜刺裏一蹤，跳進一條橫巷，那兩個辦案的官人，却喝了聲，「朋友，還想走麼，」跟蹤趕了下去，別教這小子走了，我接應四爺一下子，他竟不再管他兩人，飛奔橫巷，追了下來，一穿進橫巷，再找恩兄賀天駿，已竟不知逃到那裏，段文溪認定了恩兄怕脫不開辦案官人之手，因為他業已代傷，怕他不容易逃出他們手去了，自己受恩深重，在這種危難時候，若是見死不救，良心上亦太下不去了，遂順着這條小巷搜尋下來，段文溪今夜情形，完全和平日間簡直是換了一個人，此時他再不顧什麼叫犯法，什麼叫惹禍，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心目中，只有認定了寧為屈死鬼，不作負恩人，順着這條小巷，追到盡頭處，還沒出這條小巷的後口，已竟聽見一片兵刃磕碰的聲音，自己縱身竄出去，在前文已竟說過，這鐵馬莊建築的和別處不同，每一所房子全是四無倚靠，誰也不挨誰，這條小巷一出來，已是莊後，可是沒到護莊河那裏，跟護莊河還隔着一排房了，這動手的，就在後面一個十字路口上，乍一趕過來，因為這裏黑暗，尙辨不清眼前情形，只看見這三個人上下追逐，少攏了攏目光，才看出來恩兄正和那兩個辦案官人拚命的動着手，這時恩兄賀天駿雖然是起落進退，功夫絕不見弱，可是那種情形，亦顯然的不是那兩人敵手，這二人像走馬燈似的，賀天駿一條左臂，原本就代傷，任憑你天大本領，也受了很大的影響，何況兩個辦案的官人，全是本領既高，手底下極快，賀天駿怎會不吃虧，跟着見賀天駿翻倒那對面的房坡上，那辦案官人中一個使刀的跟踪追趕，

也竄上房去，猛然在房坡那邊飛過一羅瓦來，正打在辦案官人肩膀上，這人打下房來，但是他身手矯捷異常，往地上一撲，已然跳身而起，飛縮起來，口中却大喝了聲，「你敢暗算老爺們！我看你那裡走，」在他往房上一跳時，那個使練子槍的，跳着出去六七尺，躲避開正面，提防賀天駿暗算，其時段文溪在暗地裏看的清清楚楚，那羅瓦絕不是賀天駿打的，又另有一人隱身在房上，接應了賀天駿一下，趕到這個使練了槍的追上房去，賀天駿已竟越過房坡，從房下跳去，二次也跳上去，就在這時，那房的前坡，一聲喝叱，「滾下去，」又是一羅瓦片，向那使練子槍的打去，跟着一個身體壯健的手提着一口單刀從房後坡追過來，遞刀就扎，那個使練子槍的，把他打過來的瓦早已閃開，人到刀到，這個辦案的官人，往下一伏身，練子槍已然遞出去，兜在那壯漢雙腿上，只聽他叱了一聲，那壯漢竟被他用練子槍纏拿着摔下房來，這一下子這個人往地下一落，已竟腦漿迸裂，死在地上。那兩名辦案的官人竟全越過房坡，追趕了賀天駿而去。

段文溪停身的地方，本是十分黑暗，這時剛要跟着追了下去，突然從對面牆上猛竄出一人，身形十分快，往下一落，已到了巷口，跟段文溪停身之處，只相隔數尺，段文溪已看出止是恩兄賀天駿，這時臉上更掛了許多血跡，段文溪往前迎着，不敢不打招呼，因為在黑暗中，手裏全拿着兵刃，對於來人不易辨清，自己用沈着的聲音，低聲招呼了聲，「賀恩兄，我在這裏接應你。」

賀天駿正要往小巷裏闖，段文溪在黑暗中一發話，賀天駿方然却步，也低聲喝問，「你是段文溪麼，你可急死我了，誰叫你往這裏來，還不給我走。」

段文溪仍然不敢高聲，往前湊着低聲說，「恩兄你受傷很重，我來接應你一同逃走，」賀天駿接



着忙說道，「好糊塗的兄弟，我叫你逃出鐵馬莊，你還敢進來，你還走的脫麼，少費話，趕緊給我走，」段文溪道，「你怎麼辦，」賀天駿回頭看了看，咬牙切齒道，「我麼，不用你管，你再不走我拿刀砍你了，」段文溪也厲聲說道，「我不能看着你死，」賀天駿道，「段文溪，你不能叫我臨死做虧心事，你是一個良喜人家子弟，你要死死在莊外去，我的話你不聽，你接刀吧，」賀天駿此時形如瘋狂，他還是真下手，這一刀向段文溪左肩膀上砍來，這一刀砍下來，段文溪只有躲不能還手，只憑他這一刀，就算他把一顆鮮紅的心給了自己，段文溪流着淚，只有躲，只有逃，那賀天駿是絲毫不肯留情，段文溪只得低聲招呼道，「你不用動手，咱們各自逃命，誰別管誰行了，」賀天駿已到了小巷內，段文溪被逼的連頭也不回，闖出了小巷，可是段文溪那肯走，賀天駿越是這樣，段文溪是一個知恩感德的少年，有血性漢子，更不肯把賀天駿扔下了。

逃出小巷，看了看傍邊這片房子，並不甚高，自己把刀往背後一插，盡力的往上一竄，居然被他掙扎上去，他順着這屋頂隱蔽着身軀，往小巷裏看，自己破出死在官人手內，也要看着恩兄是否能脫身，這種動作時間，也就是剎那時光，段文溪探身查看時，見賀天駿在小巷當中，把刀立在牆根，似乎收拾什麼，就在他稍一停留工夫，那兩個官人又從後面翻回來，全先後的闖進小巷，段文溪把身軀往後縮了縮，見賀天駿雖是偏着身子，但是也聽見後面的人聲，伸手把刀超起，往牆上一伏身，後面那個那官人也撲過來，正是那使刀的，賀天駿猛然的從暗影往起一長身，一刀把官人戳在地上，後面那個跟蹤趕到，見同伴死在這匪首手中，他這條練子槍，樓頭蓋頂向賀天駿刺來，賀天駿往後一翻身，用刀往上一撩，但是已被他練子鎗把刀捲住，賀天駿往外一撒刀沒有撒出來，被這官人一脚踹在跨上，

身軀狂地上倒去，他一脚踹出還是真重，摔出三四步去，刀已出手，這官人手下更是厲害，那情形也是不要活的，要死的，往前一縱身，練子鎗掄起，望賀天駿扎去，段文溪在他頭頂上自己早把刀撒在手中，一看這種情形，那還敢遲延，往下一飄身，連人和刀一塊落，往官人頭頂上劈來，段文溪的身形笨，手脚重，往下一落時，有了聲音，這官人往右一閃，段文溪這一刀正劈在他左肩上，這官人受傷倒地，段文溪跟着掄起刀來，向這官人腿上連劈了兩刀，這官人已然死了過去，段文溪趕緊來到賀天駿身旁，見他已扎着坐起來，但是有些站不起來了，段文溪抓住他招呼，「賀恩兄，怎麼樣，全是那裏受傷。」

賀天駿咳嗽了一聲向段文溪道，「兄弟你太以不聽說了，怎麼你現在還沒走，難道非死在一處不可麼，你不用管我，趕緊逃你的命，你知道殺差拒捕，是甚麼罪名，好兄弟，你快走吧，咱們有緣來世再見，」段文溪道，「恩兄，現在我不聽你了，就是有罪我也認了命，要死死在一處，想活咱們一塊逃，我已竟把事全辦了，你還給我洗什麼乾淨，恩兄你真叫我鬧騰給你看，我現在只知道有賀天駿，別的我滿不懂，來，我揹着你，走到那算那，那裡走不開，咱就往那裡埋，」賀天駿點頭道，「兄弟什麼話不用說，我們兩人心早換了，還用看麼，你既是非救我不可，那麼咱們逃一下子看，可不準走的脫了，」段文溪道，「走一步算一步咱們別管那些個，伸手就要拉賀天駿，往背上揹，賀天駿道，「不用，我還走的了架着我好了，」段文溪把賀天駿架起來，賀天駿用一條右背搭在段文溪的肩頭上，段文溪更用右臂圍着他，提着刀這就要往前街走，賀天駿道，「不行，前面走不開，趕緊出後巷，非從後面繞出莊去不易脫身，兄弟咱們現在是碰命運了，議莊河過不去，咱們必定落在人家手

內，哥兒兩個既好了回子，橫刀自刎，早死早脫生，段文溪不答他的話，架着他衝出後面的小巷，好在這一處本莊的黨羽算完全逃淨了，只有看到已死或是受重傷的，正在血泊裡輾轉哀號，情形是十分淒慘，段文溪跟賀天駿自己還顧不過命來，那裡還管的了別人，又穿過一片房屋，已經算出了鐵馬莊，面前就是護莊河了，段文溪一看眼前這種情形，並沒有敵人踪跡，黑沉沉的水面上，連本莊的巡船也看不到了，段文溪把賀天駿架到河邊，這種地方，可以說是望洋興嘆，被燒的房子煙火騰騰冒着，隱隱還聽到有殺聲，賀天駿向段文溪道，「兄弟，我們現在可要賭命運了，你可謹自提防着，莊中如果有人衝起來我是無法再拚了，若是一個人，兄弟你擋他一下子，我往暗處隱藏着，我用暗器打他，他還不至於要了我們弟兄的命，平常的本領，他不易逃開我賀天駿的暗器下，如若來的人多，兄弟到那裡你不必留戀，落在他們手內，你不要管我們案情怎樣，只就着今夜眼前的情形，你也可以看出大致來，我們得落什麼罪名，逃脫後處決全等不了，非落個斬立決，與其那麼，不如自己死了乾淨，我算沒有什麼留戀了，甚麼樣的英雄豪傑，能脫過這一關去，早晚還不是一樣，兄弟你實在太冤，只能說情屈命下屈，我賀天駿算把你害苦了，」段文溪忙攔着道，「恩兄，你這是怎麼了，現在不是咱們說話的時候，想法子渡河，」賀天駿答道，「好」字，遂着說道，「萬一的希望，也不容易逃了吧。」說到這，他右手按到唇際，不斷的連响了三聲胡哨，段文溪驚得一身冷汗，自己知道此舉實在是太以的危險了，隱藏還怕隱藏不好，這種胡哨的聲音，能聽出半里地去，莊中辦案的人，全衝進來，聽見這種胡哨，人家不是不懂得，只要搜尋到這裡，那才是自己找死，胡哨聲響過，賀天駿只回身注視着鐵馬莊裡，可是跟着對面那塊葦塘中，竟自連連也響了一陣胡哨，段文溪不禁驚喜交集，這一來算

有救了，自己進退，也是被他們領着，從這裡進來的，葦塘裡有守莊的巡船，不過到現在這種情形，決不指望着這裡還有本莊的小船，擅敢在這裡停留，這真是意外的事，跟着賀天駿也是很興奮的往前挪了兩步，湊到水邊，向對岸招呼道，「那位弟兄在卡子上，馬前點，把漂兒通過來，我是四當家的，馬前點才好。」

對面葦塘中答應了聲一陣木槳撥水之聲，搖出一隻小船來，直奔裡岸，船上是一只名水手，這種小船是沒有艙房，木筏式，出輕出快，他攏近岸邊，却也低聲招呼，「上面可是四爺麼，咱們老頭子怎麼樣了，弟兄們全散了，逃出去不少人哩，我沒敢走，大約裡面情形算毀了吧，」賀天駿一邊扶着段文溪上着船，一邊答道，原來是王阿五，你在這裡很好，我掛了彩了，咱們鐵馬莊算完了，大部份人全折在這，阿五，我們趕緊扯活。」

這王阿五用木槳一點，船頭却已轉過來，他却說道，「四爺這一說算完，我王阿五白搭了好幾年，我是任什麼沒拿出來，」賀天駿忙答道，「王阿五，你不要難過，不落在人家手內，就是便宜，我教你够吃二年的不成嗎，」「謝謝四爺，」這時把船頭已然轉正，賀天駿道，「阿五，咱們得趕奔周家口，到那裏再脫身，」可是話聲才落，那莊中已有人高聲喝喊，「還不給我停船，」賀天駿，段文溪全大驚，這時船沒走出多遠去，忙一回頭，見從房上飛縱下一人，往河岸上一落，又喝了聲，「停船，」可是王阿五那肯聽他的，雙槳上反倒一用力船又出來五六尺，岸上那人一怒之下，喝了聲，「你敢逃，」說着話，一揚手，賀天駿向段文溪招呼了聲，「低頭，」這兩字出口，可是岸上嘎吧一響，兩隻袖箭打過來，賀天駿只顧用左手一推段文溪，他這左臂是帶傷的，一用力時是痛徹肺腑，他自

已躲得可慢了些，這人的手法真準，兩隻袖箭往兩人的後心打到，段文溪的身軀往外一歪，袖箭滑着左肩頭打過去，肩頭已傷，可是賀天駿那隻箭，却斜穿左肩頭下打上了，賀天駿「哎喲，」一聲，他反到船艙中站起，一甩腕子，一點寒星打去，岸上那人竟自應手倒地，這時賀天駿可也疼的暈了過去，撲在船板上。

那王阿五却是拚命的搖着這隻船，往前逃了下來，暫時管不得受傷的人了，段文溪雖則帶傷，可是傷勢還不重，他趕緊察看賀天駿，見他背上這隻箭，還沒起下來，他這左半身不住顫動，段文溪向身後的王阿五招呼了聲，「四當家的箭滾下來，他已暈迷過去，我看趁這時把箭給他把下來，我有刀傷藥，趁勢他傷勢堵住，怎麼樣。」

王阿五道，「你可別怪罪我，你是新來的朋友麼，我不認識你，」段文溪道，「不錯，我來的日子不多，四爺是我的盟兄，」王阿五道，「你貴姓，」段文溪道，「我姓段，」才要說自己的名字，猛然想起，改口說道，「我叫段三，」王阿五一邊走着船，一邊說道，「段爺，只好這麼辦，箭不起下來，是危險，」段文溪答道，「我看這麼狠一下對，讓他受一回罪，死活認命倒好，」自己一邊說着，可是心裏不住的跳，但是看到恩兄這種情形，已竟十分危險，這箭起了下來，還許有些希望，就叫他這麼帶着，只怕疼也就把他疼死，自己咬牙只好親自動手，把懷中帶的藥瓶子取出來，放在船板上，自己轉到前面去，用身軀擋住了恩兄賀天駿的傷口，恐怕往下一拔這支袖箭，傷口受了風，就更沒個好了，船這時依然是走，河面上風真不小，自己看了看，現在船已竟逃出很遠來，伸手方要拔這支箭，但是猛然想起，這事不成，自己一個人忙合不了，要往下一拔，現在他雖然在昏迷着，那時他

疼的定然要掙扎，自己還得顧着給他往傷口上趕緊敷藥，遂向王阿五說道，「你把船停一停吧，你得幫我按着他點。」

王阿五回頭看了看，離開鐵馬莊已竟有一里多地，遂把小船往河邊下靠了靠，遂過來向段文溪道：「這種黑暗中，真不好辦，來，我給你按着，」王阿五一手按着他肩頭，一手按在他腰上，段文溪右手拿着葯瓶子，左手按住袖箭，猛然往外一拔，這一聲把兩人嚇得一抖，聲似鬼嚎，吭的一聲，全身跳起，若不是王阿五按的緊，非栽在河裏不可，箭拔下來，血也竄出來，段文溪把葯瓶裏的葯，也不管他有多少，向傷口上倒去，趕緊的用他身上的衣服，按在傷口上，賀天駿此時又疼的暈厥過去，段文溪手按他的傷口，自己一條胳膊一個勁的顫抖，王阿五道，「不要緊了，你按着他點，咱們還是趕緊走，這裏不是好地方，這王阿五仍然退回後面，他這一對木漿，運用開，水花飛濺着，船像鑽頭子一樣，一會的工夫，在水面上走出很遠來，王阿五道，「段爺，咱們到了周家口，可沒有地方投奔，只好找店去住，我可告訴你，這種時候，咱們這種情形，怕惹禍可不成，好說好道，可沒有收留咱們的，跟店家橫着點，無論如何那不天亮叫他活埋了呢，也得叫他開門給咱房間，段爺你說是不是，」段文溪道，「擠到這種地步，惹點事也算着，我還怕甚麼，」王阿五道，「咱們就這麼辦了，你看東南上那片黑沉沉的，就是周家口了，怎麼樣，賀四爺還有氣息麼，」段文溪答道，「不要緊，現在還不碍事，反正他這回够瞧的，」說話間，果然已到周家口的碼頭上，這種時候，碼頭這裏雖也有別的船隻，但是人家早全睡下，好在王阿五手底下很俐落，把小船靠了岸，向段文溪問，「怎麼樣，咱兩人抬着吧，」段文溪道，「不用，你扶一把，我揹着他倒好，好叫他傷痕在背後，還不妨事，」王

阿五和段文溪把賀天駿扶起來，這時賀天駿微微緩了過來，竟自咳嗽出來，段文溪一矮身，把賀天駿揹在身上，可是腳底下這一用力，船身太小這一恍，險些把段文溪連這賀天駿栽下河去，王阿五一把抓住，等到船穩了，向段文溪道，「段爺，你這水面上差的多，這是鬧着玩的麼，險些滾洗個涼水澡，」段文溪仗着在黑暗中，自己已竟羞的面紅耳赤，王阿五道，「你站住了，我先下去，把船定住了，我再接你一把，這王阿五幫着段文溪下了小船，他又重上去把段文溪的刀，和他自己的刀全從船上拿下來，頭裏引路，領着走上河坡，往周家口裏面走來。」

段文溪道，「那裏有店，」王阿五道，「沒有多遠，進街口不遠，就有店房，可是這裏大店房沒有，就是一家小客棧，字號是三元，段文溪道，「咱們還管大小麼，有地方安身就好，」王阿五領着走進了街有半箭地，遠遠已竟看見，路東粉皮牆上有大黑字，門頭上掛着一個箴籬，段文溪此時已累得一身是汗，到了店門口，這王阿五伸手向店門上叭叭的兩掌，向裏面招呼，「夥計全睡死了麼，還不趕緊給老爺開門，」他這種舉動，實在可笑，只是段文溪此時心如刀攪，那裏有心情來笑他，只好由着他去鬧吧，他這麼連敲門，帶招呼，店家被他鬧醒，隔着門問，「這是那位這麼敲門，你慢着點不好麼，」王阿五罵道，「混帳的東西，這麼用力你還聽不見，我再慢着點，你想等到天亮開門，我查店，」裏面的夥計說道，「前半夜不是已查過了嗎，」王阿五道，「老爺的事，你管不了，開門不開門吧，」夥計忙答，「你等着，我拿燈籠，這就給你開。」

這三元店的店家，又招呼了一個夥伴，挑着一個燈籠，把門一開，王阿五却不等着夥計出來，他已提刀向夥計一幌道「閃開」夥計嚇的往後退。段文溪揹着賀天駿走進過大門，店夥道，「你不說

是查店麼，二爺你這是怎麼回事，無冤無仇，怎麼上我店裡搗死人，」王阿五厲聲喝道，「胡說，還沒囂氣，那裡來的死人，少管太爺的閒事，住店給店錢，」夥計道，「你爲什麼說是查店，」王阿五道，「你混，不說查店，你怎會給開門，別和我麻煩，你小子要我死可言語一聲，一個羊也是趕，兩個羊也是放，我們今夜跟仇人碰上了，人家人多勢衆，二太爺的人單勢孤，已竟毀在人家手內，你不要和我們搗亂，沒別的，連你這三元店也算上，多鬧上兩條人命，也不至于把我殺了，走，給我們開房間門，再說一句，我敢不敢把你放在這，我算是你跟前的，」夥計一看這種情形，好像鬼神附體，兩人全提着刀，真是該着這個買賣倒霉，吓的趕緊往後退着，真就不敢再說話，夥計已竟看出來，這絕不是好人，只是把他放進來，再想推出去是不行了，只好先給他開了房間，回頭想法子報告地面上的官人，免得這店裡是一場大禍，遂提着燈籠領到裡面，給開了一個單間，再找他要大一點屋子，夥計是咬定了牙，只說是沒有。

段文溪把賀天駿放在了床舖上，這個王阿五也到是真够難纏的，夥計剛要往外走，王阿五喝道，「相好的，你先別走，我告訴你，叫你也明白明白，你們那種鬼吹燈的手段，趁早全給我收起來，現在叫我們進了店門，你是後悔來不及了，回頭你變着法子去找地面官人，往外請我們，你小子說良心話，是安這個心不是，相好的你死了那点子心吧，你只要敢那麼辦了，就是地面來人，我們只是人受傷，來歷不明，沒有殺人放火。他也不能把我們全當強盜辦了，可是二太爺不饒你，我要不宰了你，我對不起相好的你，連你們掌櫃的也算着，這個三元店，就算歇業，二太爺不折騰你一個家敗人亡，那算我沒本事，講好的，你規規矩矩做買賣，我們準够朋友，絲毫牽連不上你的，跟我們沒仇沒恨



，二太爺不能缺那個德，無故的害你們，你別看受傷的人傷重，死不了，卽或是真死在你店中，我們有人有錢，於你們有什麼傷損，店房裡死個客人，算不得一件事，你好好侍候我們，二太爺們全是在外面跑腿的絕不虧負你，話跟你交代明白了，隨你的便，你願意怎麼辦怎麼辦去，我絕不攔着你，反正話已竟跟你交代明白了，你盡管請吧，」夥計一聽，簡直得認命，這種亡命徒，說得出作的出，忙換了一付臉色，說道，「爺台你叫多疑，我們那敢那麼辦，爺台全是外面好朋友，只是你別叫我們店裏找麻煩，我們做的是買賣，我們得罪了爺台們，於我們有什麼好處，您用什麼吩咐一聲吧，」王阿五道，「好，相好的，咱就憑一句話，趕緊給我們燒水，連喝帶用，夥計，少睡點覺，不算什麼，準有叫你痛快時候，夥計笑道，「我先謝謝爺台，」王阿五道，「少和我動生意口，」那夥計心說，這小子是滾刀肉，軟硬不吃，連忙走出屋來，他到是真怕拿刀殺他，跑到廚房去燒水。

段文溪道，「你倒是真行，店裡真被你這一套話拴住了，」王阿五道，「這群小子們，沒有好人，你要是竟自跟他說好的，他非想法子把你擠走不可，」說着話，看了看賀天駿依然是昏昏沉沉的，店夥跟着用臉盆給打了水，段文溪用熱手巾，把賀天駿臉上血跡擦淨，又叫王阿五扶着賀天駿，把他上衣衣服脫去，看了看身上，是幾處傷痕，不過段文溪自己的藥沒有甚麼了，把藥瓶中沒倒淨的一點，全倒在紙上，把賀天駿最重的傷，就是那袖箭的傷口，用手巾浸着熱水把血跡擦乾淨了，又給撒上些藥，把他那件已破了的短衣，全撕成布條，把傷口紮裹上，別處傷痕，就不能管了，段文溪把自己包裹中，找出一件短衣來，給他穿上，段文溪自己的肩頭也受了傷，只好忍着痛苦，用布包紮上，這一折騰天已經亮了，店中夥計還真被王阿五治服了，反到處處的給他們瞞哄着，不敢隨便向別的客

人說，怕惹出是非來。

段文溪和王阿五一商量，還是得想法子，請人給他治傷，可是這周家口的地方，沒處找這傷科的醫生，只好叫王阿五出去，到大鎮店上再買些刀傷藥來，暫救一時之急，王阿五走後，那賀天駿只到午時左右才略微的清醒了些，王阿五尚未回來，賀天駿看了看段文溪，慘然說道，「兄弟，這是到了什麼地方，」段文溪道，「恩兄，我們把命全都逃出來，已到了周家口。」

賀天駿微點了點頭問道，「阿五呢，」段文溪道，「我的刀傷藥用盡，恩兄還有好多處傷痕，周家口這個地方，又沒有治傷的大夫，我打發他到大鎮店上，好歹也買些刀傷藥來，好暫保一時，恩兄傷勢稍微減輕一些，我們再離開這裡，不怕那時咱還是到武崗州先離開湖南地方，也好給恩兄治療，你千萬不要着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弟兄只要有命在，滿不要緊，你現在怎麼樣，可想吃些東西。」

賀天駿搖了搖頭，不覺眼中流下淚來，向段文溪道，「人生得一知己，死亦無憾，我交了兄弟你這一個朋友，總算我這世沒白來，我在江湖道上也沒白闖，我現在心裏是很痛快，雖然捨死忘生，被兄弟你把我救到這裏，我總算沒落在官家手裏，落個身首異處，這也就很好了，兄弟你不必痴心妄想，哥哥我是活不了啦，我這傷痕太重，沒法子再治，咱們弟兄就算頂到這兒。」

段文溪道，「恩兄你不要說這種話，願意把你救活了，你要知我現在也是無投無奔，尚不知漂流到那裏去，你能够好了，咱們弟兄同心合力幹一點正當事業，那才是我的心願呢，」賀天駿道，「兄弟你不必再跟我說這些話，我有要緊的說告訴你，你不要就誤我，趁着阿五沒回來，我自己知道我在

人世上已經剩了有限的時光，我死在這裏，你草草買一口棺木，把我埋葬，流落江湖的人，顧不得什麼故鄉故土，只要他死後，不讓他白骨露天，也就是了，我現在也是一身無掛念，你可聽我最後的話，王阿五，你要早早的和他分離，你惹不了他，他現在碍着我的面子，並且他在我身上，還有指望，你只要跟他在一處，你非毀在他手裏不可，我的話，你不要當作耳旁風，鐵馬莊能逃出活命，已經是很不容易了，你要是再毀在他手裏，那可致我死不瞑目了，我所給你那個小包兒，你千萬不要拿出來，也不要被他看見，裏面是一點金珠，雖然東西不多，暫時你可不至於困在江湖上，我這兜裏中尚有十幾錠黃金現在你可不要拿出來，我不定甚麼時候完，最好是王阿五回來，他自己取出來，只叫他給我買一口棺木，所餘的完全送與他，這樣辦，王阿五對你沒有仇視之心，你趕緊的離開此地，你要知道，這次鐵馬莊被剿，漏網的人，不趕緊遠走高飛，定然要全毀在這，」剛說到這，王阿五從外面回來，一進門把屋門關好，更從門縫向外張望了一番，驚惶失色，向段文溪問，「四爺怎麼樣，」段文溪道，「稍微好些，可是沒有多大指望，說了沒有兩句明白話，立刻又糊塗了，」王阿五很着急的說道，「這可怎麼好，這周家口咱們呆不了，風聲過緊，我們這種形跡，在這呆長，恐怕全要落在人家手內，我到齊家營，險些被人整上，這次去剿我們塚子窰，人家有四十多人，全是能手，你說咱們那會不毀，四爺沒說什麼嗎，他問我了沒有，」段文溪此時可不敢再說實話，隨口答道，「方才倒是清醒了一會，只是喊着傷口疼，我才問了兩句話，他一仰身又碰了傷口，昏了過去，直到現在還沒清醒，可真把人急死，我這出來身上是任什麼沒有帶，這還得用人，又得用錢，想不到我們弟兄，會遭到這步難，」王阿五答道，「那倒不用着急，四爺身上大約有東西，等他明白了咱問問他，拿出來也好

給他治傷，」王阿五說着話，把一包子刀傷藥，放在了桌上，這時，賀天駿把眼睜開，他並沒睡着，他是故意的躲避這王阿五的疑心，向身邊的段文溪問，「你和誰說話，」段文溪道，「王阿五回來了，」王阿五趕緊湊到賀天駿面前問道，「四爺你現在怎麼樣，我買了刀傷藥來了盼你快快的好了，我還願意在你手底下一塊兒湊上幾人，」賀天駿在枕上微搖了搖頭道，「阿五，這些話不必講了，你看我還有那個指望麼，我就是頂到這，咱弟兄的緣份，也止於此了，不過你能把我救到這裏，我很感謝你的義氣，你還是真不含糊，差不多的自己逃命要緊，誰還肯顧別人，」王阿五道，「四爺你這話說遠了，我王阿五好歹的也算一條漢子，我在江湖道上跑了這麼好幾年，要是沒有點血性，四爺我能活到今天麼，」賀天駿微弱的聲音說道，「正該如此，我們是作什麼的，就是憑着有血性有義氣，所以到處走的開，兄弟你只要能抱定這個主義，走到那也有你的道路，兄弟我算完了，咱們來世再見，可是我勸你兩句話，聽不聽在你，你年歲尚輕，這種綠林生涯，雖然是好漢子所爲，總是干犯國法，損人利己，任憑你下手的人，是怎麼樣的殺守財奴，賊官惡霸，可是終歸是我們的行爲干犯國法，不爲正人君子所齒，瓦罐不離井口破，有幾個綠林道能得着好牧場的，兄弟你年歲尚輕，又有膽量，手底下也明白，棄邪歸正，洗手綠林，一樣能够闖出事業來，阿五，你不要認爲我這要死的人，會說好話，你心裏定還在想着，你既知是不好事，你自己怎麼走上這條路，可是我告訴你，阿五，人是擠到山窮水盡，再遇上冤家的朋友，就能够引進道條道來，」說到這，賀天駿更看了看段文溪，自己微嘆了聲遂又道，「我要是但分遇到機會，我早洗了手啦，這可以說是命裏該當，兄弟你現在可是一點機會，趁着這次我們全散了之後，我給你些錢，你遠遠一走個人找一點正當事，不怕做一點小生意，守法

安份憑力氣掙錢，你就是整天吃老米，也是香的，先不用提心吊膽，你看我和莊主，跟所有一般老師傅們，本領如何，到現在又怎樣，這個你自己好好的盤算一下，聽不聽在你，我也不能多管了，」阿五道，「我怎會不懂得，不過這件皮披上，脫着就不大容易吧。」

賀天駿道，「阿五，你的話倒是誠然如此，不過事在人爲，那看個人的心意了，」說到這，一陣傷處的疼，賀天駿的臉上，一點血色沒有，喘了好一刻，稍微的緩緩氣，向王阿五又說了句，「好吧，兄弟我這番話就是我最後送給你的禮物，」這王阿五帶着驚疑的神色，往前湊了湊，見賀天駿並沒有別的話了，他十分擔心的，遂問道，「四爺，沒有什麼事麼，我王阿五決不含糊，」那賀天駿又把眼睛睜開，向王阿五道，「我已經說過，你已赤手空拳的出來，我雖不能幫你大忙，不過我身邊還有一點東西，我送給你吧，可是，阿五，我這傷勢過重，沒有多大耽擱，你只給我留出一口棺材錢來，餘下全是你的，」王阿五此時有些焦躁不安，他是生怕一旦這裡風聲一緊，不能立足，賀四爺口說給自已一筆錢，只口中說着不拿出來，到時候一個逃命要緊，自己就許落一個空喜歡，依然是赤手空拳的，所以賀天駿所說的話，他全不知怎樣來答，這時賀天駿向段文溪道，「兄弟你把我這兜囊給我解下來，」段文溪遂伸手去解，王阿五忙攔着道，「段爺，你手脚輕，你把四爺身體稍欠起一點來，容我給四爺往下解這兜囊，」段文溪明白他這意思，他那又是管甚麼手脚輕重，不過是怕由別人動手分他的財物，這種見財忘義之徒，真是小人之輩，是賀四爺叫我早早離開他，實在很是，這種人那能跟他共事，其實這沒什麼，兜囊解開，把一條腰帶輕輕撤下來，王阿五此時臉紅脖子粗，把囊口兒打開，把所有全倒在賀天駿面前，裡面是長沙府五百兩銀票，四小錠黃金子，和些散碎銀子，賀天駿看

着王阿五這種情形，自己只看了一眼，把頭仰開，閉着眼說道，「阿五，我就是這一點東西，對不住兄弟你，金子銀票，完全歸你用，把那幾兩銀子給了他，他要往江北去找朋友，也可以叫他做路費，段兄弟已竟灰心了；並且他也膽小，他回家種他家鄉幾畝地去，也到不錯，阿五你只給我買一口棺木，咱們兄弟這是最後留這一點情義，」王阿五一聽賀天駿這麼分配，十分高興，不過他也不肯露出高興的神色來，向段文溪道，「段爺，你回家路費，够不够別客氣，別說還是四爺的錢，就是我王阿五的，你也一樣花，」段文溪不敢得罪他，忙答道，「我這足夠用的了，有二三兩銀子，足可以回家，你趕快收起，店家看見不大好，」王阿五連忙把銀票金子完全收在他自己身上。

賀天駿此時萬念俱灰，段文溪是愁煩傷感，只有那王阿五却是精神百倍，他倒還好，不住的張羅着給賀天駿上藥，問這樣問那樣的服侍着，只是賀天駿情形却已真個到了最危險的地步，精神一時比一時萎靡，段文溪好生着急，這王阿五在傍晚時候，他到店外去了一蹣，趕到他回來，神色上十分慌張，他有些起坐不安，不住的在屋中張望，已竟長上燈光，他在屋中呆的時候很少，不住的來回踱着，忽然他從外面跑了進來，臉上變顏變色，看了看賀天駿，自己轉身到了屋門口，遲遲疑疑的，段文溪看他情形不對，就問道，「阿五，你有甚麼事，」王阿五隔着門縫往外看着，他忽然翻身回來向段文溪耳邊說道，「不行，這裏呆不了，有人要抬咱們，」他說着話，從床舖底下把兩口刀全抽出來，向段文溪一遞道，「段爺，四爺反正是活不了，咱們趕緊先躲一躲吧，」段文溪道，「不行，四爺這口氣沒嘍，我寧可被獲不離這屋我是不走的，」王阿五又到了門首，向外一看，回頭說道，「段爺，我可沒有害你的心，你不走我可得走了，我到外邊躲一刻，回頭再來看你，傢伙我給你稍出去吧，」

留在這更有禍，」說到這他提着兩口刀，猛然一推門，跟着已竟閃出去，風門子闔上，沒有一點聲音，段文溪長嘆一聲，自言自語道，「這才叫好朋友，我段文溪認了命，耳中聽得櫃房那邊有人招呼了聲，」各屋的客人，別滿處亂跑，各回各的屋子，查店來了，」段文溪知道果然有人來了，自己此時反正是死，毫不害怕了，拿定了主義，預備一套話答對，闖的過去也算着闖不過去，自己落在官家手內，落個蒲莊主的同黨，不過把這個腦袋要掉了，也比忘恩負義，扔下要嚙氣的恩人不管，強的多吧，拿定了主義，趁着人還沒到，自己編排一套話，沉心靜氣坐在那等着，伸手摸了摸賀天駿的手，已竟有些凉了昏沉沉的一個時辰，並沒有清醒，段文溪看到恩兄這樣情形，好生嘆惜，在江湖上闖蕩了多少年到處裏稱英雄，做好漢，一朝事敗，雖把命逃出來，若不是有我這個稍有良好的拜弟，有誰來管你，正在想着，門外已竟高喊，「查店，」風門子已被拉開，迎着門站着兩個穿號衣的兵丁，一個穿着便衣的，提着一根馬棒，段文溪已竟站起，門外這個查店的問，「你姓什麼，」段文溪道，「我姓趙，我叫趙長發床上躺着這個是我們一塊做買賣的，他姓周叫周富有，」這官人問，「你來到這周家口作甚麼，在這裏有什麼買賣做，」段文溪道，「跟老爺回，我們是倒運的客人，我們是到四川去辦貨的，想不到同行三人，在離這周家口不到二十里一條小道上，被匪搶了，我們一共三個人，還有一個姓馮的，已經出去找朋友借錢，還沒回來，我們連行李和錢財，完全被匪人劫淨，我這位同事的周富有，捨命不捨財，挨了匪人兩刀，砍傷很重，現在逃到這裡，他已竟不易活了，」這查店的問，「你們爲什麼不報案，」段文溪道，「我們從長沙到這裡，這路道很生，頭一次往這邊來辦貨，就遇上這種事，也不知屬那一縣管，我們出事之後，跟鄉下人打聽，才知道這地方離于家塘近，我們這夥

伴已竟要死，我們那還顧得打聽衙門口所在，逃到這裡先救護傷人要緊。」這官人說道。「明天不管人死活，你到汛上報一聲，地面上公事緊，我不看着你規矩矩，又有病重的人，非把你帶走不可，」段文溪道，「老爺們多恩典吧。」這夥官人竟自己去查別的客人，那店夥臨到關門時，却向段文溪冷笑着點點頭，段文溪明白他是示意自己，他的口角留德，沒肯和官人說進店的情形，段文溪也是萬分倖倖，想不到這步難擔過去，實在不容易這就仗着段文溪安定了破出死去，絲毫沒有懼怕意思，反倒救了自己，他倘若神色稍一荒張，非被官人扣起來不可，這查店的還真是爲了鐵馬莊側漏網的黨羽不少，恐怕各村鎮窩着漏網的賊黨，所以才到處查拿，這夥官人走了之後，店夥跟着進來，冷笑着說道，「客人你算運氣真好，你們那位八個不舍乎的那兒去了，」段文溪道，「夥計殺人不過頭點地，下地獄不必再踹他三脚，他還八個不舍乎，現在你數他一個不舍乎，全沒有了，我們到現在這種地步，這叫運氣走到家了，不過夥計你也別疑心我們是誠心跟你過不去，我們這位朋友已經是不行了，夥計你說，到這樣你們能叫人搭出去麼，我們那位夥伴找朋友去，不定什麼時候回來。」夥計道。「客人這個話有些不對，查店的那麼問，你那麼答，我不願作缺德事，沒肯從旁給你們破壞，明明的地方才還在店中，他倒是藏到那裏了。」

段文溪道，「我正因他不會說話，怕他再惹出事非來，我所以在方才打發他先躲出店去，免得麻煩，夥計我勸你是好話，倘若他回來，你萬不可用語言刻薄他，他那種性情可不是什麼惹的，爲什麼放着買賣不作，找那種不肅淨，」店夥見段文溪說話十分通情理，遂往牀前看了看賀天駿見他兩眼緊閉，那種情形實在是沒有好的指望了，夥計搖了搖頭，知道遇上這種客人真沒有法子，」他竟口



行出屋去了。

段文溪坐在賀天駿的身旁，見他昏昏沉沉，招呼他也不見清醒，自己守着這麼一個垂死的人，對着桌上一盞昏昏沉沉的油燈，這份淒涼慘痛，段文溪好不傷心，自己想到是身所經所歷，這種命運也是太以的難了，看這樣的情形，我本身的事，今生今世難以如願了，愛子嬌妻強被那簡鳳台霸去，自己一個堂堂男子飲恨棄家逃走，真要是從此自己也死在外邊，不能回去，叫鄉里們還不把自己罵死，定要說我段文溪甘心帶這頂綠頭巾，沒有臉面在家鄉住，不定躲到那裡忍着去了，我段文溪落到這樣結果：我是生不如死，真要是不能如我的心願，我不怕討着飯，我也要回蘇州府，我就是殺不了簡鳳台，也要把這無恥的女人，和我一雙子女，全把他親手了結了，我再自行戮死，倒還比這麼扔在外頭強的多，自己思前想後，好生難過，可是等到二更多了，店家把店門全上了門，也不見王阿五回來，段文溪心想，這小人真個忍心走麼，我總覺着他無論如何，也得等着恩兄賀天駿嚥了這口氣之後，他才能離開這裏，真是人心隔肚皮，你想不到，他就作得到，這時桌上的油燈火光直往下縮，段文溪看了看，燈裡油也沒給續，自己嘆息了一聲，不想這種客人，夥計也看不得到眼裏，他恨不得早早的把你得罪走了好換來別的客人，也好多沾油水，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自己究竟不是窮兇惡極之徒，不會學王阿五那套拿刀動杖，用那亡命徒的手段，對付店家，遂站到院中，見夥計正收拾着，他們也該歇息了，段文溪招呼他，教他把燈中續油，店夥帶着十分不耐煩的口吻，說道：「客人可以睡了，添上油也沒用，何況廚房裡也全用沒有了，掌櫃的，拿錢買去，當夥計還能賠上個麼，」段文溪長吁了一口氣，摸了摸囊中，將散碎的銀子，摸出一小塊來，向夥計說：「你過來，咱倆個人商量商

量，」夥計來到面前，段文溪道，「這塊銀子有三四錢，你先不用言語，算你自己的，這燈裡的油，想法子續滿了，你要想，我想睡覺也得睡的了呀，我們那個相好的今夜就許過不去了。」

夥計接了錢，立時喜笑顏開，忙答道，「這還教你破費，人跟人真不一樣，你們那位總像兇神似的，我看着他只害怕，你就這麼體恤我們，我去給你找找，您請屋裡坐吧，」段文溪心說，你們這種勢力小人，還就見王阿五那樣的人你就老實了，段文溪轉身回到屋中，等了不大的工夫，夥計由外面進來，用一個飯碗端了半碗油來，還不是豆油，是廚房作菜用的芝麻油，更端着一把壺，滿面含笑的向段文溪含笑，「我們掌櫃的最可恨不過，但我也會治他，沒有茶油，咱們點芝麻油，倒看看誰能愚弄誰，你這裏睡不了，我又現給你泡了一壺茶，」段文溪心說，好小子，我才不領你情呢，現求佛，現燒香，信口答了，「聲謝謝你，」店伙又問，「還用什麼不用，」段文溪道，「現在我先不用什麼，不過今夜也許叫你麻煩些，」夥計說了聲，「不客氣，」並說，「二爺夜遇事只答吩咐，」說着退了回去，段文溪仍是悽涼黯黯的看着賀天駿，停了些時，只見賀天駿嘴角動了動，微睜一目向段文溪有氣無力的說道，「文溪你千萬聽我話，」段文溪道，「恩兄你休養着罷，」賀天駿這才不語，段文溪自收拾了碗盞，自己坐到床舖的一邊，半躺半坐的倚到那，滿懷心事，那邊睡的着，只閉着眼盤算事，迷迷糊糊的不知經過多少時刻，忽然賀天駿竟自連招呼兩聲，「阿五，阿五，」他本已是昏迷不醒的人，倒把段文溪吓的一機凜，忙的坐起，一看賀天駿兩眼睜開，段文溪忙湊到近前，低頭問道，「恩兄你明白了麼，」賀天駿仔細看了看，微把頭點了點遂問道，「阿五呢，叫他給我找一點水，我喉嚨乾的要命，」段文溪聽着十分高興，遂說道，「他，他麼，他出去了，這裏有水，」夥計給泡

的那壺茶，段文溪一點沒喝，正還可口，遂給斟了半杯，送到賀天駿的口邊，扶着他的頭慢慢的給他喝下去，段文溪把茶碗放下，坐在牀旁上，拉着賀天駿的手，只是他手連腕子都是涼的，精神可十分清醒，段文溪問道，「恩兄，你現在覺得好些麼，」賀天駿道，「我也不知好壞，只不過這時覺得心裡空空叫任什麼沒有了，你扶我起來坐一坐。」段文溪道，「恩兄你不必坐起來了，又沒有氣力，看摔下牀來，反倒不妙，」賀天駿道，「不至於那樣，」段文溪遂扶着他坐起。

賀天駿看了看屋中點點頭道，「我賀天駿竟會落到這步，這總是我的報應，好兄弟，你是牢牢记着，千萬不要走錯脚步，你看橫行一世，在沒有失腳時，全認爲是英雄好漢所爲，可是落葉歸根，你再看一看，我現在如何，不過我很認便宜了，總還落個全屍，或者也就是我賀天駿雖是落到綠林中，一點天良不滅，我這後得着這一點好處，這很可以警戒人了，阿五他做什麼去了，」段文溪還是不肯說，只答了聲，「他到街上去了，」賀天駿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段文溪道，「三更已過，你聽，這不是街上更鑼聲麼。」

賀天駿微搖了搖頭道，「遠處的事我聽不見了，」忽的向段文溪問道，「既然是三更已過，他還往街上去作什麼，你不要騙我，我現在是清清白白，沒有一點糊塗，」段文溪只得把方才查店的情形說與了賀天駿，賀天駿聽邊現着冷笑，向段文溪道，「傻兄弟，他不回來了，這種人可共富貴，不能共患難，他還管得什麼叫江湖道義，朋友的情感，我賀天駿原本就沒把他當人，我那點東西要是不早的給他，他決不肯走，可是我正怕得是給你留後患，你雖然流落江湖，兄弟你還是好人，故然是你拿着赤紅的心對待我，自覺着決不會有了對不起你，可是兄弟你離開我，把眼睛也放開些不，要看的

太死了，不是我這拜兄教你學壞，你那好心也得因人而施，像王阿五這樣的人，你少遇上不了，你若不是不少的留些意，毀了你，就可以叫你萬劫不復，你不怕麼，」段文溪聽到賀天駿這腔肺腑的話，自己十分感動，連連點頭說道，「恩兄的話，我十分明白，我往後在江湖上也要十分仔細，我一定不忘你的話，」賀天駿點頭道，「那樣我才放心了，你想我這已經垂死的人，把身邊所帶的東西，傾囊而贈，我求他給我留一口棺木錢，你看他對我最後一點情義，他有什麼打算，怕決不念記，這種人實在是可怕，我要不給兄弟你早作打算，我們現在又該如何，」段文溪道，「恩兄只好好養病，不要把他放在心上，」賀天駿道，「我的病不能養了，」段文溪道，「恩兄何必儘自說這樣話，你真倘有了差錯，教兄弟我投奔那裏呢，」賀天駿微把頭點點說道，「兄弟你命運太糟，教我賀天駿遺恨無窮，我所有的打算，到現在全成泡影，現在我真有些顧不了你了，其實咱們說天良的話，相認不過數月，可是我對於你，看作我最知心的朋友，不啻我的親手足一樣，我現在塵世間沒有多少留戀，假若是一個人死後的陰魂不瞑，我還要默佑你，教你終能如願，把仇報了，我在九泉下，也可以閉上了眼，」段文溪被他這話說的流下淚來，拉着他的手，不肯鬆開，可是賀天駿此時一點眼淚沒有，段文溪終是年輕，不懂得這些事，自己哭了一會兒，賀天駿道，「兄弟你不必儘自難過了，世上那有百年不散的筵席，活到鬚髮皆白，也逃不出這一個字去，你只要把我囑咐你的話記着了，你就不枉拿我這個朋友當親弟兄了，我現在心中有些空空的可能給我找點什麼吃一些，」段文溪說，「有，我教店家給煮了半鍋米粥，你始終一點沒喝，現在一定還在廚房裡，夥計們知道是給病人預備的，不會給動了，」賀天駿點了點頭，段文溪遂出了屋子，自己找到廚房，摸到竈上，他們還算真有德性，那隻沙鍋放在

爐竈上的餘火上，摸了摸還溫暖的，段文溪把它拿回屋中，用茶杯盛了半碗，賀天駿真個把這半碗稀粥喝了下去，段文溪是十分高興，認爲恩兄果然見好，自己遂把碗收拾了，賀天駿說道：「兄弟你把

我放躺下，我坐著不得力呢，」段文溪遂把賀天駿扶着躺在枕上，這時已經是四更過後。

可是從放躺下他，賀天駿的精神一時不如一時，段文溪招呼他三聲，他不回答一聲，問什麼話，不再回答，段文溪看着十分害怕，心說，這是怎麼情形，方才那麼好，現在忽然這樣，自己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但是他手腕子上，漸漸的連上面全涼了，段文溪不由得心慌起來了，摸着賀天駿的手招呼，「恩兄，恩兄，你怎麼着，可是覺着不好麼，你若是心裏還明白，你可掙扎着到天亮，我好給你預備身後的事，現在你連一件乾淨的衣服全沒有，不論好歹，我也得給你換一件衣服，你再走哇。」

賀天駿把眼睜開，那散漫無神的眼光，凝視着段文溪，嘴唇動了動，似乎要說話，只是說不出來，段文溪真真急死，賀天駿把他的手抬起來，段文溪剛要接他的手，賀天駿皺着眉。把手躲開，段文溪知道不對，賀天駿竟用手指了指桌上，又慢騰騰的把他自己的手，放在自己的嘴邊，段文溪猛然才醒悟，說道：「恩兄你口渴麼，」賀天駿微把頭點了點，段文溪把桌上的壺拿過來，自己爲難。裡面那壺水，攔了這半夜，已輕涼了，現在他要喝水，那裡去找，自己端着茶壺，站在床前爲難，向賀天駿道：「這裡面的水，全涼了，不能喝了，你等等我去到廚房弄點熱的來，給你喝不好麼，」賀天駿那情形十分着急，抬起手來，似要抓段文溪，只是已沒力氣，段文溪見他這種情形，是等不得了，只好把壺嘴湊在賀天駿唇邊，賀天駿竟自連續着喝了許多下去，他喉間咕嚕一聲，好似有什麼東西滾下去，賀天駿咳嗽了一聲，向段文溪招呼道：「可把我堵死了，兄弟我心裏一些也不糊塗，只是你不要

痴心妄想，再留我幾時，大數臨頭，一個人那有迴天之力，兄弟你不必慌着我穿甚麼，赤條條來的，赤條條走，不是很乾淨麼，那些事，我們不許放在心上，我現在惟一的事，就是我落個全屍，並且有你這麼個過命的兄弟來了，結我收緣結果，我萬沒想到我還得着這麼大好處，這得說是老大厚待我了，你身邊還有錢麼，」段文溪點點頭道，「那六七兩銀子我還沒用呢，」賀天駿那情形帶出十分慘痛，可是欲哭無淚，他那冰冷的手，又伸出來，段文溪趕緊接着，賀天駿也是牢牢握着，段文溪也聽不出他是哭，他是呻吟，跟着歎息一聲，向段文溪道，「兄弟，我們是江湖道中人，應該拿得起放得下，我在江湖中看着死個人，也不過等於一匹牛馬，算不得甚麼，可是臨到我自身，怎麼竟有些看不開的，我這痰竟自住上湧，話我無法多說，用一二兩銀子，給我買一口薄皮子棺木，你不要胡鬧，我給你的東西，在此時可露不得，趕緊把他帶走，你留下路費錢，只要你不教這個哥哥白骨現天，我於願已足，」說到這句，他却猛然把手鬆開，向段文溪連連揮動，段文溪只好站起來，那知賀天駿，眼睛一閉，嘴一咧，腮過連動了幾動，喉間響了一聲，竟自氣絕身亡，段文溪身在店房，那敢放聲，伏在牀邊，低聲哭了一陣，段文溪多難之身，遭遇之慘至此已極，那知禍尤未已，近在目前。

## 第八章 賣金遭繹綫 含恨入囹圄

段文溪痛斷肝腸之下，不敢高聲低哭了一時站起來，看了看賀天駿，仰面朝天，直挺挺的躺在那裏，自己嘆息想着，這真是一旦無常萬事休，把往日英雄豪氣，全隨着最後的一口氣消滅了，可憐他死後連一張燒紙沒有燒，這真應了空着手來，空着手去，此時自己也不敢去招呼店家，想想過去，再想

想自己的未來，痛心到極處，又哭一陣，但是還恐怕驚動了別的客人，人家說出閒話來，又怎樣答對，在萬念皆灰之下自己真想着不如隨恩兄一塊去，倒也乾淨，把恩兄悲苦，煩惱憂思，一切全拋掉了，不倒也痛快麼，想到這裏，自己在屋中來回走着，燈油很多，燈光是很亮，可是在此時看到眼中，滿屋中黑沉沉，有時眼中看到恩兄，好似又動了動，自己的人影子照在牆上，顯得鬼影幌動，把自己到嚇一跳，疑心真個是恩兄的英魂不散，立時就現形麼，自己站住了，看了看是自己的影子，索性坐到凳子上，自己想，我這不是傻了麼，我的未來命運，雖不敢決定，但是能像恩兄賀天駿這麼結束了一生，只怕還未必吧，我流落到天涯，尚不知能够得到什麼遭遇，恩兄有我段文溪來送他的終，但是我倘若也到了這一步，又有誰來送我，我還怕個甚麼，自己想到這裡，天地茫茫，沒有自己置身之地，我和狐魂怨鬼有什麼分別，段文溪這麼一想，立刻把膽氣也壯起，用一條手巾，把賀天駿的臉蓋上，這時天色已亮，自己盤算了盤算，好在一口棺木用不了許多錢，有三四兩銀子就成了，只有這個店家，不把他買通好了，不易瞞過去，店家是起的早，天一亮他們先得收拾院子，段文溪仍等昨夜的那個伙計，把他招呼進來，伙計一進屋子，就吓了一跳，他一看賀天駿臉上蓋着手巾，就知道這個人完了，段文溪就招呼一聲，「伙計，我們這位朋友噁了氣了，」伙計道，「好，這個沒有別的，你先到汛上，先去報一聲吧，咱一同去，」段文溪就知道怕自己跑了，遂向伙計說道，「咱們這麼說地面我還會不去麼，我們一個出門做客的遭到了逆事，只有處處仗着朋友們關照，我們不是本地人，何況我們在這種景況下，要想拿錢棺，是辦不到了，我已對你說過，我們那位朋友去找人還沒來伙計你無論如們多關照我們，你算交我這一個朋友，」說到這又拿出一兩銀子來，塞在伙計的手內，向他說道

，「這是我一點心意，你得處處替我想法子，」伙計忙說道，「你這可是多餘，死喪在地，你們只種情形，我還看不出來麼，我怎能再花你的錢，」段文溪道，「你不必客氣，我只仗着你替我爲力，在我們人地生疏，遇到這種事，我實在有些不能招架，」伙計他嘴裏說着，把銀子已然揣在腰中，向段文溪道，「你不用着急，好辦的事，這麼辦吧，反正店裏死了客人，不叫地面上知道是不行，可是你我去這裡差着許多，索性我替你到地面上報告一聲，就可以省了許多事，不然的話，地面上刁難起來，沒有人你就得有錢，全沒有，就許讓你走不了，你回頭跟我一同出去，給他把棺木買來，地面上要給你說下來，沒有煩麻的話，趕緊成殮起，來搭出去一埋了事，」段文溪道，「伙計，你多受累吧，咱們心照，」伙計到了櫃房，也不知他跟櫃房怎麼說的，把店簿子拿出來，挾在胳膊下，把段文溪領出來，他是先不到汛上去，領着段文溪先去看了一口棺木，這小子他是另有私心，在那個年月，生活低，一口棺木不過三四兩銀子，可是他暗中也弄了幾吊錢的回扣，他是高高興興的，去到汛上替段文溪報官，在這種偏僻的地方，沒有過分認真的事，客人死了，又沒有什麼意外的情形，本沒有什麼刁難的事，當地的地保手裏花上幾吊錢，那時候也不講什麼公事手續，一切全不懂，這可得說是段文溪把事辦對了，在店伙手中花了錢，順情順理，就算沒麻煩，他也不用再上汛上去，草草的把賀天賤收殮起來，抬到鎮店外埋了，段文溪這可叫沒有一點法子，只有寫假名用假姓，寫了一個周富有的木簽子，埋在他棺木前，不過自己把這附近記了一下，暗中祝告，恩兄，你泉下有知，你能保佑我重返蘇州府，報仇雪恨，我要力量能作的到，我定要把你的骸骨挪到一個乾淨的地方，給你立碑刻石恢復你的真姓名，以了你我這點結拜之情，」自己祝告完，回轉店中，臨到葬埋完了，天色已然不早，



要論起來，段文溪應該離開這個店，不然的話，也要給他換一間房子，人剛死在屋中，原舊的床舖沒動，那好在住下去，可是伙計們過於陰損，他們此時不往外開段文溪，反倒留他多住一夜，還送人情，說是，天色已不早，你這時往那裡去也趕不上，索性明早再走，甚麼錢不錢的，其實伙計們因為這屋裏才死的人，雖然是鐵打店房流水客，段文溪走了，可以另招別的客人補上，不過也怕新來的客人，要是知道這回事，非挨打不可，所以竭力留下段文溪，省得他們夜間害怕，段文溪倒也不在乎這些事，心中很安然，又有什麼可怕，只叫伙計把床上收拾了一番，自己可是預備好了，天亮是趕快離開這裡，到了晚間，自己心情鬱悶之下，早早躺下安息，可是不曉得是什麼意思，一夜一天的工夫，身上本是十分疲乏，只是睡不着，不止睡不着，還覺得躺着反倒渾身難過，趕到坐起來，看到這屋中，想到恩兄，在前幾天還是一個江湖上的能手，現在落了個薄棺一具，黃土一坯，自己又復感慨淒涼起來，看到屋中的景象，入目傷心，一賭氣子，把那僅有的一點燈籠煽滅了，躺下想睡，眼閉上，依然是睡不着，並且心亂得利害，自己也莫明其妙，心說，我這是怎麼個情形，段文溪在焦躁不安之下，他索性不再睡了，起來在地上來回的走着，今夜倒好，店中除了新來的客人，不知道這回事，原住的客人，倒是很齊整的早早關門睡覺，這種小店，院中沒有燈火，伙計們這院裡也少走了好幾趟，段文溪心中煩燥的難過，輕輕把門推開，來到院中，自己恐怕驚動了別的客人，只在屋門口房簷下，來回的溜着，可是櫃房裏還沒算完賬，燈火還在亮着。

這時店門外忽然有人敲門，可不是用手拍，是用一點什麼物件輕輕的敲，櫃房裏有人聽見，跟着出來，隔着門問，「誰叫門，」段文溪自己想，我這麼溜出屋來，這又剛死了人，一聲不響的，吓着

他們也是不饒，往牆角貼了貼，把身形隱起，可是店家這一問門外的人，門外入答的話，段文溪聽着不對，雖然隔着老遠的，這時院中清靜，沒有一點別的聲音，聽得外邊說，「別喊，我是汎上的，聽不出我是誰，」段文溪聽着叫門的情形十分詫異，伙計却也不敢高聲，低着聲音答道，「你莫非是胡老爺麼，」外面答了聲，「是，」跟着又說，「快開門，輕着點手脚，」段文溪越發的注了意，店門開了，從外面湧進六個人來，內中有三四個提着傢伙的，隨着全走進櫃房。

段文溪大驚，見伙計也跟進去，自己一個箭步，竄過來，貼到櫃房的窗下，只聽屋中那伙計正說着，「不對，這裏沒有這麼兩個人，姓賀的段，您在店簿上看看，大概這五六天內全沒有姓這個姓的，」聽得一個粗暴聲音厲聲喝叱道，「你懂得什麼，不要胡說，這個落網的教王阿五，他說他是他手底下當使船的船夫，他們有兩個首領，一個姓賀，一個姓段，就住在第四間裡，那個姓賀的還帶着傷，怎麼會不對，你們可估量着一點兒，走了你們擔不起，那店中的管帳先生說道，「別管是眞名假名吧，那周富有已經死了，只有一個姓趙的還在那屋沒走。」

段文溪聽到這，那還敢遲延，趕忙躡足輕步，回到屋中，把自己那把匕首，從床底下抓出來，掖在腿上，輕輕掩出屋門往東北角一拐，正是一個小矮牆，用力的一縱身，掙着牆頭，把灰土帶落下許多來，翻到牆下，穿着小巷，繞出鎮店，直奔荒郊曠野逃去。

段文溪不辨東西南北，拚命的狂奔，真是慌不擇路，一氣跑出了足有十幾里地，自己站住，一邊喘息着，回頭望了望，黑沉沉的曠野裡，自己眞成了賊人膽虛，找了一片樹林子，坐在那裡喘息了半天，自己想着，今夜的事可實在是萬分的僥倖，這許是死去的恩兄陰靈護佑我，陰錯陽差的，叫我走

出屋來，才能脫過這場大難，自己越想這事越可怕，王阿五竟不知在甚麼地方落了網，這應了恩兄的話，他終歸不會落好結果，果然竟弄到這種地步，段文溪坐在樹林裡，往四下聽了聽，大約這一帶離着村莊住戶是很遠，聽不見一點聲息，看了看天上滿天星斗，天氣已竟是漸漸的冷了，自己衣服也沒有，竟自在樹林裡坐着反不如趁早趕路的好，遂站了起來，看了看天上星斗，按着恩兄當初所說，叫自己奔五崗州，辨着方向，應該往東南走，可是眼前所走的道路，仔細一辨，完全走錯，奔五崗州是越走越遠，不知現在是什麼地方，也無法探問，只好辨着星斗方向，匆匆的往前走來，深一脚，淺一脚，直是到五更過後，天快亮了，遠遠的望見一個鎮店，把衣服整理好了，把那把匕首刀藏好，撲奔這個鎮店。

天色才亮，鎮店上還多有未起來的，見這地方還是不小，商家舖戶很多，不過多半尚未開門，段文溪找到了一家店房，字號是福升老店，店裡伙計才來開門，現在段文溪這種神色，實在是僚倒異常，利勢眼的店家，那能看的起他，張口就問，「你找誰，」段文溪抬頭看了看他，遂答道，「我找你，」伙計道，「你不認識我，找我做甚麼，」段文溪道，「伙計，你真會說話，你這是店房，又不是住家，我住店不找我找誰，」伙計道，「客人你別多疑，我因為這種時候，輕易沒有住店的，難到你是在夜間走路，」段文溪道，「伙計，沒有那麼些廢話，住店給店錢，有房間沒有，給我開一個單間。」

櫃房裏先生已然起來，聽見兩人問答的話，隔着門招呼道，「小陳，你是怎麼的，人家花錢住店，你那來那些話，」這伙計被管帳先生這麼招呼着，才不敢言語，領着段文溪往裏走，段文溪原本是

滿懷恨憤，遇上這麼刻薄的伙計，心上十分不快，隨着他走進裏面。伙計給開了一個單間，一進屋子，段文溪更怒了，這屋裡分明是昨晚或是沒天亮走了客人還沒收拾，地上桌上，竟是些爛紙和食物吃完了剩下的皮核沒有丟去，段文溪皺了皺眉頭，向伙計道，「伙計，這是住人的，是養牲口的地方，你是安心我別扭，」伙計笑着說道，「沒有的話，我們那敢跟客人故意爲難，房間多，伙計少，收拾不過來，你多包涵吧，我就給你打掃乾淨，」段文溪哼了一聲，也不便再說什麼，伙計跟着把屋中打掃乾淨，段文溪叫他趕緊給打洗臉水，泡一壺茶，伙計答應着道，「您少等一會，這就來，廚房才燒上水，客人您貴姓，是那裡人，到我們這南河驛做買賣是找人，我們好給你寫店簿子，」段文溪道，「我叫段文溪，我是蘇州府人，到這裏找朋友來了，」伙計道，「段爺你住的可是大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請你在櫃上存幾個錢吧，」段文溪道，「我又沒在這裏住了兩天三天，我才進門，難道怕我跑了，」這個伙計小陳說道，「你老別多想，店裏就是這規矩，沒有行李的客人，櫃上須要存錢，」段文溪伸手往囊中一摸時，已十分慚愧，竟連整兩銀子沒有，只有兩小塊碎銀子，約莫有六錢多重，遞給伙計道，「你先把這點銀子存在櫃上，晚半天我拿了錢來再在櫃上多存吧，」店伙接着這小塊銀子用手又掂了一下，向段文溪道，「爺台全存到櫃上麼，」段文溪實在怒極了，一抬腿，把匕首從襖筒裏拔出來，往桌上一拍，道，「我看你有點故意的氣人，我的錢雖少沒欠下你的，你跟我姓段的說刻薄話，我看你是找死，」這伙計小陳吓得趕緊往外走着道，「段爺，您別着急，怨我們不會講話，還不成麼。」一邊冷笑着走向櫃房。

段文溪坐在那想這真是時衰鬼弄人，一個店家他也敢這麼欺負你，要不把刀亮出來，他還不定說

出什麼來，這種勢利小人，就叫擠對人不學好，段文溪遂把匕首放在了床舖席底下，跟着伙計進來，却換了一副臉色，很和氣的向段文溪答訕，段文溪也不好再和他嘔氣，也只好隨聲敷衍他，自己想想，好漢無理寸步難行，遂向伙計小陳問道，「這南河驛可有大一點的兌換首飾的地方，」伙計小陳道，「就在本街就可兌換，客人您有什麼，」段文溪道，「我不過隨便問問，沒有甚麼，」伙計道，「我們這躡街上，洪發首飾店，別看買賣小，一間小門面，他跟街裏的大字號全有來往，多貴的首飾他那裏全能買賣，」段文溪聽在心內自己暗打主張，擦完了臉，容店伙去，自己把屋門掩好，悄悄的把恩兄賀天駿給自己的那他小包兒打開了看時，只見裏面是大粒珍珠，一支金鑲珠翠鐲子，這個鐲子，已竟不成形擰成了條，段文溪看着這樞東西，不住搖頭，知道這是不義之財，但是念到恩兄這是臨死前對自己給的一種遺念，自己不能管這東西，怎麼個來路，何況現在自己又困頓窮途，天是越發的冷了，無衣無食，豈不要流為餓殍，更兼這店家尤其是叫人可氣，這種勢利小人的舉動，自己那還能忍耐得下去，無論如何我在這裏喚一點錢用，暫救目前之急，拿定了主意，這支金珠鐲怎麼也可以換他幾十兩銀子，自己倒在床舖上，睡到飯時，在店中吃過了午飯，走出店門，順着街道往前走來，果然出來沒多遠，就是伙計所說的那個洪發首飾店，段文溪走進門來，一貫這種店舖，根本不是兌換一種東西的地方，一個很小的首飾舖，他這裡只賣些潮銀包金，但是已然走進來，只好和他答訕答訕，這個首飾店老板，五十多歲年紀，拱肩縮背，唇上是數寸過來幾根狗鬍鬚子，穿着件古銅色摹本緞夾袍，全起了油光，胸前已竟燒了許多洞，正托着水烟袋，咕嚕咕嚕吸着，那手指頭大約被水烟薰的，連指甲是又黑又黃，一個學徒的，正在那掃地，見段文溪進來，他翻了翻眼皮，向那個學徒的招

呼了聲，「阿興看看是買甚麼的，」段文溪看他這種神氣，十分討厭，小徒弟過來，段文溪說了聲，「大概你們這裏不能兌換赤金吧，」自己不等他答話，就轉身，那老板竟把水烟袋一放，跳了起來了，「客人你別走，我們這洪發是老字號，這老牌號最是靠得住呢，」段文溪道，「老板，你這裏也能收兌金珠嗎，我有點東西你看看，」段文溪遂從腰中把那隻金珠鐲取出來，遞了過去，那位老板雙手接過去，抬頭看了看段文溪，把這隻金珠鐲先放下，從他腰中掏了一個眼鏡出來，把眼鏡拿出來，戴好了，把金珠鐲拿起，先反過去看了看上面所刻的字號，又反過來看了看上面所鑲的珠子，看看鐲子，瞧瞧段文溪，段文溪好生不滿意，心說你這麼看，難道我還賣假首飾不成，也許我段文溪這敗時衰，金子到了我手中，會變成銅，段文溪遂說道，「老板，別麻煩，這東西別是假的吧，你不放心咱們誰也沒拿誰什麼，我到別處去兌，」這老板一手托着金珠鐲，一手却把他那眼鏡，在鼻樑上移了移地方，看了看段文溪道，「貨色是一點不假，客人這不是一兩八錢的買賣，我們那好不仔細看看，倘若貨色稍次，我這小字號就吃虧不起呢，客人你貴姓，」段文溪道，「我姓段，」老板道，「段爺你不是此地人吧，聽你口音像……」段文溪道，「我是蘇州府人，」這位老板連忙往裏讓道，「段爺你請裏邊坐，鐲子只有一隻麼，」段文溪道，「不錯，就是一隻，」說着話小徒弟已經把欄櫃門橫板撤開，段文溪也知道，他這種小字號輕易收不着這種貨色，定把自己當作一水買賣了，遂也跟着走進裏面，遂問道，「老板你貴姓，」這位老板說道，「我姓楊，我吃了一輩首飾行了，別說這南河驛小地方，就連五崗州，那兩家大金珠店，看起貨色來，全得屬我楊萬發，作天字一號眼力，」段文溪已輕坐下說道，「好，好，楊老板咱們爽快一點，我還有事，這鐲子你秤一下够多重，這幾粒珠子按怎樣

這位楊萬發老板，滿面堆笑的說道，「我做買賣最規矩不過，大行大市，決不教客人你吃虧，我這個小字號幹了好幾十年，不能落出不規矩的情形來，我實對段爺你說，你兌金子帶着珠子賣就吃虧了，你一個出門的客人，我給你的價錢太少了，我良心上下不去，給你多了，你也未必是準信，我是那麼規矩，我這裏有一位專買紅綠貨的，我把他找來，你可以多賣幾十兩銀子不好麼，」段文溪道，「我既投到你這洪發字號來我就是信得及你，你收下來不也是一樣麼，」楊萬發道，「別那麼辦，」他說着把那隻金鐲放在棹上，他轉身一掀裏面的簾子，走了進去，跟着聽見一個女人招呼，「阿興，」阿興跟着往裏走時，楊老板已然出來，他却向阿興說，「快着點出來，我教你請李老板過來，這裏有點貨等着他看，」這個阿興却跑進裏面，段文溪坐在這等着好不耐煩，只是這楊老板說話，入情入理，自己又是急於兌換下銀兩來使用，南河驛又沒有第二家，往別處豈不更費了手脚，自己遂靜心等候，那小徒弟跟着出來，頭也不回，由攔門櫃的架板下鑽出去，走出門外，這裏楊老板把金鐲給段文溪秤了分量，並且還招呼段文溪當面看着分量的輕重，段文溪心想，人不可貌像，看他真實老奸巨猾，可是他作起事來，還真是規矩買賣人，自己可就有點寶備自己，走江湖眼力還不成，一個人好壞，依然不能從面貌上判斷，比起恩兄賀天駿實在是差多了，這位楊老板笑着問道，段文溪住在什麼地方，東一句，西一句，段文溪不好不答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說不賣，把金珠鐲拿走，等了有一盞茶的時候，那學徒的才從外邊回來，一進門，伸手先把攔門櫃的架板搬開，段文溪一看進來兩人，自己就知糟了，一個穿官衣的，像一個衙門口當碎催的，那一個穿着便衣，長得十分雄壯，一進門直往櫃台內

闖來，段文溪還是坐着不動，那人來到段文溪面前，喝了聲，「站起來，你是幹什麼的，」段文溪道，「我是兌換首飾的，」這人猛然一擦衣服，一掛鎖鍊抖出來，手底下還是真甘脆，套向段文溪的頸上，喝聲，「朋友，官司你打了罷。」

段文溪一怒之間還要掙扎，這人手底下很快，練子上的鐵鎖往鐵銷裏一穿，已給卡上，一手掙着鐵鍊子，左手又一揚，照着段文溪的臉上打去，段文溪無故的遭到逮捕，見他又舉手要打自己，把右手輕輕往上一翻，竟把這人的腕子撬開，嘩啦一聲，把棹上的茶碗也給帶到地上，摔了個粉碎，楊老板心疼他的茶碗，連喊着糟心，跟進來的那人，往前一湊，從衣服底下掏出一根皮鞭，喝叱道，「你還敢拒捕麼，」段文溪也厲聲說道，「官司我打，我沒犯國家王法，倒看把我怎樣，你們敢凌辱我姓段的，我一樣活劈了你。」

牽着鐵鍊的這個已嘗得段文溪手底下的厲害，他却不再動手說道，「朋友，好好的認頭打官司，沒有別的話說，你這點東西是那裏來的，」段文溪道，「爲這個，這東西自有來路，現在說清楚你能放我麼，到地方再說吧，」那官人說，「好，這倒是好朋友，順情順理的走，沒有人難爲你，」他伸手把那金珠鐲抓起，段文溪情知被這首飾店老板楊萬發所賣，自己那肯再容他，向這官人說道，「只帶我一人走麼，不行，這位老板也得辛苦一踮，我還有好多的賊贓賣給他了，」那楊萬發却叫喚着說道，「小伙子你這可屈心，我何嘗認識你，」段文溪道，「老板，你少說廢話，一塊走吧，」那官人却也說道，「楊老板，你就先跟他到汛上去說一聲，不然他一死兒咬你，我們公事上也不好交待，」這位楊老板此時頗有點後悔之意，但是也由不得他，只好跟着走吧，出了洪發首飾店，那老板就問，



「老爺們不是往汎上去，這是往那裏走，」那寫人說道，「他住在福陞店，店裡也得洗一下子，」這位楊老板垂頭喪氣跟在後面，够奔福陞店。

到了店房，把伙計招呼出來，問段文溪住在那個房間，段文溪自己暗叫，我這可認了命，我那還有一把匕首刀呢，這時那個伙計看見段文溪被鎖着，他是一臉正氣的說，「段爺，你這是怎麼的了，惹了什麼禍，」段文溪不願意再答理他，被帶到自己所住的房間前，那還不容易，進到屋中，把那把匕首刀搜出來，官人問，「他店中還存着什麼，」伙計忙答道，「他任什麼沒有，只存着不到一兩銀子，」官人帶着段文溪往外走來，店伙跑進櫃房，把段文溪存的錢交與了官人，帶着他離了福陞店，這裡駐防守衛地方的一個小武官，專管稽查碼頭，保護地面，到這裏倒也沒受什麼委屈，只問了問姓名，年歲，籍貫，并且這汎上反是好言安慰着，說是你只要自己知道準是好人，到了武崗州，問一問也就把你開放了，你只要沒做犯法的事，決不會有什麼兇險，只爲這武崗州地方出了幾次盜案，事主所損失的東西，內中有和你所賣的相似，所以本汎上不便主張，你到了州衙，自能辨別是非曲直來，」段文溪到這種時候，自己心想這裏多和他說些廢話，也無濟於事，只好到武崗州再說了，本汎上備文起解，那洪發首飾店的老板却請求汎上先放了他，段文溪那肯容他走開，恨透了他，却向汎上說，「我們的事，全得到州衙裏再見起落，我滿明白，這個楊老板，你們只要放他，任憑你們把我殺了，我決不能跟你們好好的走，」這楊老板急的向段文溪說道，「小夥子，我和你可無怨無仇，你可別誠心害我，」段文溪道，「楊老板你不虧心麼，我一個離鄉背井的人，又何曾跟你有怨有仇，你無故的這麼害我，你也認命吧，好在你人傑地靈，有家有業，我不過請你陪着我到武崗州開開眼，少說廢話

，不到州衙你別想回來，那兒再放你，我管不了，避點委屈走吧，「楊老板一聽是裂嘴叫苦連天，汎上也沒有法子，只好安慰着楊萬發，叫他不要害怕，決不會有你什麼事，你這是有功無過，有賞無罰，你怕什麼，那楊萬發任憑怎樣說，段文溪是咬定了牙，不帶他不肯走，汎上只好備文派四個人把段文溪和這位楊老板送到武崗州。

他們這一折騰，到了武崗州，二十多里路，裡天已經黑了，可是這是一個最大的地方，送進州衙，班房才把案收了，來人點交明白，晚上州官不能問案，班房裡把段文溪混身搜了一遍，把那珠子也給翻出來，一同交到科房裏，可是這位楊老板也走不了，他只好在班房裏暫等一宵，這位楊萬發老板，急的腦筋全跳起來，可也出不了他，唉聲嘆氣，班房裏捕快衙役們，嫌他這個情形討厭，晚上沒事，算是拿着這位楊老板墊起牙來，這個一句，那個一句，簡直是拿他開心，把個楊萬發鬧得哭不得，笑不得，段文溪他被押進監牢看管，因為他是盜案嫌疑，不敢把他攔在前面，恐怕一個看守不到，再被他脫逃了，一夜過去，第二日直到辰時過後，州官才升堂問案，把洪發首飾店楊萬發老板帶了上去，問了問他，這裏本來沒有他甚麼牽連，可是衙門口事，已然讓他具了結，才把他開釋了，跟着把段文溪帶上堂來，州官把他所賣的金珠鑷子和珍珠看完了，追問他姓名，年歲，家鄉，住處，作何生理，段文溪倒毫不隱瞞，把自己真實姓名和家鄉住處全稟明州官，只說是出來訪明師，學武術，絕沒作過犯法的事，州官那裏這麼肯聽他，把本處發生的兩處盜案，向他追問起來，段文溪略微放了心，自己已有破出去皮肉受苦，總可以逃得活命，雖然是盜案牽連，只是絕沒有追問到鐵馬莊的事，這分明是尚有一線生機，不過祇是十分後悔，不該在這裡變賣不常見的東西，招出這場禍來，一口咬定，是

自己家中所藏之物，州官竟自用刑取供，打了他二十大板，打得段文溪皮開肉綻，可是咬定牙關不承認這是贓物，求州官恩典，只管行文蘇州府，調查他住在段家圩是否安善良民，倘若調查我原籍我是爲匪作歹的人，情願意領死罪，當時州官只好把他仍然收押起來。

可是那時州縣官遇到這種案子，怎肯那麼認真行文各處，給你調查，幸而是段文溪家門有德，這武岡州兩個富室所發生的盜案，所開具的失單，被盜的金珠細軟，四十餘件，可是人家這種失單上，非常詳細，每一件價值很貴的東西，全詳細開着花樣，名稱，甚麼地方打造的，上面有甚麼容易辨認的地方，這一來給段文溪減輕了許多罪，因爲他這支金鐲子，並不是這川湘一帶金珠店的東西，上面是江寧字樣，他又是蘇州府人，這倒很近情理，只是他這一串珍珠，幾乎要了他的命，這裏被盜的事主陳半城所失的東西中，也有不少珍珠，從這上面州官又追問他兩堂，段文溪在這裏押了這麼些日子，本地出事的情形，他可就聽明白了，知道自己絕不會和本地案子牽連上，因爲所出案情日子太近了，恩兄賀天駿絕沒往這裏來，自己雖則過一堂受一次罪，可是越發的敢往上頂了，只有盡力哀求州官，無論如何讓本地事主認這鐲子一下，是否準是他們的，他們全是富厚之家，雖則損失很重，可是他們絕不肯誤良爲盜，信口胡說，他們只好認准了，是這串珠子就說是他們所失之物，我也情甘受罪，死了也認命了。

這州官還算開恩，真個去傳事主到案，這本地的財主雖則向地方官不依不饒，但是他們那肯就來，直耗了兩個月工夫，把個段文溪折磨得已竟不成人形，堪堪要毀在監牢裏，自己竟把自己家鄉事向一同被押的人說了出來，你這種遭遇之慘，任憑誰聽見也要起憐恤之心，這種話竟傳到了事主耳中，

這武崗州首戶陳半城，家財富厚，失盜之後，本可以把這事忍在肚子裡不再提他，只是深恨武崗州州官對於地方上連續出了這麼大盜案，他竟無法逮捕，本地的士紳白白的逢年遇節的應酬他，出了事他反倒一點不能給地方上盡力，所以成心的和他開玩笑，隔十天半月就遞一張稟帖，催他捕盜追贓，如今聽他竟捕獲這麼一個被屈含冤的人，陳半城這才動了慈悲之心，親自到州衙看他過堂審問，並且由庫房裏將贓物調出來，當堂查驗，陳半城看明這兩樣東西絕不是他家所失之物，便看到段文溪，果然囚首垢面，但是相貌十分良善，陳半城雖向州官要求當堂開放，將贓物發還他，這州官竟懷了惡心，他還是故意刁難，雖說是則這兩件贓物不是本地這一案的，但是他來歷不明，必須等候他原籍公事回來，證明確係好人，才能再發還他，現在他可以找保出去，贓物不能給他，段文溪只求着州官開恩，說道：「我是一個異鄉人，舉目無親，誰肯來保我，要是不放我只有死在監中，」陳半城看出這種情形，十分忿恨，只爲州官是本地父母官，不便過分得罪他，反倒替段文溪求請，向州官說，身在公門，才好修行，請州官先把人放了，這個人你再押下去，蘇州府公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來，等着你們官家公事到了，人已經死了，他這冤枉那裏訴去，我是被盜的失主認了命，此人有什麼差錯我替他擔承，這總可以了，州官這才答應叫段文溪具結釋放，州官才退堂，段文溪到班房裏得甘具結，富紳陳半城，却跟到班房裡，他是不怕這羣官人的，更細問了問段文溪，你家鄉住處以及妻子被羈佔的事，段文溪只好全說了，陳半城道：「小伙子，你認了命吧，你還看不出來麼，若不是我給你說好話，你這條小命就不易活了，你那點東西別想真再領出來了，趁早離開這裏，俗語說的是，一紙入公門，九牛拉不出，你一個異鄉人，遭了官司，還不是死麼，我周濟你五十兩銀子，你趕緊逃命吧，」段文溪

具了甘結，此時身上的傷，還沒好，只好覓顏接了陳半城周濟，叩謝他救命之恩，出了衙門，在店中住了兩日，自己真是趕緊離開武崗州，段文溪此時真是感到天地雖大，真沒有自己立身之地了，從離開蘇州府到現在，遭逢的事惡運當頭，想躲閃全不成了，武崗州這回真是死裏逃生，在州衙裏過了這幾次藥堂，把自己折騰的可以說是脫了一層皮，頂現在棒傷未愈，離開武崗州，來到和風驛，在這裏住了十幾天，才算將身上的傷痕養好，身上的錢又耗費了一多半，段文溪困頓江湖一恍數年，已竟千經百難，自己想莫如削髮爲僧心倒乾靜，不過大仇未報，終有些雄心不死，輾轉又到了四川境內，自己真不知投奔那裡爲是，一打聽道路，所走的這條道正是奔峨嵋山的地方，離着峨嵋山不到百餘里，自己想這峨嵋山是有名的仙山靈境，歷來多少位劍俠異人，多是在這峨嵋山上，隱跡潛形，自己莫如趕奔那裏，萬一有機緣可遇，也未可知，段文溪遂一直奔峨嵋山走來，但是傳聞上的事，不足爲據，他來到峨嵋山之後，各處的庵觀寺院，全走到了，毫無所遇，自己不禁十分失望，這座峨嵋山綿延到數百里，他是越發的灰志喪心，不由的竟自胡亂走起來，身邊的錢早已花盡，可是他漸漸的走上絕地人烟漸少，入山更深，有的時候，終日找不到人家，自己倒是預備了一袋子乾糧，測漸的把乾糧用盡，想退回來，也找不着正式山道，往前走，更是前路茫茫，段文溪一看這種情形，想自從武崗州逃出來，可是依然沒有一點指望，自己也拚出去了，有時終日不得一飽，只採些菓食，子充飢，有時捉捕較小的動物，這樣苟活了些日，計算起來，從入峨嵋山起，已竟有半月光景，乾糧吃盡了之後，指若山中所遇的菓食等，略以充飢，在頭兩天，因爲乍然的一吃這些東西，險些把自己命送掉，幾乎病倒了一個山洞中，強忍了兩天的工夫，才算是吃服了，可是段文溪到現在，只有咬着牙說橫話，自己

還存着萬一的希望，可是他這希望茫茫，自己真不知自己將要得到如何結果。

這一天段文溪走上一個較高的山嶺，站在上面，往四下裏看，白茫茫的那看的到人煙，只有亂山起伏，峻嶺重疊，段文溪心想這到不錯，這幾日來，仗着身上有些武功，偶爾的遇到飛禽走獸，用石塊作暗器，打着了敲石取火學着原始人的生活，飽食他一頓，喝着青泉，有時我些松子燒着吃，到也能維持了他的生命來，自己想過去所聽傳聞的話，難道竟是子虛烏有麼，我現在已竟算走上死亡的黃路，索性我要把這峨嵋山踏過了，真要是沒有一點所遇，我也就死了心了，段文溪打定了這種心，到也不再存浮燥之念，這時正在花明柳媚之時，到處裏草木繁茂，山花似錦，飛螢噴蝶，奇峰聳翠，這一帶飛禽野獸更多，自己也不知到了甚麼地方，尋着一個岩洞，就許住上三天五日，他這個乾糧袋裏頭，乾糧是早吃沒有了，可是遇到有鮮菓的地方，就要摘幾個預備尋不到澗水的地方，好用他解渴，這天走上一道山峰，遠遠看到一處較高的地方，有一段山嶺，如同一座很大綠屏風，沿着這山嶺上，長着一片異樣的花，花大如掌，五色斑斕佈滿這座山嶺，那種光景遠遠看着，如同入了仙境一樣，段文溪打定了主意，要到近前去看看，只要奔這帶山嶺，須從一個極窄的山道上走，兩邊全是很險隘的地方，段文溪不管他怎樣難走，順着這段山道走來，這山道旁正有一道山澗，流水涓涓，清可見底，段文溪才往上走了幾步，從旁邊亂草中竄出兩頭小猴子，吼吼的叫着，往山道上跑去，跑到不遠，又站住，這兩頭猴子，用藤蘿亂草隱避着，不住的把頭探着往下看，段文溪罵道，「討厭的東西，你也要戲弄我，」竟自摸了兩塊石塊，抖手向這猴子打去，任憑這猴子怎樣靈活，段文溪總是有武功的人，手底下與常人不同，頭裏一個猴子，已竟閃開，後頭那個猴子竟被段文溪一石塊打在他頭皮上，這

猴子吼的一聲，隨着那前邊的猴子跑去，段文溪看看好笑，段文溪萬想不到從這兩頭小猴子身，引出一段離奇遇合，人猿結友，絕藝始成，得償了寢食難忘的夙願。

## 第九章 靈猿結良伴 練技隱荒山

自己一邊賞玩着上邊奇麗的景色，一邊順着山道慢慢走着，漸漸來到這嶺頭上面，也沒有多大的地方，只有隨着山嶺起伏有五尺多寬的道路，看那所長的奇花，怎麼也不認得他究竟是什麼種類，正在賞玩着，耳中忽然聽得身左側一片叢草中，喇喇的直響，段文溪聽着一驚，因為這種深山野崖，甚麼樣的奇禽怪獸全有，自己手中並沒有兵刃，倒得謹慎提防一切，趕緊回身察看時，那片亂草中嘩啦啦的一陣暴響，荊條亂草，折了一大片，從裡竄出一頭巨猿來，這頭猿好兇的像貌，長毛茸茸，火眼金睛，血盆大口，身量高大，兩支長爪，高舉在胸口，一現身時，已然飛躍過來，好快的身形，段文溪猛然遇到這麼兇大巨猿，也嚇得膽戰心驚，自己那還敢遲疑，急忙往旁閃避，這頭巨猿已撲到，一雙鋼勾似的鐵爪，向段文溪身上抓來，段文溪往下一矮身，斜着一蹤，竄向一旁，可是段文溪身形還沒站穩，這頭巨猿二次抓到，竟向段文溪攔腰抓來，段文溪實在無法閃避了，手底下用起了力，向他這條右臂上往外一磕，可是自己的雙臂搭在這巨猿的右臂上，段文溪只覺得自己的雙臂疼澈肺腑，急促間把雙掌往回一撤，猛然往外一翻，雙掌向這巨猿右脇上打去，撲的一聲，已竟打中，這頭巨猿身軀往左一幌，也叫了一聲，但是跟着又抓過來，段文溪知道糟了，憑自己雙掌運足了力氣並沒把他打傷這，一來自己恐怕再難逃出他手去，這時是刻不容緩，這頭巨猿三次抓到，段文溪只有閃避，不敢硬

接硬架，趕緊退避躲閃，可是山嶺上並沒有多大地方，左邊是很高的一片山峯，摔下去粉身碎骨，一邊是碧綠的山嶺，沒有道路可逃，段文溪只有往來路上退，漸漸的把他擠在山坡，自己只好一蹶身順着那條小道往嶺下逃來，那隻巨猿也是怒吼一聲，跳了下來，段文溪在這種亂石起伏的山道上，也放不開手脚，方逃下沒有兩丈，那隻巨猿已竟追了下來，一聲怪叫，猛然向段文溪背後撲到，這種地方無法閃躲，段文溪只有拚命往下一蹶身，可是後面這隻大巨猿，二次蹶身撲過來，兩隻鐵爪向段文溪背後抓到，段文溪論起他的手底下，有劈掛掌真傳，制敵未必能够勝算，護身尚還有這種把握，無奈這種地方，極窄的一個山道，自己蹶躍的功夫，又沒有甚麼造就，更不易施展了，這頭巨猿兇暴的厲害，又是一個斜坡的山道，一雙鐵爪堪堪的抓在他臂上，段文溪肩頭往左一閃，這頭巨猿的左爪已竟抓在他的肩頭上，拚命的往下一竄，左肩後已被抓傷，衣服已撕破，段文溪身軀蹶出來，隨手抓了兩塊石子，翻身向這巨猿身上打去，奔這巨猿臉上一塊，被他打落，身上却挨了段文溪一下，只是段文溪在驚慌之下，力量用不足，只有把這大巨猿更行激怒，猛撲下來，這時離着這嶺下還有三四丈，段文溪雖是拚命的想逃開這險地，這頭巨猿追的更緊，那還容他走得開，自己身上護身的東西，絲毫沒有，那把匕首刀也在武崗州被州衙沒收了，這一來段文溪情勢越發危險，猛力往下一蹶身，這種亂石巍峨，崎嶇的山道，在這種情勢下，腳底下更沒準了，腳下一滑，身軀雖是蹶出來，力量已竟拿不穩，往下一着脚，斜着往山坡下一栽，情急之下，自知不能脫過這頭巨猿利爪下，這頭大巨猿已然撲到，慌遽間，把身上干糧袋擡下來，向這頭巨猿身上拋去，自己的肩頭已竟被巨猿抓住，這是同時的動作，在這最後一刹那，拚命的往下一撞，身軀摔下山坡，暈死過去。



這種情形，段文溪應該是到這時算終了一生，可是事情出乎意外，他身上雖被抓傷摔傷，可並沒有要命的傷痕，在痛楚之下，悠悠醒轉，一睜眼時，自己不信尚在人間，可是肩頭上的抓傷，頭上磕傷，痛楚異常，那頭大巨猿竟蹲在他身旁，那巨猿後面還有兩頭較小的猴子，可是躲得遠遠的，段文溪以事出離奇，掙扎坐起，那麼兇惡的巨猿竟不再傷他，一張血盆大口，不住的嚼着鮮菓子，守在段文溪面前，自己雖然是自知必死的人，但是有一線生機，也還想苟延一時，他這一坐起，自己摸了摸頭上，大約有血流下來，用手抹了抹，那兩頭較小的猴子，却反倒驚懼躲藏，再看這頭巨猿時，正在捉着自己的乾糧袋，把裏面的鮮菓子不住的吃着，段文溪才有些明白了，大約是自己一袋子鮮菓救了命，這頭巨猿認爲自己不是他的敵人，不過眼前就是難關，這附近一帶，沒有菓品樹，他吃完了，那裏去給他找，段文溪此時是活一時算一時，心想萬一我命不該絕，這頭猴子能通些人性，我想法子把他收服了，自己倒可以活下去，現在怕是沒用了，自己力量絕敵不過牠，知道這種猴子最怕血，染在他身上，在武崗州所買治棒傷藥，並沒有用完，一向存在囊中，可是這時守着這種兇猛的巨猿，動作上全加着十二分小心，用手指了指那個乾糧袋，以及地上他所拋的皮核，回身向來路上指了指，段文溪這種舉動，毫無把握，就是告訴牠要想再吃這種東西，可到另一地方去找，這個巨猿，他天生的具有靈性，段文溪這麼比劃着，雖看不出他是否明白，但是從他那神情上看來，並無惡意，段文溪才把治傷的藥取出來，自己先把頭上傷敷上一些，用衣服把臉上血擦了擦，那遠遠的兩頭小猴子，漸漸的湊過來，段文溪看出正有方才被自己打傷的那個，自己想着禍由自取，指了指自己這包藥，更指了指那個子猴子頭上的傷，那頭大巨猿着段文溪自己敷藥情形，他吼吼叫了兩聲，那頭受傷的小猴子，竟

撲到他懷中，段文溪此時自知生死兩途，就擺在面前，只有碰自己的命運了，掙扎着站起，托着這包藥抓了一些，向大巨猿面前走來，看着情形並沒有發怒的意思，段文溪戰戰兢兢的，給這小猴子敷上了藥，這一來段文溪放了心，知道這巨猿絕無加害之意了。

自己靈機一動，竟想入非非，默念流落江湖，毫無所遇，大仇未報，眼看着埋骨荒山，在人類中我是一絲希望沒有，訪名師，求絕技，那完全是夢想，自己何不在這種死途上另闢一個生路，我能够把這頭巨猿收服之後，這種東西有一種天賦本領，我在他身上下一番工夫，或者有意想不到的收護也未可知了，段文溪一起了這種心念，他明知這種打算不近情理，可是在萬念俱灰之下，只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那自己這絕無生望的一線生機，去這麼做去，總然不能如願，也比較着恢了心稍強吧

這一來段文溪把一切約恐懼，畏難，痛苦，全忘掉了，先得設法把這頭巨猿哄服了，自己想摘這一袋子鮮菓時，自己想到過了多半日的道路，究竟在什麼地方，恐怕再找也不易找到，不過身陷亂山之中，總還想找到有人烟的地方，時時的十分留意着所走的方向，好在並不是相隔多時，方向還記不差，自己把棒傷藥收起，好在不怕死了，毫無所懼，乾糧袋已空，可是那巨猿還捨不得撒手，依然還在抓着，段文溪到了他身旁，把這乾糧袋指了指，又用手式比劃看，找這種鮮菓子去的地方，那大巨猿竟站起來，把乾糧袋給了段文溪，段文溪引領着順山道走下來，那兩頭小猴子還在後面跟隨，這頭巨猿又叫了兩聲，那兩頭小猴子抱頭鼠竄而去。

段文溪忍痛掙扎着往前走，自己在默默禱告着，我段家若是不該着從我這把祖宗血脈斷絕，默佑我仍然尋到那片菓木林，我段文溪還有重返蘇州府之日，可是一邊走着，自己身上又有傷，困頓多日

，精神氣力那還振作的起來，走的很慢，這頭巨猿竟有些暴躁了，段文溪看這情形，自己的妄想還是終歸泡影，他這野性一犯，我還是死在他這利爪下，段文溪只有一邊走着，思索着所來的方向，用手指着遠遠的峯嶺之間，這頭巨猿看他所指的去處，已竟明白，還有很遠道路，這頭巨猿竟把一隻毛茸茸的巨掌，往段文溪右腋下一插，如飛的向前馳去，段文溪被他拖架着，身軀如同飛雲駕霧一樣，沒有多大時候已然越過兩座山頭，段文溪頭暈眼花，那還知道甚麼地方，不料這頭巨猿突然把段文溪一鬆，放在山嶺上，這頭巨猿把布袋搶起。它竟自跳躍如飛，忽然而去段文溪緩了半晌，前面一查看時，自己不知是喜是悲，竟自落下淚來，暗叫自己，段文溪，這是天不絕你了，一箭地外，正是那一片菓林，那頭巨猿已然飽載而歸，他得了菓子之後，絕不捨下段文溪自己走，仍然掩着段文溪，吼吼的怪叫着，如同唱着凱旋之歌，但是段文溪被他這麼拖着走，已竟心膽欲裂，還算好，沒有多大工夫，已竟來在這段山嶺上，可是這頭巨猿仍然挾着段文溪穿山越嶺又走出來一段路，才把段文溪放下，段文溪是頭暈眼花的坐在石頭上，緩了半晌才清醒了，一看眼前的情形，好個險峻所在，一座很高的山頭，憑空拔起，有幾十丈，這座山頭，四無倚靠，上面還長着些多年古樹，一座山洞，被這些樹木隱閉着，洞口兩個小猴子，已竟跑出來跳躍着，撲到那頭巨猿面前，那巨猿把採來鮮菓取了兩個，分給了他們，更扔給段文溪一個，段文溪看到四下裡亂山起伏，山鎖雲封，自己已然死心塌地絕不指望着再離開這裏了，這頭巨猿把一袋子鮮菓拿進了石洞，並且拉着段文溪一同走進去，裏面雖然黑暗，但是地方還不小，最可疑的這石洞裏絕不像巨猿所住，似有生人在這裏住過，裏面有兩丈方圓地方，有一座石牀，更有一塊清石板，架的形如桌案，但是已傾斜在那裡，石牀上却鋪着很多乾草，那定是

這巨猿和這兩頭小猴子睡覺的地方，段文溪看到這種情形，只是想不出道理來，除了石牀和石板之外，再沒有一件別的東西，段文溪用手比畫着，示意那巨猿，自己也要在這地方睡眠，那巨猿已經明白了段文溪的意思，他把那口袋鮮菓放在很高的石窟之內，跟着走了出去，那兩頭小猴子依然是躲躲藏藏的，不肯向前，工夫不大，這頭巨猿從外面進來，抱來許多乾草，却放在洞內，又復出去，往返三次，把牆角堆起一大片來，張着一張血盆大口，向段文溪似乎笑着，段文溪向他點點頭，知道這頭巨猿對自己絕無加害之意的了，洞中黑暗，段文溪走出洞門，取了一塊堅銳的石頭，檢查較大的松樹敲下許多松脂來，把他拿到洞中，弄了些草絨子，敲石取火，這種敲石取火的法子。是很實事，那頭巨猿只跟在他身旁，看着他這種動作，段文溪用火引着了，擰了一束乾草把他點着了，拿進洞中，這石洞裡面的石牆，到處凸凹不平，尋了一個可以容納松脂地方，弄了幾根柔軟旱草。作燈捻子，用火把這松脂熔化了，把草捻放到裡面，用火引着了，立刻這石洞中光炎閃閃，那頭巨猿和兩頭小猴子，從住到這洞裡，那見過這種情形，喜歡的歡樂亂跳，不住的叫着，那小猴子也不再怕段文溪，拉衣扯袖，看着這個松脂燈新奇驚異。

段文溪得到了猴子母子的歡心，一邊是安慰，一邊是嘆息，段文溪簡直是禽獸一流了，身經百難，只是闔王老子不肯要我這條命，只叫我死裡逃生，依然活下來，可是我這命中注定了是多災多難的人，真想不到教我遇到這種意想不到的遇合，我真不知道我將來怎麼死法了，現在這頭巨猿既然是相信得自己之意，只是我還得另想法子，叫我自己也得活下去，他們只吃些鮮菓子就能活着，不過我終是人，怎能和他一樣，我還得尋些我能够度命的東西，自己遂走出洞來，這種絕頂上被這頭兇狠巨猿

估據着，慢說別的野獸也不容易上來，就是上來，也逃不出這頭巨猿利爪下，自己在這一片片的大樹下看到了上面有許多奇禽異鳥，遂把小石塊找了幾塊，找那可以吃的用暗器手法打下兩隻來，拿回石洞前，現成的松脂捧了許多來，放在一旁，找了一塊較比薄一點石片，用石塊架起來，把松子舖在石片上，在石洞中松燈上點着了草把子，拿到外面，引着了松枝枯草，在這石片下盡力燒着，把兩隻野鳥放在上面，趕到把石片燒紅了，上面的松子燃燒着，這兩頭野鳥，皮毛全燒掉，段文溪用兩根樹枝不住的翻騰着，巨猿和兩頭小猴子，全蹲在一旁，很驚奇看着，看看燒焦的野鳥，守着段文溪，足有半個時辰的工夫，把這兩隻野鳥燒熟了，段文溪取下來，找了塊乾淨的石頭上，把燒熟的野鳥外面焦胡的地方，連那燒焦的松子，全除下去，自己留了一隻，那一隻放在一旁，自己先吃起來，向那巨猿點點手，他們聞着香氣，看着段文溪吃的情形，已經饑涎欲滴，先前還不敢吃它，見段文溪吃的很高興，那頭巨猿才學着段文溪動作，試着弄了一點，放入他那血盆大口中，他那嘗過這種熟食，立刻心中也發出笑聲，狼吞虎嚥的吃起來，那小猴子們也過來，和他搶奪，巨猿自分給了兩個小猴子，雖然與人獸不同，但是段文溪看到這頭巨猿那麼兇暴，居然對於他這兩個小猴子，有愛憐之意，自己不禁動了思鄉之念，兒女之情，一頭巨猿，他還知道愛他所生的孩子，我段文溪空爲人類，我可愛的兒女，落到人家手中，我枉爲堂堂男子漢，我連獸全不如了，自己十分難過，用地上的枯草，把，上的油蹟擦了擦，跑進石洞中，往那石洞角上一堆乾草上躺下去，段文溪心中煩悶，生死二字，絕不再關心，任憑他怎樣，已疲乏傷痛之下，萬念皆灰，到定然睡去，只是睡到半夜中醒轉來，看了看松脂油尚在燃燒着，那頭巨猿抱着兩頭小猴子，在石床上已然睡着，可是再看到洞門那裏，堆起許多石塊，把

，這門封住，段文溪看到這種情形，自己望着獸類中這種東西最有靈性，他也知道夜間睡眠時得提防着野獸的侵襲，所以自己認定了這種猴類有一種天賦的防敵禦侮之能，像這種巨猿，這種龐大的身體，然而有極輕靈的動做，機警心思，和他那種撲擊的姿式，細想起來，正合武術本源，我要處處留心，只要能够和他一處呆長了，我下些工夫，在這荒山絕頂，合他一處練習竄山越澗撲擊降升之術，下上刻苦的工夫未嘗不能練出一身本領來，何必再在那虛偽的人情，萬惡的江湖，尋訪甚麼名師，做那痴心妄想呢，段文溪心裏這麼思索着，可是略一轉動，那頭巨猿已然醒轉來，只一翻身已然跳在地上，他看了看段文溪，又看了看石牆上松脂燈，還着得挺旺，他却湊到了石洞前，從那洞口堆起石塊的空縫中，往外看了看，却向段文溪叫了兩聲，那情形段文溪已然明白，他是看到了外邊天還沒亮，自己一翻身，仍然倒在亂草上，那巨猿也到石牀上又去睡了，段文溪此時可是睡不着了，心裡一想起過去未來的事，自己想睡睡不着，可是也不敢再起來，恐怕這頭巨猿又和自己糾纏，遂躺在那閉目養神，經過的時候大了，也有些朦朧要睡着，不過這時已覺出天是要亮了，一陣陣寒氣襲人，段文溪仗着很厚亂草，身軀往裡縮了縮，正在迷離的時候，身中忽然聽得石洞外似乎起了風聲，心中納悶，這種時候，雖然山上氣候和地上不同，但是這是春天，也不能起這種風聲，心中雖是疑惑，可是這時却有些困了，反不願意起來，更因為洞門口有那一堆大石塊擋着，諒還不至于有意外的事，可是跟着情形就不對了，那石塊子不住的喀啞的響着，似乎有人推動，段文溪這時不敢再這麼大意了，他本是臉向石牆，猛然一翻身，可是石洞門口，嘩啦一聲，堵着洞門口的石塊，全倒下來，段文溪大驚失色，再看時，洞門口兩個金黃的燈光相似，一閃一閃的竟是一條斑斕猛虎，那個頭比斗大，已竟探進一半來

，石牀上的巨猿，也已竟跳起來，忙蹲在石牀上，那隻猛虎，他似乎看見了巨猿，猛然的折頭撤出洞口，可是嘯聲厲害，這種聲音震得林木皆鳴，段文溪在右一翻身，跳了起來，直撲洞口，自己想不到也得出去，叫他堵在洞裏，那簡直是吃死的，任憑他多麼厲害野獸，自己好歹還有一身功夫，也得和他拚一下子，那知剛竄到洞口，這巨猿從石牀上一探身，已經趕到，伸出那隻巨掌來一把段文溪抓住，跟着把他龐大的身軀矮着往外看了看，把段文溪往石牀這邊一推，這兩頭小猴子已被這虎嘯聲驚醒，兩個小猴子，吓得抱在一處，擠在石牀的角上，那皮毛不住的直抖着，巨猿把段文溪推至石牀上，指着兩個小猴子，一鬆手，把段文溪摔在了石牀上，巨猿一縱身，已經竄出了去，那虎的聲音，越發的厲害，跟着外面劈劈叭叭的石塊子紛飛的聲音非常驚人，段文溪在石牀上躲避着，此時自己已只是活一時算一時，又有什麼可怕，遂來到石洞門口，把碍着走路的石塊推開，檢了趁手的石塊，握在手中，向外一看時，這種兇恨惡鬪，叫自己也是駭目驚心。

只見那頭猛虎是正在北邊一堆亂石上張牙舞爪，那隻大尾巴來回擺動着，有那碍着事的石塊子亂草，全被他這條尾巴掃得到處亂飛，從頭到尾根足有八尺長，身軀往下矮着，四隻鐵爪按在亂石上，那亂石叭叭的直響，已經有許多被他按碎他是正蓄足了勢子，預備撲出去，再看那頭巨猿，却在正南面跟這虎距離着有兩三丈，抱着一塊斗大的石頭，口中也在不住的叫着，見那猛虎猛然身軀在後一坐，復往起一長，撲的一聲，就竄了出去，四隻鐵爪這一用力，爪下所按的石子，全被甩得飛起來，他身軀已撲過去，段文溪心中一動，心說，這頭猛虎好快的身法，這分明是武術中的虎撲了，再看那頭巨猿，這時已經把身軀斜縱，手中捧得那個斗大石塊已猛往猛虎身上打去，這種動做是真快，虎

已經撲到，石塊雖然是打上，那猛虎身軀一恍，身上的毛全炸起來，它把那大石塊，撞了出去，這一來越發觸怒了這頭猛虎，猛然一轉身，前爪一撲，二次撲了出去，可是那頭巨猿，早已沒等他撲到，它就飛蹤出去，躍上了一株合抱的巨樹，吼吼的怪叫着，好像跟那猛虎叫陣，這猛虎三次撲過去，一看這頭巨猿躍上了這株大樹，他在這山頭上來回一個盤旋，竟日向樹上撲去，就憑那合抱的巨樹，被他在半腰上一撞，嘩啦啦一陣暴響，那樹身搖擺不住，上面的枝葉像下雨一般往下落來，可是那頭巨猿依然在上面，猛然打下兩段樹叉子，這虎往樹上撲，他分明是上不去，可是往下一翻身，他的背上被巨猿抓了兩下，這頭虎已然忿怒十分，圍着這株樹轉了兩週，連着嘯了兩聲，往後退出丈餘來，帶着一股風聲，又撲過去，這次可厲害了，牠不用兩隻鐵爪在樹上撞，猛然將身軀一橫，撞在這樹身上喀啞一聲暴響，一株合抱的樹，竟自倒了下去，段文溪驚得喊了出來，恐怕這頭巨猿吊下摔死，那知樹雖倒，那頭巨猿已然在沒倒下來時，身軀已飛躍出去，竟自越上第二株樹，可是只用兩隻巨掌，抓住了大樹叉子，全身懸在半空，來回的悠蕩着，這頭猛虎看到費了這麼大的力量，連樹全撞倒了，這頭巨猿已然逃開，急的它在地上盤旋，遇到了碍着事的石塊子，被他用鐵爪一拍，已成粉碎，依然又撲了過去，往起一竄，似簸箕大嘴，往巨猿的兩腳上咬去，可是巨猿這種身軀矯捷，動做靈敏，真有意想不到的快法，竟自把兩隻長腿一屈，猛然往後一踹，這龐大身軀，輕飄飄倒掛起來，從猛虎的上面，退回丈餘，落在了地上，段文溪看到這「巨猿壓枝」的姿勢，好生美妙，在武功中，這一手就沒有練到這種境地的，這時猛虎又撲空了一次，身軀再落下去，盤旋轉身，金燈似的兩眼，就有些紅了，猛嘯一聲，那條長尾巴把那沙石捲得飛揚起來，這種嘯聲他已經發出拚死命的暴怒，風沙全跟



著起來，林木皆鳴，山頭上四下裡全起了迴聲，段文溪雖說是不怕死，可是這種猛虎的威聲，自己也一陣的心驚膽寒，可是這頭巨猿的墜枝的身法，身軀倒掛起來，也知道把猛虎已經怒到極度，這頭猛虎一個旋轉，再撲過來時，巨猿往起一跳，竄起有一丈多高，正落在他身後，那毛茸茸的巨掌，竟向猛虎跨下掃了一下，給他抓了一道血槽，這頭猛虎饒沒有撲上它，反又被它撻了一下，四隻虎爪在這石頭上，猛然一轉身，把地上的石塊子全打抓粉碎，血盆大口張開，奴視着再撲過去，段文溪在石洞門這兒，他只顧着看猿虎惡鬥，可忘了自己的危險，這頭巨猿他是故意的想把這猛虎的力量用盡了再下手除他仗着蹀躞如飛，輕處巧快，來回的閃避了幾次，趕到這次，這頭巨猿往下落時，離着石洞門口不足丈餘，猛虎又撲空了，可是他，却不再反身，巨口一張，兩隻鐵爪一撲，竟往石洞門口竄來，他是想把段文溪一飽饞吻，這一來幾乎把段文溪嚇死，仗着身體有武功，比較着靈活，在虎一撲過來，段文溪可沒敢往石洞裏退，怕他闖進洞來，堵在裏面，連兩小猴子全得送了命，段文溪用力，急往石洞左邊一躍身，猛虎已然撲到洞門口，前爪抓在石洞門的兩側，碎石紛紛落地，這一撲空，那個巨猿也知上了他的當，一聲怪叫，身軀蹀起來，忽然往洞門前一落，這頭猛虎抓段文溪沒抓着，從左往後一轉，但是他的身軀龐大，貼近了石洞，它一轉身軀，右跨撞在石壁上，他的身軀被石壁一擋，沒轉過正面，半斜着，這巨猿已到，身軀往下一落，它這兩支巨掌隨着往下落之勢正打在虎頭上，吧的一聲，這巨大的虎頭，竟被他一掌打得腦漿崩裂，腦骨粉碎，血水四濺，這頭猛虎立時斃命，巨猿往後倒退出去，却仰天長嘯，段文溪也驚得目瞪口呆，見這猛虎已死，才湊過來，巨猿也是得了勝利，把這虎拖到洞門旁，他却搶着跑進石洞，段文溪明白他還是怕着那兩頭小猴子，這正像父母愛子一樣

，工夫不大，再從裏邊出來，可是那兩頭小猴子依然藏在洞中，不敢出來，這頭巨猿雖然是把猛虎用掌力震死，可是他卻不知怎樣處置這頭死虎，他的意思，就想把這頭猛虎扔到山澗裏，段文溪比劃不叫他管，可是自己也是很爲難，這隻猛虎長到這麼大，實在是少見，他這一身皮，骨，肉，沒有沒用的，不過自己連一只小刀全沒有，想收拾他要費好大的一番事，可是無論怎樣費事，也得設法把他分割了，這麼大的虎肉，風乾起來，放在陰涼的石洞中，可以作數月的食糧，段文溪豈肯輕輕把他捨掉，自己找了幾塊尖銳的石片，用他作刀，指點着叫巨猿幫着他收拾，一天的工夫才把這張皮剝下來，段文溪却用石片割下兩塊肉來，架起火來，把這虎肉烤熟，給這巨猿吃了，這巨猿越發的高興起來，他竟幫着段文溪收拾，段文溪把烤熟了的肉，送進石洞，給兩個小猴子吃了，只是他們兩個有時跑到洞門口張望一下，看到腥血遍地，吓得小猴子掩着臉，趕緊跑進去藏起來，這是猴類一種特性，他是最怕鮮血，到了這頭巨猿，他就不怕了，可是凶惡也就足爲人患了，收拾到晚間，還是巨猿看明白了，幫着段文溪割肉剔骨，直到月上東山，才算完了，段文溪反倒忙的一時不敢歇着，架起木柴來，把虎肉一塊一塊的烤着，烤熟了之後，用草封纏起來，藏在不着陽光的石穴中，上面用石塊封上，這一折騰已經到了後半夜，段文溪把這虎皮涼起，把虎骨堆在洞門外風乾着，找了些澗水，把手洗淨，自己才得歇息，這時月已西斜，星河耿耿，在這荒山絕頂，耳中所聽到的是猿啼鶴淚，林木被風吹得嘩嘩有聲，夾雜夜鳥悲鳴，聲音淒厲，石洞前燒虎肉的火，餘燼未息，裊裊尚在冒着青烟，段文溪看到這種情景，那頭巨猿更陪着他不肯就睡，却也因爲這半夜一天的工夫，過行勞累，已在一塊巨石上沉沉睡去，段文溪真不相信自己會有這種遇合，時時疑心自己是入了幻境，但是眼前的事，全是親手經歷

，那有一些幻想來的，自己已經過着原始人的生活，人生的遇合，真是不能想像的了，眼前這種情形，教自己又痛心又高興，痛心的是，自己流落天涯，在人海中找不到一點辦法，訪名師求絕藝，饒不能如願，反倒受了不少的打擊，幾乎連命都送掉了，一入峨嵋山，頂到走入亂山中，把最後的一點希望也斷絕，認爲自己早晚定要葬於虎狼之口，埋骨荒山，作個異鄉鬼，那知道，遇到這頭兇惡的巨猿，眼看着他已經死在他的巨掌之下，不料因禍得福，絕處逢生，竟和這頭兇惡的巨猿，結爲良伴，有他在身旁保護着，那麼兇猛的巨虎，全死在他掌下，此後足以保護自己，我和這種能通人性的野獸在一處，我看比那險惡的江湖，倒顯得好多了，段文溪此時思潮起伏，忽然又想判巨猿和那猛虎爭鬪的情形，自己默然的把當時那種兇險的情景，全細細的思索着，段文溪這時所處的環境，是另一個世界，把憂愁煩惱，人事的牽掛，完全拋開，眼望着若藍的青天，金星萬點，斜月一鉤，林本蒼蒼，老猿爲伴，自己如入仙境，腦府清明，心靈上起了一種特殊的感覺，這也就是佛家所說的，靜中生明，由明生慧，他忽然悟化到適才巨猿和猛虎的動作，自己一陣猛然醒悟，我何必再求名師，眼前這不就是絕技麼，自己把方才兩頭惡獸所有的動作，完全加以一番揣摩，竟有些心領神會，他悟明白了武術的本源，天賦具有靈性的動物，自衛的真理，段文溪此時好像佛家道家一樣，修行的人，往往修練若干年，不能成正果，偶然間不論是一點事，一件細微的東西，觸動了靈機，立時功行圓滿，大道可成，段文溪此時的情形，決不是離奇怪誕的事，這裏邊有一個至理。在武術家所謂「八式」，這「八式」二字，因爲歷來教授武功的，全是口傳心受，很多的地方，以訛傳訛，把練武的呼作練把式，正是八式二字之誤，這八式是，貓鼠，狗閃，兔滾，鷹翻，虎撲子，熊靠山，鷓子翻身，金龍探爪，這八式

沒有一樣不是動物的動態，可是他們的動作全有摧敵自衛的力量，這是天賦的，決不是人教的，還有像漢朝的華陀，他是一個名醫家，他創出來五禽圖，虎，鹿，熊，猿，鶴，這五種各有各的動作，各有各的姿式，身體有不適，「起作一禽之戲，病即霍然」，他是一個醫生，但是以作禽獸的姿式，就能够治病，這也並非神怪，他具有調濟筋骨，疏散氣血之力，所以到隋唐達摩老祖東渡，開山立教，傳到第二代，竟創少林的五拳，這是化合華陀的五禽圖，虎，鹿，熊，猿，鶴，變為龍，虎，蛇，熊，鶴，也就是名震四海的少林五拳，所以看起來，多麼精純的武功，窮本溯源，依然含着先天所帶來的本能，不過仗着人的靈性，折開變化而已，所以段文溪此時，從自己的靈性中，是悟化出武術的真諦，此時他坐在石洞前，萬念皆空，只有用他的這一點靈機，反覆思索，自己安心要下一番刻苦工夫，在這亂山窮頂上，拋開一切，沒有家室之累，沒有妻子的牽掛，沒有人情的來往，沒有是非的煩惱，心念專一，每天就開始練起來。

他這種功夫可不是盲從的，不是自造的，他只認定了「那虎撲」式和那巨猿的「飢鷹攫兔」的妙法，和鍛鍊鐵沙掌的功夫，下死功夫練，在這荒山絕頂上，可是要甚麼沒甚麼，鐵沙掌的功夫，和那鷹爪力的練法，前文已經說過，須有藥物陪着，但是段文溪決意的不倚靠他，自己要用一種堅忍不拔之志，以悠久的歲月，取漸進的主意，要把掌力練出來，這也就是俗話說的鐵樑磨繡針，功到自然成，段文溪他的飲食上無形中對於他的功夫上，有了最大的幫助，他不是修仙練佛，也沒斷了煙火，可是他這種飲食，暗中已經造成他體健身輕，他每天要在這個絕頂上，幾顆合抱樹前，轉他四五十週，並不是竟練腳底下，他用兩種姿式，一個式子是從樹幹一轉身，是先用一個「金雞展翅」，右掌往樹

幹上輕輕一掃，跟着一翻身，又變了「玄鳥割沙」左掌的指尖，又向樹幹上輕輕的一拂，這樣早晚兩次，每次轉二十週，手指上可不用拙力，練完這手功夫，再練虎撲式，趕到學那巨猿凱鷹攫兔時，却找了一顆最大的樹幹，他這種式子練過去，雙掌在樹幹上下手，這樣早晚不間斷，鍛鍊這幾種功夫，那頭巨猿日子一長，看出段文溪這種情形，竟自和他比較着作式猛撞，段文溪在相形之下，已經示意巨猿，自己比不了他，因為這頭巨猿猛撞一時，那麼巨大的樹幹，立刻震動起來，樹根雖然推不動，但是樹上的枝葉紛紛下落，段文溪雖然比較不過他，可是想出法子，來叫他也練出一種絕大的力量來，因為日子多了，雖然是一人一獸，但是彼此間很容易解意思，稍一指點，也能明白，並且段文溪聽長了他喉中的吼叫聲音，也漸漸的懂得他許多種的意思，段文溪找一顆很小的樹，自己估量着自己的力量，是可以把這顆樹震倒下，遂招呼這巨猿，自己蓄足了力量，猛撞過去，喀哧一聲，把這顆小樹竟自震倒，段文溪指點着巨猿，叫他把千年的功夫也照這樣子把他弄倒下，巨猿任憑怎樣撞，他總有些不能了解的地方，真個奮全力向那樹幹上撞去，但是連撞了三次，把這株巨樹上面的枝葉震下一多半來，落滿了四週，可是依然於這株樹幹無傷，這頭巨猿急得吼吼的怪叫，段文溪看出他自知不行了，這才比劃着，叫他跟着自己天天操練，早晚自有能把這株樹推倒的時候，這一來這頭巨猿他倒不僅于隨着段文溪練掌力，反到帶着段文溪竄山越嶺，段文溪有時動作上沒有他靈活，身形上沒有他巧快，尤其是攀藤附葛，躍升古樹，更是段文溪不擅長的，可是巨猿却強逼迫着非叫他照樣辦不可，這一來倒把段文溪的輕功擠兌出來，經過了數年的光景，人猴已經形同父子家人，親密異常，段文溪竟給這巨猿起了名字管他叫做「魯戈」，更給那個個小猴子起名叫「大青二青」，漸漸的招呼慣了，每

一呼喚，立刻應聲。

山中無歲月，寒盡不知年，段文溪自己也不知在上面過了多少年，自己所有的衣服，早已穿得不能用了，弄了兩張鹿皮，連綴起來，聊以蔽體，這時的段文溪簡直和野人一樣，頭髮披散着，用荊草束起來，臉上鬚鬚已經成了濃鬚繞頰，其實他並沒到了衰老的年歲，雖然說日月如梭，光陰似箭，他這一年一年過得很快，但是十載光陰，也很是一個悠長的歲月了，這時段文溪這幾種功夫已經練到了火候，他這種「鳳凰展翅」「白鶴割砂」已經把石洞對面四株大樹，全毀掉了，因為他早晚的這四週八十掌功夫，自己不懂得進步，掌力是一天比一天利害，在經過五六年時，他這掌力所到的地方，那樹幹立刻被掃一道數分的深槽，這四週大樹，被他這麼日久年深的天天用掌力來掃打，樹幹上轉着圓週全被掌力掃得深陷了下去，趕到第七年的嚴冬，一夜狂風，把這四週樹木完全折斷，只有往最大的一株樹下手了，最後的一年中，段文溪的掌力尤其是精進，魯戈的力量也是與日俱增，段文溪遂不叫巨猿魯戈再往這株巨樹上運掌力，在這年又到了春光明媚，山花似錦的時候，段文溪在一個黎明之時，自己練完了掌力，看看這樹幹，轉着圓週全被自己掌力掃得數寸深的深溝，魯戈悄悄的從洞中走出來，併沒有聲響，他隱避在一旁，段文溪要試試虎撲式，和飢鷹搏兔的力量，到甚麼時候，略一盤旋，猛向樹幹上撲去，樹雖未倒，那樹幹被掌力所掃的地方，嘎叭叭暴響了一陣，段文溪暗自心喜，猛然又一個盤旋，二次他身形躍起，竄起來七八尺高，猛望樹幹撞去，可是在段文溪這一旋展的工夫，耳中更聽得魯戈一聲長嘯，竟自隨着自己的身式，飛縱起來，猛往樹上撞去，這一來兩下裏力量同時這麼一用，更兼這次着力處比平時高了數尺，在樹幹的上端，魯戈更比較段文溪身軀還高，已經超

過段文溪的頭頂上，四掌齊落，這一來這株巨樹咯嘍一聲，竟自攔腰折斷，向後倒去，段文溪和魯戈掌力反震之下，倒退出來，落在地上，這株巨樹倒下之後，直震得山鳴谷應，聲勢頗爲驚人，段文溪不由的狂笑了一聲，它仰天長嘯了一陣，自己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喊道，「段文溪，你還有今日，你的大仇得報，冤憤得伸，故土能回，死得瞑目了，」笑過了一陣，竟自撲到魯戈身上，抱住他放聲痛哭起來，那魯戈竟被段文溪這種瘋狂的舉動吓傻了，用那毛茸茸的巨掌，抓着段文溪不住的搖幌，意思是叫段文溪止住哭聲，他有些疑心，段文溪練功夫的大樹被他擊倒，他怒了，段文溪哭了一陣，自己止住悲聲，向魯戈搖搖頭，自己背着手，來回的在樹前走着，那大青二青，經過這些年也長大了，比段文溪還高，此時聽倒人哭，把他們也吓得吼吼的怪叫，直到段文溪安靜下來，大青二青才依到魯戈身邊，段文溪此時把已經如同死灰槁木的心情，又燃起一把烈焰，只是忽然的看到了像鐵一般的肉色，以及身穿的獸皮，不禁頹然若喪，自己想我已經變成了野人一樣，我還能回轉蘇州府麼，我這個樣子，走到人世上，能容我立足麼，我怎能再回段家圩，自己這一盤算，立刻把這多少年的辛苦所練成的這般身手，全想着沒用了，自己是意冷心灰，沉悶起來，不禁的來回的急走，段文溪在這荒山絕嶺，一帆是十幾年的功夫，他過去過着那種人所不能禁受的生活，悠久的歲月，他不覺得，每天練功夫，和魯戈這飛逐走，絲毫不顯着寂寞，把過去的事情全忘了，今日這一推倒巨樹，這一喜歡，知道自己的功夫沒白練，居然如願以償，大仇能報，冤憤得伸，故土能回，子女能見，這算是把他思鄉之念勾起，比較得有方寸的歡喜還加倍的痛心，他沒有甚麼話了，自己只想着，生趣已無，真要是這麼活下去，睡死在荒山絕嶺，這十幾年的功夫不白練麼，急得他不住的把那長頭髮緊緊捋住，

但是思前想後那肯甘心，自己叫着自已，段文溪，你難道真個就不能回蘇州府了麼，你怕甚麼，忍受這些年的苦痛，身處禽獸叢中，爲的是甚麼，自己何況又有誓願，上天雖留我活到今日，叫我受盡人間的磨難，留我這條命，分明是叫我復仇雪恨，我斷下來的手指頭，和祖先遺容，尙留在故宅的地下，這正是段家的祖先陰靈不泯，仍然叫我回去，我雖是不成人形，已經像生番野獸一樣，但是我段文溪性靈未滅，雄心未死，我自己還拿我自己要當人看待，我要辦我絕辦的事，我有什麼可怕，我有什麼見不得人，就讓我真個落到挺而走險，也是事情逼迫的我，只要能够訪着簡鳳台，手戮申九鳳，我就是真落個干犯國法，身首異處，死得不也甘心麼，十幾年來，我那可愛的兒女，他們正和大青二青一樣，全長成了，我段家的香煙還能不斷，我有什麼可怕，此時段文溪形如瘋狂自言自語，把魯戈大青二青鬧得迷迷離離的，反倒全不敢招惹他，連着過了三天，段文溪的心情略微的安寧了些，自己晝夜思索，只是盤算自己的事，跟這巨猿們相處了十幾年，稱得起甘苦共嘗，同寢同食，雖然是一人一獸，但是一種情感全出于天真，此時自己這一動念，要重返蘇州府，反到對於魯戈和大青二青有些難割難捨了，但是思鄉之心一動，復仇之念更是一時不能忍，呆一天是多一天的痛苦。

段文溪在第四天一個晚上，這時還是一個春光明媚之時，又是月半的時候，到了明月東昇，魯戈跟大青二青主守在洞門前，段文溪把打來的野獸，用松枝燒着，圍在一塊大石頭前，分吃着，段文溪這三四天來，頗有些食不下嚥了，給他們母子分吃着，自己一邊用手比劃着，向魯戈告訴他，自己家鄉也有大青二青這樣的子女，現在必需走了，要去看看他們，段文溪與魯戈相處十餘年，語言間全不費甚麼事了，有許多的事，用口說，魯戈也頗能了解，十分不常見的事，就用手來比劃着，慢慢的叫



他明白，段文溪把自己這種心意表白出來，魯戈聽出他是要離開這裏，立刻就帶出很不願意的情形，口中不住的連連吼着，不叫段文溪走，可是段文溪心意已決，那能聽他的挽留，最後還是示意他，自己這次走，只要把自己的孩子找着，將來定要回來，仍然和他在一起住下去，直費了半夜的功夫，才把魯戈說好，並且告訴魯戈自己走的時候，就是這月亮落下去，太陽再出來，也就是分別之時了，魯戈依依不捨的，在夜靜之後，彼此收拾歇息了，魯戈竟自出去了，很大的時候才回來，用布袋子滿滿裝了一袋子鮮菓，放到洞中，段文溪裝作睡着，那巨猿魯戈竟不肯再睡，守在段文溪身旁，直坐到天明。

段文溪起來，把自己當年到絕頂上來，腰中還剩了幾兩銀子，和一串銅錢，全找出來，帶在身上，這就起身，那魯戈竟是一陣吼叫，那大青二青也是拉着段文溪的兩臂，不願意放他走，段文溪慘然淚下，可嘆披手帶掌的野獸，他都念十幾年相處的情義，不忍割捨，可恨申九鳳這淫婦，和我是結髮恩愛夫妻，一旦變了心，竟絲毫沒有香火之情，他真不如禽獸，自己痛哭了一陣，魯戈把一袋子鮮菓給段文溪跨在肩上，大青二青他們我出了一個捧，和許多乾淨松子來，一個提了兩隻野獸，用荊條縛好，全塞向段文溪手中，段文溪看見他們這種胡鬧的舉動，越發痛心，只好全接了過來，把松子放在鮮菓子袋內，兩隻野獸提在手中，向外走來，這魯戈大青二青是緊緊跟隨，段文溪不叫他們跟着，可是他們那肯聽，緊隨在身旁翻下了這座絕頂。

這些年在這裏呆的，附近的道路全熟了，自己只記得所來的方向，這可是盲人瞎馬的亂撞，走出了幾里路來，屢次的叫他們回去，終是戀戀難捨，段文溪此時和當年入山時不同，已經是一身的功夫

，並且登山越嶺，如履平地，直走出十幾里來，段文溪這才轉身站住，向他們示意，不要再跟隨着了，再往前走，只恐怕再走出不遠去，就許有獵戶們居住，看見一個野人似的帶着這種驚人的巨猿，極容易生出誤會來，竭力的攔阻他們，這母子才停身站住，段文溪自言自語道，「倘能如願以償，我決不再貪戀人世上一切，重回峨嵋，和他們住下去再也不離開，自己心中雖是這麼想，脚下已經緊走着，走出四五箭地外，回頭看了看，魯戈和大青二青尙還沒回去，段文溪不敢看了，自己急忙穿着松林，把身形隱避起來，趕緊離開這裏。

這時在這種亂山中，段文溪毫無介意了，自己已經能够克服這種境地，只用了兩天的功夫，已經見着人煙，可是段文溪輕易的不敢見人，越走越是有人家廟宇，段文溪心想我不如早作打算，這種神色我到了人煙稠密之地，那可實在不好說了，自己一想我只好硬着頭皮，找一座廟宇說明了自己的情形，信不信由他，只有這麼辦，還可以把未來的事先辦出個眉目來，打定了這種主意，遂在一個清晨，找到一個較小的廟宇，自己還是提防着，附近有居民猛然的看見，自己隱隱藏藏來到這座廟前，一看這廟是玉靈觀三字，知道是個道人修煉之所，天剛亮，廟門還沒開，自己不叫門不成了，自己得躲着人，這座玉虛觀離山道很近，再等待下來，定有人來。

向前叩打山門，叫了半晌，裏面有人答應，山門開處，有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道士，果然不出自己所料，他竟驚叫起來，段文溪忙用柔和的聲音，恭敬的禮貌，向這老道士深深一拜說道，「道長你不要驚怪，我這形容像貌，我知道太以的叫人看着害怕了，但是我實在是一個內地的人，流落于沒有人烟的地方，十幾年的功夫，才逃出性命來，我這樣怎好到內地去，我向平常人家投奔，更沒有敢收留

我的，道長是修仙之人，定比平常人能够擔當事，我這才投奔了來；求道長大發慈悲，容我在你這寶觀中，梳洗梳洗我也改變改變形容，也好重回故土，我感恩不盡了，」他這然像貌打扮那麼難看，但是話說得十分委婉，並且他當初在四川內留連了多時，語言上沒有甚麼隔離，這老道士仔細又看了看他，雖然是這形同野人，但是仔細看時，他倒完全是很好的骨格像貌，這位老道遂說道，「你姓什麼，叫甚麼名字，」段文溪道，「我叫段文溪，住家在蘇州府，我的遭遇非一言所能盡，道長你能容我進廟麼，我在這裏久立，多有不便，若是有人看見他們大驚小怪起來，豈不給道長這裏找了麻煩，」老道士點點頭說道，「我們倒是不怕你，不過觀主那裡我必須稟明一聲，才好讓你進去，那麼你先到門裏來，」段文溪遂隨着這位道長走進門來，這位老道士仍把山門關上，叫段文溪這裏等候，他匆匆的走進去。

段文溪就在這裏等着，見這座廟雖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幽靜，正在等候時，見大殿轉角有個小道童探頭探腦在那裡不住的偷看，段文溪也不作理會，跟着那位老道士從裏面出來，向段文溪一點手道，「你隨我來，我們願主聽見你這種情形，十分驚異，要親自問問你，」段文溪心裏十分高興，倒是還有人拿我當作人看待，隨着往裏走，轉過大殿，從東邊繞過去，後面正是觀主修練之地，這丹房院內一株合抱的松樹，正長在院當中，那樹的枝子，把這五六丈見方的院子，完全蓋過來，這院中只有三間丹房，這株樹好像一把傘蓋，一兩個小道童，站在丹房前的走廊下，見段文溪一進來，吓得兩人躲得遠遠的，段文溪低着頭來到走廊下，老道人先進去，跟着招呼段文溪，段文溪隨着進了屋中，見這丹房樸素異常，迎面上一架條案，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懸着一張老君像，前面擺着爐鼎經卷，靠

西邊只有幾件簡單的茶几矮凳，和打坐的地方，牆外掛着一把長劍，單有一件東西，看着非常扎眼，形如平常穿着背心相似，可是完全是鐵葉子作的，全是不到五分鐵板，用銅環連接，這種東西不問可知，這廟中的道人也是練武的了，跟着東西暗間的茶色門簾一起，一個老道士走出來，這個道人身量很高，挽着髮纂，別着一隻玉簪，頭髮已經花白，像貌清秀，眉目間具一種驚人的威力，藍布道袍，青護領，白襪雲鞋，頗有些仙風道骨。

段文溪趕忙向前走了幾步，往地上一跪，口尊，「弟子段文溪給觀主叩頭了，」這位老道十分驚訝，招呼了聲，「你快快起來，你說話這麼溫恭知禮，你這形狀，這麼怪異吓人，真是離奇事，我倒願意聽聽你爲何一個好好內地人，會落到這種樣子，怪事……」段文溪站了起來，這位道長更仔細向段文溪臉上身上注視了一番，遂叫段文溪坐下，段文溪自己一身狼狽情形，觀主這丹房裏收拾潔淨異常，自己忐忑不安，那肯坐下，這位觀主說，「你不要這樣拘束，沒有什麼，你別忘了我是出家人，我不是官僚富戶的人家，就是討飯乞兒，他只要知道人性，我也一樣接待他，快快坐下，我有話問你，」段文溪遂靠窗坐下。

這位觀主也在裏面落坐，跟着問道，「你姓段叫什麼名子，」段文溪道，「我姓段名文溪，原籍是蘇州府段家圩，」觀主點點頭，跟着問道，「我看你這種情形，把一個人變到這種樣子，你雖說是九死一生，可是我宋涵真看着你，不像你說的那種情形，我認爲你定有奇遇，看你這種情形，跟你目光氣魄，你真非已竟遇到峨嵋山上隱居的劍俠異人了麼，我認爲你已竟具有一種非常本領了，」段文溪暗自心驚，心說，這位道人好厲害的眼力，他竟能看出我已有一身非常本領，這倒不能再隱瞞一切，段

文溪傾心吐膽，把自己一身所有遇合，以及當年棄家出走的經過，原原本本向這位玉虛觀主宋涵真說了一番，這位老觀主聽到段文溪這種情形，不由長嘆了一聲，慨然向段文溪道：「皇天不負苦心人，段文溪，你這種遇合，曠世難逢，這是歷來未有的奇遇，人獸相處，竟會有十幾年功夫，你的仇不僅能報，貧道在峨嵋山修練四十年，但是我不如你，我要有你這種堅忍卓絕的橫心，我早已羽化飛升，只憑你這種以必死之心，要報你一身的冤仇，你竟得着武功的真諦武術的本原，簡鳳台他定要斷送在你手了，可是你既然已竟下了這些年苦心，貧道我若是再用道家勸善的話勸你，那麼不近人情了，你這種堅忍的心，非常的遇合，我盼望你已得着的，不要再輕輕扔掉，你此次重返故鄉，報復勢不兩立之仇，我問你，天既留你這麼個人，在不能活的地方，你居然能活下來，是叫你復仇，是叫你恢復家聲，可是人世間苦況你嘗盡了，在大仇得報，冤忿得伸之後，你也應該享些人間之福，你一定有這種心意吧。」

段文溪嘆息了一聲道：「觀王，我段文溪蒙冤受辱，在江湖上受了多少磨難，在荒山絕頂十幾年，和野獸一樣，我已經過慣了山中歲月，我不爲得清算我這筆舊帳，我不願意再下峨嵋了，只是皇天護佑，我能手刃了姦夫淫婦，把我的親骨肉找回來，叫他們接繼我段氏的香煙，宗祠不致斷絕，心願能了，我絕不願再留戀紅塵，我早看透了世情，我不願意再過這虛虛假假，鏡花水月的人生，我還捨不得我那老伴侶，我要重返峨嵋，仍然找到巨猿所在，我們終老荒山，埋骨絕頂，倘若我找不着他，我不是削髮空門，我就投身道祖，到顯得一切付於清淨無爲，倒覺得乾乾淨淨，無牽無掛。」

這位老觀主說道：「你不要因爲一時感慨，說這種打破迷關的話，你別忘了，你還有子女呢，」

段文溪慘然淚下，向觀主說道，「老觀主，若不是上天可憐我，叫我有這種難得的遇合，倘若我死在荒山，我子女又該怎麼樣，他們受着仇家饕餮，認賊做父，那還知道峨嵋山上沒有人跡的絕頂上，有他生身之父的一堆白骨麼，老觀主，你還叫我說什麼，」這位玉虛觀主宋涵真念了聲，「無量佛善哉善哉，段文溪你這才是知道前因後果的至理，很好，我願意和你結個方外之交，你可願意麼，我盼望你早早回來，我們一處參禪修道，以你這種具有宿慧之人，定能够悟一切道家真諦，你可願意麼，」段文溪忙的跪在地上向觀主說道，「弟子我不敢當，我形容相貌，雖然到了這般情形，我還不到四十歲呢，你如若看着我可有成全的地方，收錄我爲弟子，我只要把我一身事了結了，我願意隨着觀主清修玉虛觀，我不修今生，只修來世，我前生室孽太重，才有今生這種無邊的魔難，觀主你就答應我吧，」宋涵真忙的站起，說道，「貧道沒有那麼大的修性那敢收錄你做弟子，咱們還是作個道友吧，」段文溪那裏肯聽，只是跪在邊裡不肯起來，這位玉虛觀主實在無法，只好答應了，段文溪叩頭起來，重新走到迎門當中的道祖的供位前，叩頭參拜，這位玉虛觀主也隨着燒起香來，自己也在道祖前禱告一番就勢賜了名字，稱段文溪做苦行道人，行過禮之後，觀主把外面伺候的那個道人喚進來，給段文溪引見了，那個道士名叫證明道人，叫段文溪以師兄稱之，叫他領段文溪出去，到前面去梳洗，趁勢也叫殘文溪改換道家裝束，因爲這玉虛觀中，沒有別的衣服，這麼辦倒顯着簡便，段文溪遂隨他到前面，梳洗一過，換了一身道家裝束，再進來一參見觀主，宋涵真看到段文溪這一收拾好了，頗够一個有修道的羽士情形，遂在丹房中，預備了飲食，叫段文溪吃過飯之後，觀主領他到大殿上，參觀了一番，然後到丹房後面，這裏是一片空地，正是一個很好練功夫所在，觀主遂叫段文溪把他所得武功當

面試練一番，段文溪把自己十幾年的功夫所練出的掌力，演出來，他這種功夫，可以說是得天之賜，不是任何人所練得到的，他自己寄身在荒山絕頂，心無二念，更兼他所有飲食完全變了，所食的虎鹿野鳥，鮮菓，子，無形中把他的體格變化有一種非常力量，體健身輕四字，完全是自然的演進，以道家修煉十年，未必能有他這種造就，趕到練到最後，運用掌力時「飢鷹搏兔」向一株大樹雙掌撲去，震得落葉紛飛，碎枝如雨，涵真道長看了他這種造就，不住的口念，無量佛，段文溪更來到涵真道長面前，行着禮說道，「我這種沒有師承的功夫，師父還得指點我，」涵真道長說道，「你不用謙虛，你這種遇合，是千載難逢的事，也是千載難有的事，現在你既一心皈依到我玉虛觀門下，我還有什麼不能夠傳授你，若是論我玉虛觀劍術，我這玄門中另有一種傳法，我這玉虛觀「伏魔劍」，倒是能够在武林中稱雄，不過不是一年半載所能練成的，論掌功，我這本門中有「五行連環掌」，並且我也練着一手重手掌力，另有一個途徑，然而五年純功夫，也練不出來你這一半來，你這種天賦的異能，用他去會簡鳳台，定能成功，不過你把你的形藏越隱秘越好，不論遇到多親多近的人，不要露出你有這種本領，任憑他就是有橫練的功夫，也經不住你一擊，可是你若把你這點本領張揚出去，那反到易於誤事，你看見我丹房中那件鐵甲了，那不叫鐵甲，名叫鐵裳衣，倘若是我把那件東西穿在身上，任憑你這種掌力打上，縱被你打傷也不致喪命，這就是叫人家一有提防，他定要設法避開你這種掌力，你要牢牢謹記才好，」說到這，涵真道長帶着他回轉丹房，叫他在玉虛觀休息了兩日，段文溪已竟歸心似箭，再也呆不下去了，向觀主告辭。

在第三天清晨，涵真道長把他喚到面前，向他說道，「你此番重返蘇州府，洗恥雪仇，這是你十

幾年忍辱含羞，必得了斷的一樁公案，我焉能再攔阻你，再儘自留你住下去，我無可爲贈，但是千里之長途，你走的人世間就得應付一切，這裡我給你預備了一份衣服，還有五千兩銀子，你把他做不時的需，我這玉虛觀在峨嵋山，道家中，是一個可以掌領玄門的，我賜你一份玄門法牒，你帶在身邊這一路上你逢到玄門道士修真之處，他們自肯十足供給你食宿，這件鐵簑衣，我可不能賜給你，我是成全你的志向，你把他穿在身上，你要牢牢謹記，驕敵者必敗，你更要當知道，你離家十餘年，再回蘇州府，你已竟挾這種絕技，前去復仇，但是你怎能斷定，你那對頭人簡鳳台這十幾年來難道會毫無所遇麼，倘若他原有鐵沙掌功夫，也刻苦的重行鍛鍊，或者是另有所遇，你焉能不防，有這鐵簑衣護身，簡鳳台鐵沙掌雖然厲害，他也就奈何你不得了，可是你可提防着，遇到寶刀寶劍，凡是刀劍上帶着那種異樣的寒光，你必須小心躲避，平常的兵刃，就不足爲慮了，」段文溪見涵真道長這麼看待自己，不盡感激涕零，跪在地上，叩謝師父的慈悲，涵真道長，更叫他把道袍脫下來，自己看着他，把這鐵簑衣穿上，囑咐段文溪不到實不得已時，不要脫下來，這件鐵簑衣是我玉虛觀鎮觀之寶，你千萬好好保全他，將來你重返峨嵋，要把這件鐵簑衣原物還我，段文溪把鐵簑衣穿好，道袍罩在外面，一個黃包裏揹在了身上，觀主又賜給他一柄拂塵，段文溪辭別了涵真道長，這才走出了玉虛觀，段文溪以十幾年的刻苦功夫，練就了這種掌力，自以爲回到蘇州府，能够伸手報仇，一消積忿，那又知道事情更出他意料之外，阻礙重重，若非涵真道長這件鐵簑衣，他幾乎把十幾年隱跡荒山，受盡的苦難，白費了心機。

段文溪這時換了道家裝束，下峨嵋走入四川境內，自己可把段文溪這名子收起，涵真道長所賜給



他的名字，叫苦行道人，段文溪就以這苦行道人走入江湖，這玉虛觀的玄門法牒，果然有作用，只要經過谷府縣城鎮，有道觀的地方，毫不收費事，就得着十足的供養，現在是完全不用再隱蔽形跡了，他已竟換了一個人，當年雖然是武林傳家之子，但是他相貌極好像一個文弱書生，絕沒有絲毫粗暴之氣，現在可不想當年那種像貌了，身量顯得高了，皮膚是黑紫色，頭上臉上有許多帶傷地方，全留了傷痕，又換了這種道家裝束，別說是家鄉人不認得他，就是那同床共枕的申九鳳，再見了他也不會認得了，段文溪這日已來到了蘇州府，自己先到蘇州城裡，想看看簡鳳台那個絲廠，現在怎麼樣了，他這是祖傳的營業，只有發達，不會幹毀了的，那知我到那絲廠門前，竟沒有那字號了，段文溪心中懷疑，可是絕不敢探問，想着這個買賣他是收市不幹了，好在他是祖居桑林浦，他是一個富戶，我們還是那裏見了，段文溪遂奔城外走來，往桑林浦去，必須先經過段家圩，可是一進段家圩，自己幾乎落下淚來，這真是江山依舊，人物已非，所有村中出入的人，自己也不認得了，這真是，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彫零，段文溪看着這種景像慘痛萬分，自己慢慢走到段家圩河波後面，自己的故園就擺在面前。

最可慘的，他若是真正的全土平了，或者別人蓋了房屋，找不着當年的舊居遺址，也倒罷了，那知道十幾年來，竟自仍存着舊日情形，後園門已竟坍塌，只剩了一段破磚牆，後面那個假山，依然聳立着，上面荒草多深，那海棠樹竟還有一二株半死不活，好似教段文溪看，主人我們還在着，順着破牆頭子往前看去，斷瓦頽垣，被火燒毀之後，始終就沒有人來動他，自己看一看，冷清清這裡並沒有人，信步往裏走來，自己走一處一處引起了傷心，當年那把火點的十分厲害，全部的房子全倒塌燒

毀，地上堆積的一堆一堆的磚瓦，全長着半人高荒草，最驚心的是，祖先堂遺址院中，那顆海棠樹，竟自挺立在這一片瓦礫堆中，枝葉茂盛，比較當年，反到更長得高大，自己點點頭，遂向那海棠樹木主處稽首道，「泉下先人，不成人的後輩重返故鄉了，」自己不禁淚下，繞着碎磚亂瓦，荒草泥土，到了宅院大門前，大門的大牆也沒有了，勝了四五尺高的破牆頭，全被泥土堆滿，這裏似乎始終沒有人跡，可是走到了原舊大牆下，竟發現了一堆紙灰，燒的是冥紙，段文溪看着搖搖頭，這沒有主人的地方，只可任人糟蹋；人家還會不拿這裡當做了亂葬崗子麼，自己轉出這片廢宅。

再往門前看時，仍有舊的隣居房屋，有幾處變了面貌，可是有一家衙門開處，走出一個老者來，段文溪趕緊把頭低下，因為這是街坊上熟人，劉老伯，可是段文溪怕人認出來，其實人家那還會認得他，這位隣居劉老伯見一個野道人，從這段文溪廢宅走出來，看着有些詫異，段文溪見人家實不認識自己了，遂向街裡走去，可是那劉老伯却說道，「這位道爺，你怎麼往這廢宅裏走，」段文溪不能不答，遂說道，「貧道是看這片大宅子，很大的地方，就在他荒廢下去，我前幾年來過，看見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這片地方沒人管了，」那劉老伯哼的冷笑道，「這家子全燒死了，那還有人，沒有人管，鬼也不管了，這地方很不干淨，雖則是沒有主的的地方，誰也不敢侵佔，到了晚間，鬼哭神嚎的，連白天全沒人敢往裏邊去呢。」段文溪知道他們是疑心生暗鬼，自己吓嚇自己吧，段文溪不敢過於和他答話，遂趕緊走出段家圩，從河邊渡過小橋，够奔桑林浦。

這桑林浦街道中，還和當年差不了什麼，自己趕到簡鳳台宅子門口，見大門緊閉着，走上台階，口裏念着，無量佛，向裡邊招呼，「擅越們，多慈悲吧，貧道朝山拜頂回來，求擅越多修一分功德」

，大門開處，一個家人模樣拿出幾枚銅錢來，給段文溪，段文溪看了看這個僕人，遂說道，「大管家，這全是佈施我的麼，貧道不要這幾文錢，你向主人回稟一聲，前者大善士曾許過貧道，我朝山拜頂回來，定給我修建一座三清觀，叫我在這桑林浦當個主持，請大管家多功德吧。」這僕人嘿哧一笑道，「你原來是找簡大爺的，你可來的太晚了，你若早來十幾年，還許見着他，如今這所宅子已經不姓簡了，我們從姓簡的手中買的這處宅子，你想你不是來晚了。」

段文溪一聽，立刻如冷水澆頭，自己受盡了千辛萬苦，遭了多少危難，才有今日，想不到竟自會有這種事，叫我一腔熱血，化做寒冰，難道簡鳳台他死了麼，段文溪這時頗有些變顏變色，這個開門下人一陣動了惻隱之心，向段文溪道，「這位道爺，你不用難過，一個出家人，怎麼這癡想不開，可是這也難說，他的願心太大了，平平常常的主兒，誰敢說過給人家修廟，不過你不要灰心，我們只想着他不過說說而已，真要是和你有那麼大緣法，真許給你蓋一座大廟呢，人家簡大爺可關了，可是道爺你可別過意，我們說的是公道話，他做點好事，也許能贖贖罪，他自己離開桑林浦，把這宅子賣給我們大爺，我們主人也是開絲行的，跟他也是同業，他全家離開桑林浦，連買賣全賣給了，那絲行盤與別人，帶着家眷走了，至於他走的原因，我們不願意說缺德的話，各人自掃門前雪，反正他有虧心事，他自己明白，離開蘇州府，倒沒有人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隔了三四年，竟自聽見他做了武官，當了鎮，官運亨通，還沒離開本省，據說他走的兩江總督門徑，竟做了好幾年提督，人旺財旺，官運極好，在家鄉已然是這裏首戶，離開蘇州更發達起來，這不是大意該當麼，現在聽說已經趁了份兒，不做官了，在家裏享了福，沒離開南京，前幾個月還有人見着他呢，道爺你既跟他有約會，到

南京還會找不着他麼，做過大官的人，是容易打聽的，」段文溪一聽這種情形，又有了些希望，遂向這家人謝了謝，這家人更掏出二百錢來，說道，「道爺，這點錢給你吧，」段文溪恐怕多疑，趕緊接過來，稽首道謝，辭別了周家僕人，離開簡鳳台故宅，不願意再在這傷心之地流連，遂趕緊離開這桑林浦，趕奔金陵，竟得將十五年仇家舊債算清。

## 第十章 冤家重聚首 恩仇一筆勾

一路上曉行夜宿，飢餐渴飲，仍然是檢那有道觀地方，仗着宋涵真道長一紙法牒，倒給自己好大的救應，離着金陵沒有多遠途程，這天已入了金陵城，可是在這種大地方，想找尋人真是一件很難的事了，何況段文溪這種野老道形色，尤其容易招出人家疑心，因為所找的沒有一個平常人，一個達官貴人，他要是過于的胡亂向人尋問，容易叫人往那犯法做惡的事上想，這樣他在金陵城裡差不多住了三個多月光景，把金陵城裏所有的道觀全住遍了，日子長了，從這道友們身上仔細探問，自己更假託出一片言詞，說是，自己曾經和這位簡大人有過好些年的交情，他的少爺會拜在自己名下，作記名弟子，自己所以竭力訪尋他，為是叫他念師徒之情，可以多得到他些幫助，這一來道友們倒是不疑心了。

不過最後忽然打聽到一點信息，這位簡大人曾在金陵城裏水西門住了二三年，後來全家搬走，大約已經離開金陵城了，段文溪真是意冷心灰，這人海茫茫，我到那裏去找他，漸漸的想到自己空受了這些年的苦，自己的心願怕要終成泡影，想着奔那裡去好，他這從二三月裡來的，轉眼間已竟到六月

，自己心中煩悶，不願意再在城中呆了，想着渡江往江北去，出了儀鳳門，本是奔江口去，但是出了儀鳳門往西一扭頭，見獅子山山林黛翠，形勢很壯，並且邊山一帶，看見了斷崖有紅牆掩映，自己本沒有一定的去處，一時興之所至，遂奔這紅牆山走來。

看到沿山一帶，淨是些靠天吃飯，賴地穿衣的農人，水一灣農出幾畝，多半是一家人夫妻子女，全家在田地裡操做着，有的是稻田，有的是旱田，全是那麼熙熙攘攘歡歡喜喜，過着農家歲月，再看自身，雖入了玄門，兒女恩怨的事尙還未了，叫自己看到了眼前景象，好生嘆息，遂奔這山上走來，可是走到山坡上，看見遠遠的山根下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建築的十分講究，這種地方竹籬茅舍多的，深宅大院可以說沒有，看着這人家就有些各別，但是這裏離城不甚遠，也許是城中富戶人家，在這裏起建了這所別墅作爲養靜納福之地，所走的這條山道，離着那片巨宅尙隔着兩箭地，自己也不便管人家這種閑帳，奔山上這座廟走來，爲是到了廟前看看，這座廟是僧人是道士，自己想在這裏住兩天遊覽遊覽，這獅子山的景色。

離着這座廟還有不遠的路程，耳中聽得背後一陣馬蹄聲響，回身看時，從山坡下衝上一隊人馬來，有二十多匹牲口，內中已看出倒有十幾名全是僕人常隨打扮，可全是帶着打獵器具，當中有兩匹白馬，上面騎着兩人，叫人看着十分注目，這兩人一個是十七八歲的少年，一個是差不多年歲的姑娘，這兩人可全是揸弓，跨劍，衣服非常講究，牲口也好，鞍馬鮮明，圍隨着這兩個少年男女是三匹馬，這馬上人一望而知是江湖路上人，一個約有五六十歲，掩口黑鬚，那兩個一個四十多歲，一個三十多歲，從神色上看出，全是有本領人，馬騎的很好，雖然走着上坡，依然很快，一窩蜂似的衝上山道。

段文溪往旁躲着，知道這是富家子弟，往山中去打獵，可是一離近了，這段文溪怎麼看這個少年和那個姑娘十分眼熟，自己好像是那裏見過他們，並且心裏騰騰直跳，不敢過甚看人家了，這種有錢有勢的少爺小姐，有這麼多人圍隨，自己儘自看人家，怕要我出煩腦來，趕緊把頭低下，一邊往廟前走着，心中還在思索着，忽然的一陣像似熱油煎心，這兩個分明是玉郎玉娥，雖然是和兩個孩子分手時一個才只三歲，一個不過週歲，但是親生的兒女，他們骨格面貌，牢牢印在心上，這時雖然是這麼兩個公子哥小姐樣子，但是他們的骨格相貌總還差不了許多，有心追趕了上去，可是人家的馬走如飛，那好儘自追趕，段文溪這時可有些管不住自己了，幾乎要狂喊着追趕去，可是遠望着他們走向山裡的後影，自己有些不敢了，抬頭看了看，這座廟門上有福壽宮三字，知道是一座道院，遂在這福壽宮中暫時投宿，福壽宮觀主因為他是峨嵋下來道友，所以十分款待他，段文溪心中仍然放不下方才所看見的人，遂在福壽宮前等待他們回來，直候了兩個多時辰，才聽見人喊馬嘶之聲，那一般人已竟從山裡翻出來，不一刻已竟來到近前，他們打了許多野獸，飽載而歸，段文溪注目細認他們兩人，自己認為絕不會看錯了，這分明是玉郎玉娥無疑了，只是這般人倏然間已竟衝下山去，段文溪目呆呆站在那裏，向山坡下看着，這一隊人馬已轉下山坡，却向那所巨宅撲去，段文溪不禁點點頭，自己嘆息了一聲，自言自語道，一段文溪你還有什麼臉面站在人間，自己的親骨肉，親生兒女，全長大了，和自己對面不能相識，我這個作父親的，有何面目偷生人間，自己痛心之下，不禁用那肥大袍袖把眼角淚擦了擦，廟中的道士，因為他盡自在廟門口站着，遂招呼他到廟中去，段文溪心情頹喪的走進福壽宮，在這裏用過晚間齋飯，回到一間小屋中，坐在木床上，思前想後，好叫人痛心，我那可愛的子女，認

賊作父，我還能再忍耐下去麼，我倒要探查個水落石出，段文溪打定主意，在二更之後，這山上休息的早，觀中的所有道士，全早早的睡下了，靜悄悄沒有一點聲息，段文溪把身上全收拾好了，立刻出了屋中，看了看滿天星斗，一片黑沉沉的，遂飛身竄上屋頂，從廟門翻到山道上，這些荒涼的地方，倒絲毫不用提防，撲奔山道下，工夫不大已經下了這道斜山坡，這一帶雖然也有山居的人家，這個時候，連一些燈火也看不見，只有隱隱的聽到遠處的更鑼之聲，段文溪按着白天所看的方向，撲奔那所大宅，道路並不遠，不大工夫已到近前，敢情在山坡上看着，只於是所宅子和城市中富家主戶一樣，這一來到近前，更顯着這座大宅，建築的好生壯麗，圍着宅子全是高大的樹木，不過行列不整齊，看出不是隨着這座宅子栽養的，高大的石牆，圍繞着，佔的地方很大，前面正有一條橫山擋住，往後看去，足有數十畝地方。

段文溪先到他們前查看了一番，真個個官宦人家的勢派，自己圍着石牆兩側查看了查看，這爲是看看道路的出入，從北牆下翻上去。因爲知道他這宅中有江湖上的武帥，不能過於輕視他，往石牆上一落，往下一矮身，向裡邊察看，只見這北牆下一帶一片矮矮的房子，全是座北向南，往後去，只看那情形足有三四道院落，段文溪想着，簡鳳台所呆的地方必然是在這片宅子的中部，自己飄身落在墻下矮房上，連翻過兩道院落去，全是黑沉沉沒有燈火，見這裏面所有的房屋，建築情形，十分講究格局，橫穿這所宅子連過了三道院落，這正是這所宅子的前段，各屋中燈火即熄。也沒有人聲。段文溪從一座大客廳往後面探查，連越過兩所高大的房子，只沒有一點形跡可尋，段文溪知道今夜定要白來這一蹣了，人已全睡下，叫我往那裡去找簡鳳台，自己那肯就這麼甘心，又越過一段大院落去，可

是偏南邊；在黑沉沉中湧現一點燈光，段文溪掩避着身形，向前查看，可是這點燈光，竟至這宅子的東南邊牆一帶，到了切近，才看出是一座純武的場子，裏面正有提着燈籠往外走的，這正是他們把功夫全練完了；「去歇息，段文溪隱身暗處，竟自看見玉郎和玉娥也在這裏操練功夫，這時全操練完了，由玉郎自己提着一隻紙燈籠。玉娥跟在後面，向後走去，段文溪那肯再捨開他，在暗中跟隨着，見他們連繞過兩道院子去，在這宅子的後面，是很大的一片花園子，亭台樹木，假山活水，佈置的十分曲折，頗具匠心，前兩燈光幌動着。這兩人穿着樹木花徑，竟自往後走，段文溪也是緊緊跟隨後面，已經看見獅子山巍立的山峯，這才看出在這花園子盡後面，有三間小樓樓上下燈火全燃着；這兄妹二人直奔那小樓走去，還沒到樓前，有一個家人迎了過來，把玉郎手中的燈籠接了過去道，「少爺，小姐今夜太晚了，」這僕人却抬頭向樓上招呼，「小菊，小姐回來了，」樓上有一個丫環，答應了聲，有燈光閃動，迎了出來。玉娥已竟順着扶梯上去，在那迎接的燭光下，玉娥已經走進樓中；這時下面那僕人把燈籠熄滅，他却退入了樓衣下半間小屋中，段文溪見外面已經沒有人跡，輕輕的蹤到了樓下窗扇前，側耳聽了聽，裡面只有脚步移動的聲音，段文溪把窗紙舐破了一個小孔，向裡查看時，只見這兩間屋中，收拾的又富麗又整潔，琴劍書畫，樣樣全有，靠南牆下放着一張硬木床，支着綠紗的蚊帳，那玉郎正在更換衣服，那情形是預備立刻休息睡覺，段文溪萬想不到自己的兒子已變成這麼個英俊的少年，自己正打定主意，想要和他見面，忽然覺得背後一件暗器的風聲業已打到，段文溪往下一低頭，一支金鏢正釘在這窗戶的下面木框上，鏢的手勁大，聲音已經把屋中少年驚動出來，段文溪以後面的暗器突如其來，身軀原本是矮着，肩頭往左一甩，段文溪這種身法的輕快，決非一般平常武術



家所能比，身軀這一轉，已向後面來人撲去，發鏢的正是這宅中的武術教師，此人叫左臂刀韓子義，是一位江北很著名的武師，手底下功夫很強，並且是一踰六合刀，完全是左臂刀，在大江南很闖出些名頭來，被簡鳳台收錄至府中，很是重視他，至簡鳳台辭職之後，他一向在府中和其餘的武師們擔當着保護家宅，教練他府中所有的人，今夜在把式場中練完了功夫，還有兩位武師全回了前面，他却親自到後宅轉了一週，更向花園裏緩步的走來，段文溪雖則練就一身本領，但是他對於江湖的經驗很少，已經有人暗暗的過來，竟自沒有覺察，左臂刀韓子義發現少爺的窗下有人偷窺，他抖手就是一鏢，段文溪鏢已閃開，飛撲過來，這位武師韓子義因為大雖然到了三更左右，因為才散場子，巡查莊院，並沒帶兵刃，一鏢打空，段文溪已撲過來，身形一落，猛然雙掌打出，向韓子義劈胸便打，韓子義往右一斜身，身軀往上一長，右脚往右一邁，左脚往右一提，身軀已經擰過來。雙掌往段文溪左胳膊上就切下去，段文溪往右一翻身，身軀往下一沉，翻身現掌，向韓子義右脇上打來，韓子義左脚往後一落，身軀隨着往下一沉，雙掌一分，右掌向段文溪打去，段文溪忽然身形一個迴旋，脚下一點地，騰身而起，掌和人一塊兒落，向左臂刀韓子義猛撲下去，這種力量可就重了，段文溪雖則對付他等尚不願意用那最厲害的掌力，但是這七威力左臂刀韓子義已經有些抵擋不住，身軀往後一幌，段文溪左掌一穿右掌往自己左臂下穿出，若是這一掌打上，韓子義再難逃出手去，可是就在這時，忽然腦後微風一動，段文溪知道背後有人，趕緊的把已撒出去掌往左偏一偏，把身軀半轉，就這麼閃避的快，嗖的一聲，來人的劍已經扎在段文溪的肩頭上，仗着斜式，寶劍的尖兒從肩頭滑過去，仗着段文溪裏面有玉虛觀主所贈的鐵簑衣護體，算是沒有受傷，可是道袍的肩頭，已被穿破，段文溪此時又痛心又悔恨。

，傷自己的人正是親生子玉郎。

段文溪往旁一躍，厲聲喝叱，「好個冤家，你忘了本來面目，竟敢傷我，」玉郎見自己竟沒把這個野老道扎躺下，聽他口又發狂聲，向他喝叱，「你這野老道寅夜闖進我們家宅，定是匪類，你還不給我束手就擒，等到少爺動手，就沒你的命了，」段文溪看着自己親生子現在竟成了仇人，他絲毫不認得自己，狂吼一聲，「好冤家，你連生身之父全不認了，我索性先把你這冤家打發了吧，」性起一躍身，猛向玉郎撲去，段文溪可是手中並沒有兵刃，自己方才是猛不及防。這些年在山中把雙手已經練到如鋼鐵一般，只要稍避鋒刃的地方，就敢用手來接，當時這一撲過來，玉郎聽得他口中所說的胡言亂語，自己全不懂他是甚麼意思，認爲他是瘋老道，往旁微一撤身手中劍向段文溪的雙臂手腕上便撩，段文溪雙臂一撤。玉郎的劍已撩空，段文溪右掌反奔他劍身上往外一封右掌向玉郎的胸膛打去。

那左臂刀韓子義也從身後撲過來，他雖是赤手空拳，却把右掌往外一撤，向段文溪的背上打去，玉郎見這野老道手法頗重，並且赤手空拳，竟敢往寶劍上進招，認定了這野老道決非弱者，劍尖往右一甩，避開段文溪迎面這一掌，寶劍已撤回，左手劍訣一領，一個「野鳥盤空」從後往右一個大盤旋，身形是眞急眞快，竟自往段文溪的左脅上一劍刺去，段文溪雙臂一幌，已經斜過身來，右掌一甩，先避開左臂刀韓子義背後的襲擊，這一掌打去，已奔玉郎寶劍的中腰，他這麼不怕兵刃鋒銳，玉郎看出這野老道有特殊的功夫，反倒不敢叫他掌力和自己的寶劍搭上了，猛然右脚往後一撤，把寶劍往回一帶，左手劍訣往上一翻，竟自用「抽撤連環」，往段文溪右跨上扎去，就在這時，從東面飛躍過一條黑影，挾着一道寒光，落到近前，現身掌中一口劍向段文溪的咽喉刺來，段文溪用右掌往起一封，

身軀往後一撤，一看正是女兒玉娥。一身藍綢子衣裳，一塊藍綢子包頭，身形輕快，和他哥哥不差上下，段文溪若不是在大仇未報之下，幾乎得當時氣死，這一兒一女竟和自己全成了對面的冤家，叫自己要痛心死了，這時那武師左臂刀韓子義，已經撒身退走，他去呼喚護院的武師好來捉拿這野老道，這玉娥一幌身，兄妹兩人這兩口劍竟把段文溪圍住，段文溪實在抑不住情感，自己連聲狂吼，「小冤家們你們真是禽獸不如，我要真被你們這兩個冤家毀掉，那可真是我命裏該當，你們認賊作父，無恥的偷生，把生身之父全忘了，你們還是人麼，」段文溪這麼狂喊着，所幸是一雙鐵掌，和一件鐵簑衣保全身體。

可是玉郎玉娥十幾年的功夫，經簡鳳台聘請名師，教出來一身本領，兩人的劍術實得着真傳，現在府中的一般武師全不是他們的敵手，他們兄妹的本領，可想而知，自己在萬分痛心之下努力和他們鏖戰，玉郎玉娥那又知道自己的身世，只覺着這野老道十分可恨，雖妄想把他弄死，可想把他傷了，擒獲了之後，再行拷問，這時段文溪身上竟被玉郎玉娥劍傷了兩處，自己掌力雖重，但是也會想到，誰告訴他們不是簡鳳台親生子女，自己幾次遲疑不肯用毒手傷他們，可是前面已經一陣梆子響，從花園外面撞進一撥人來，齊向這邊撲來。

段文溪一看這種情形，仇人沒我到，就許毀在這兒就不敢再延遲了，處點一堂騰身躍起向北逃下來，玉郎玉娥還不肯捨，可是段文溪這種蹩腳的功夫，絕不是玉郎玉娥能所趕得上的，他這種走法，是毫沒有阻攔，樹叢假山，一樣往上翻去，蹩躍如飛，已到了石墻下，身軀往下一矮，雙掌往上抖，騰身而起，已到了石墻，嘆息了一聲，跳下墻來，穿齊靠山一帶的林木逃了下來，玉郎玉娥全趕到石

牆下，見那野老道已失踪跡，後面那護院師父們也趕到，招呼他們回去，就算暫時放手，按下他們不表，且說段文溪逃到別墅，沿着山根下撲奔到山道上，自己停身向後面查看，見沒有人追來，心中慘痛之餘，幾乎不能舉步，就在山坡上遠遠的望着，簡鳳台那片別墅，自己不禁滴下幾點淚來，想到人生最慘酷的事，還有像我段文溪這樣遭遇麼，受着奇恥大辱，海走天涯，流落異鄉，幾次全幾乎變了游魂怨鬼，好容易蒙蒼天見憐，峨嵋山絕處逢生，與魯戈一番遇合，才練就了這一身本領，重回蘇州府，再返故園，又叫我一番失望，訪到金陵，仍然沒有簡鳳台的下落，無意中在獅子山巧遇兩個小冤家，今夜把自己割不斷的心頭肉重見了面，父子竟成陌路，骨肉變作仇人，自己幾乎爲這兩個小冤家所毀，簡鳳台尚不知是否準在這裏，那無恥的女人申九鳳也沒有見着，自己先帶傷逃了出來，這塵世間我有何面目再活下去，段文溪痛定思痛，往山坡上一坐，掩面長號，痛不欲生，哭了一陣，手撫到身上的傷痕，自己咬牙切齒道：「段文溪，你茹苦含辛，十幾年來，就這麼完了麼，小冤家是你親生兒女，你就沒法子麼，簡鳳台擺在你面前，你竟連仇也不能報了麼，淫婦申九鳳，你也讓她享受着錦衣玉食，活下去麼，我不能就這時死，我還要活下去，」段文溪有些顛狂的情形了，反覆的這麼連說了幾遍，自己也不知呆了多大時候，他忘了自己呆在是甚麼地方，耳中忽然聽得噓：噓：噓：山寺的鐘聲，送到耳中，一陣風捲起了山坡上的沙石作響，段文溪這才倏的驚醒，知道天快亮了，倘然廟中老道起來，不見自己，那麼還怎再回福壽宮，再到那裏去存身，這才疾忙的走上山坡，在這朦朧欲曙中，回到廟中，好在他所住的地方，離着大殿遠，趕緊回到屋中，躺在床上，歇息了歇息，好在有師父玉虛觀主贈的衣服，趕緊把已經破了的道袍脫了下來，把傷紮裹好，把這道袍換上，聽得大殿上

已經作起早課，段文溪略微歇息會子，也隨着起來，和本觀的道士說明，要在這裏住上三天，在白天沒有事時，把這獅子山附近一帶遊覽了一番，自己也不爲是遊玩這裏的景色，仍然是注意着簡鳳台那所別墅，以及和這獅子山連接之處。

到了晚間，自己假意的告訴本觀道士，說是自己有些頭痛，要早早安歇，這廟中晚間睡眠的也早，段文溪在起更之後，就離開三清觀，仍然撲奔簡鳳台的別墅，今夜前來，却加了十二分的小心，不敢稍有大意，翻進宅中，見各處裏燈光明亮，自己掩避着身形，見這別墅中奴僕衆多，不斷的出入着，遂奔了這別墅的中部，連着從大門前查看了兩道院落，並沒有簡鳳台的踪跡，翻到北邊，見另一道院落中，三間東客廳，燈火輝煌，有僕人們端着菜肴，送了進去，段文溪一見下面的情形，知道他們正在吃着晚飯，前面有僕人不斷的出入，無法探查，遂翻到房後，這座客廳，有穿堂門通着，後面另一所院落，段文溪到了穿堂後門前，聽了聽說話的聲音，沒在閃屏後，輕輕的把風門拉開，見這裡邊，隔開二尺是四扇內屏，兩邊出入的地方，全掛着軟簾，段文溪輕輕的到了南邊的軟簾下，掀開一些，往裡看時，只見這廳房裡陳設的富麗堂皇，倒真是官宦人家的氣派，靠偏裏邊一張八仙桌，圍坐着六個人，那上面坐的正是自己勢不兩立的二人簡鳳台，只見他雖隔十幾年，並不見容顏改變，只是胖了許多，並且那神態上一片的官僚氣概，面色紅潤異常，這足見他一帆風順，享受人間的福祿，想到自己，段文溪幾乎當時就要闖進去，可是昨夜已然被一雙兒女所傷，當着他們面前，闖了進去，這次只要不能得手，再想復仇勢比登天，索性先聽聽他們講說些什麼，這六人中三個武師，對於簡鳳台很是恭敬巴結，他們正說着昨夜自己在他宅中攪擾的情形，簡鳳台一派的狂言，向那座上靠右手姓韓的

武師說道，「我歷來沒把這江湖道上放在眼中，說真的，練個三年五載，就要出來橫行，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慢說我這宅中還有你們幾位老師，就護是只我父子三人，有那不開眼的，想劫掠我家財產就叫他討不了半便宜去，這野老道他是看我這麼大的宅院，住在這種偏僻的地方，正好下手，這種江湖道多半是新上跳板的，他不想想，既敢到這種地方住，定然不怕這些邪魔外道，嗣後倘若再有這種事發生，無論誰手下也不要留情，懲一警百，往後他們自然不敢來算計我們了，」在韓子義身旁坐的，是鄂中武師周金祥，向簡鳳台說道，「誠如大人所說，這野老道定是新上跳板毛賊草寇，真是那成名的綠林，他反倒不敢來了，齊老師父在大江南北，是闖出「萬兒」來的人物，江湖道中多少得給他閃個面子，」在左首坐着那位武師，名叫齊建堂，武林中稱他，一手雙鏢，手底下很有些真功夫，周金祥這麼恭維他，忙答道，「周師父話不要說得這麼滿，這幾年中，可以說是江湖濫道，很有些不講江湖道任性胡爲的，遇上這種匪人，一個附籠不嚴，很容易栽給他，我們這宅中以我們弟兄而論，他們敢輕視，想到這裏染指，還算不得什麼，只是我們簡大人出身是富家子弟，功名富貴，可以說是名成業就，他鐵沙掌的功夫，尤其是武林中少見的本領，這種江湖無知之輩，他竟想到這裡來作妄想，這不是自己找死麼，」你一言我一語，無非是巴結財主，作這種有錢有勢人家的寄生虫，那玉郎和他妹妹坐在下首，這時却向那武師齊建堂說道，「可是那野老道滿口中胡言亂語，他竟說些什麼……」那左臂花刀韓子義不容玉郎往下再說，却攔着道，「當着大人面前，他那些撒野的話不必提吧，」玉郎要說的話，被這位武師攔住，段文溪在閃屏後，那看得過這種情形，自己認爲他們這頓酒飯還得就隔一個時候，自己何不趁這時找找那宿世的冤家申九鳳，等着他們人散開，再和簡鳳台匹夫算賬，

自己輕輕退了出來，翻身縱上房去，因為下面不斷有人出入，得盡力的躲避着下面的人，自己估量申九鳳現在已經是簡鳳台的夫人，家政太權獨掌，他定在這宅子的後面，主房裏住，一面查看着房子的形勢，一面留神自己的形跡，他翻過兩道院落，也正是這片別墅中最大的一道院子，五間上房，前出廊後出廈，四面全帶走廊，房子蓋得十分講究，綠紗窗射出一片燈火之光，段文溪方在查看着下面的形勢，聽得有兩人正進了這道院子，仔細看時，正是自己的一兒一女，段文溪十分詫異，自己在前面查看時，他們不過是剛剛入座，怎會這麼快就散了席，伏身在房脊後，聽見兄妹一邊走着一邊說着話，那玉娥却向哥哥玉郎說道，「阿娘這兩天也不是爲了什麼，時時的咳嗽嘆氣，問他爲了什麼，他不肯說，真叫我悶死，」那玉郎答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夜出事後，把我招呼到房中，細問動手的情形，我把那野老道胡言亂語的話，說與了阿娘，他竟變顏變色，鬧得我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呢，」兩人說着話已經走上台階，進了上房屋中，段文溪聽得真真切切，想到這申九鳳定是在這裏了，不禁觸起當年的舊事，和他跟姦夫簡鳳台逃走情形，割恩斷愛，毫無留戀，再也按不住無名火，一長身，從房坡後躍到前簷，輕輕蹤落院中，幸喜院中並沒有人，蹣足輕步到了上房走廊下，靠北間有說話的聲音，段文溪抬頭看了看，上面的橫楣足可停身，往起一聳身，手攀着橫楣，全身往起一拔，斜跨坐在橫楣上，正好從紗窗往裏窺探，室內所看到眼中的全是富麗堂皇，陳設雅潔，那對頭申九鳳，正坐在靠窗前一架硬木鑲螺甸大理石桌案旁，玉郎玉娥，站在面前，桌案上點着一架古銅三明子燭台，三支紅燭光華閃閃，看到申九鳳一身華麗的衣裳，雖則隔了十幾年，容顏依然沒有衰老，丰神如昔，更添了幾分華貴大方，段文溪看到自己的床頭人，不由十分難過，自己一生命運，完全斷送在這女人之手，

只願你享了榮華富貴，你那知你那結髮的丈夫，十幾年受盡折磨，還有和你見面之時，這就是你報應臨頭之日了，不過他此時面色上有些慘淡，那玉娥正在向他問着，「阿娘，你有什麼不痛快的事，何不對我們說說，可是我爹又叫你生氣了麼，」申九鳳微搖了搖頭，長吁了一口氣，向玉娥道，「你阿爹就是那種脾氣，這些年來，我何嘗爲他生什麼氣，只是我從昨天夜間起，心驚肉跳，起坐不安，好像我有什麼大禍臨頭了，」玉郎說道，「阿娘你這是什麼話，我們家中不會有那樣事，我阿爹現在也不作官了，一生的吃穿不盡，誰敢來害我們，我明白阿娘還是因爲昨夜那個野老道鬧的，怎麼阿娘竟這麼膽小起來，我聽說阿娘也是練過功夫的人，怎麼這麼一點事不能擔當呢，咱宅中護院的武師雖沒有什麼出奇的人物，可是我們父子三人，有什麼事就可以應付，用不着別人，」申九鳳點頭道，「這倒是實情，你們這些年還算沒白下功夫，只是我昨夜當着你阿爹不敢細問，恐怕你們這少爺小姐的脾氣，什麼事不知避忌，被你阿爹聽見，反倒多生出是非來，那野老道究竟全說了些甚麼，胡言亂語，你再細說說，」玉郎道，「過去的事娘還問他作甚，」申九鳳道，「你就好好說與我，我要想想他是何用意，」玉郎遂把昨夜段文溪所罵他們的言詞，細說與了申九鳳，申九鳳聽到這片話，眉頭緊皺，緊着追問玉郎玉娥這野老道是甚麼像貌有多大年歲，玉娥却搶着答對，說是野老道像貌奇醜，看年歲足有五十多呢，申九鳳聽了方手把眉峰略展，不過這時他却把這兩個人留在身旁，說什麼也不叫他們走開，那玉娥却十分不願意，說是自己歷來沒在這裏睡過，睡不慣，他是非回後面花園不可，申九鳳想了想，自己嘆息一聲，眼睛裡含着一汪淚，向玉娥道，「冤家，娘不是無事生非，我自己全不覺得是什麼緣故，只覺着不願意再離開你們兩人，難道是我的末日到了麼，」玉娥看他阿娘鄭重，並且



滿臉悲慘之情，親生子女，總有一種憐愛的天性，玉娥爰說道，「阿娘既捨不得離開我們，何不跟我們兩人到後面花園住上兩夜，娘把鬱悶散開，也就好了，」申九鳳點點頭說道，「也好，我就跟你們到後面去住，」立刻呼喚娘姨進來，告訴他們，把自己的寢枕送到後樓，大人進來，可以告訴他，小姐不大舒服，太太陪他去睡，你們好好的給大人安置，娘姨們答應着，申九鳳立刻隨着一雙兒女，够奔後花園，把段文溪恨得咬牙切齒，自己所怕的只是這兩個小冤家從中阻撓，不得下手，畢竟他竟似得了預兆，知道他死期已到，她竟一刻不肯離開她的兒女，你這樣牽纏不捨，當年又何嘗不替我這生身之父打算，任你走到天邊，我焉能叫你逃出手去，自己伏身在上面，等待他兩人左右陪着她往後走去，自己飄身下來，暗中跟隨，自己已經打定了主意，無論如何今夜不能得手；誓不生還，不過不敢過於欺近了，遠遠跟綴着，前面正是昨夜所到過的那片花園，因為貼近了後樓沒有多少隱身的地方，在進園門不遠，先把身形隱起，爲是容他們進了後樓，在暗中等候，反正他不能始終不離開他兄妹兩人，只要我親手把這萬惡的淫婦了結，才可以稍洩我十幾年的一口怨氣，再和箇鳳台清算當年的舊債，從假山的孔洞中看着他母子進了後樓，方要移身出來，花園門那裡燈光一闪，有人走了進來，段文溪仍把身形隱住，這人漸走漸近，只見他一手提着燈籠，一手提着一個竹製的提盒，從假山旁轉過來向後走，段文溪隱身的地方，和來人所經過的地方相隔不過數尺，段文溪往這人臉上一看，自己幾乎招呼了出來，正是那啞傭簡義，段文溪痛心之下，暗中流下淚來，方想現身和他打招呼，告訴他自己沒死，我又回來了，可是想到離着後樓很近，他又不能說話，若是把兩個小冤家驚動出來，豈不誤了大事，只得暫時忍耐下，不過段文溪此時是萬感交併，想不到還能和這個恩人相見，他居然還隨在他

門的身旁，此番動手，不敢准保定了能生出他別墅，我既然活着回來，我必須對這義重恩深的簡義，把話說明，我是報恩來了，自己打定這種主意，不大工夫，那啞傭簡義把提盒放到後樓，只提着燈籠走了出來，段文溪容他從假山前走過去，暗地跟隨他出了花園，從內宅後面一個橫夾道轉過去，直奔北邊一個箭道，穿著箭道走出很遠，更向大牆那邊一拐，緊靠著北面大牆下，有一排較矮的房子，一共是五間，只有當中一間，門窗上現出燈光，見啞傭簡義走進當中小屋，段文溪跟到門前，左右看了看，這裏極偏僻，只有他一人在這裏住，他這小屋兩傍，滿上着鎖，段文溪從門縫往裡張望，只見屋子雖然不大，食用的東西堆積的到處都有，一張床舖上面放着很乾淨的臥具，在床上還有一張小飯桌，上面筆硯紙張放得很多，段文溪看着十分驚異，難道這啞叭十幾年不見，還能够知書識字麼，誰來教給他，自己在門外剛要開門進去，忽見那啞傭簡義從身上摸出一塊紙來，就着燈下看了又看，他竟坐在那張條棹前，抓了一張紙，舖在他面前，拿起筆來，看看那小紙塊，用筆寫個不住，段文溪點點頭，此人雖是天生殘廢，不止于心地善良，還是很有志氣，他這不定是什麼人告訴他幾個字，他自己回到屋中，趕緊把他學會了，段文溪因為他正在全神貫注的寫着字，自己這種面貌，這種情形，恐怕嚇怕了他，遂一拉風門，輕輕咳嗽了一聲，走進屋中把風門帶好，啞傭簡義聽見有人進來，手中的筆還沒放下，一扭頭，看到段文溪言種神色，不由驚覺起來，段文溪向她擺擺手，知道凡是啞人而耳也受了影響，和他說話是很費事的，現在他已經認不出自己是誰了，遂向他恭恭敬敬的打了個稽首，啞傭簡義乍一看見這野老道，雖然是驚喊起來，但是看到老道對自己情形，絕無惡意，遂往前湊了一步，那個意思是問問他是做什麼的，段文溪想到當年被簡鳳台所傷，不能動轉，不虧他冒險相救，他母

子把自己隱。了一日，送到段家圩，自己那還有今日，慘然淚下，只是有萬語千言，對這個啞叭怎能立時表示出來，遂向啞傭簡義用手一指，叫他閃開一些，更指了指他寫字的那張棹子，那簡義已經明白了些，段文溪趕緊湊到桌前，見他那張紙上只有兩個字，一個是箱籠的「箱」，一個是提盒的「盒」，寫的是歪七斜七，可是全成字形，這也就很難得了，這種地方雖然僻靜，尙還不敢過於放大意了，提起筆來，拿過一張白紙，寫了八個字，寫的是「我是段家圩段文溪」寫完了，把筆放下，把這張紙拿起來，向啞傭簡義一遞，啞傭簡義接了過去，他仔細看了半晌，那情形已經看明白了，兩手有些戰抖，面目變色。他慌忙的走向門邊，段文溪不知他是何心意，緊跟在他身後，他把門推開，却向段文溪一揮手，叫段文溪躲向裡邊，他站在門外，左右看了看，這才進來，把風門關嚴，把段文溪擋住，叫段文溪面向燈光，仔細的看了又看，他才認出果然是棄家逃走，和主人勢不兩立的那人，簡義可是顏色立變，十分不安，把段文溪拉到床鋪前，叫段文溪坐在那，他趕緊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你怎麼還沒死，你報仇來了，」也寫完這幾個字，却把左耳湊到段文溪口邊，段文溪此時萬分無奈，顧不得什麼叫危險了，向他自己從段家圩，火焚家宅，棄家逃走一切情形，略略的說與他，這啞傭簡義略略聽出，不住搖頭，眼著跪在地上，向段文溪連連叩頭，段文溪明白他的心意，是叫自己仇不要報了，饒了他主人一命，段文溪把左手伸出來叫他看，告訴他我不爲報仇，我何致于受盡了人間苦，我十幾年忍受一切，就爲的是今日，妻，子，臉面，完全斷送了，我不報不能活在人間，只是兩個小冤家，忘了本來面目，從中作梗，叫自己不能下手，這是最痛心的事，正在跟到花園，要先動手，把那樣惡女人除了，不想竟遇見你這恩人，故此冒險前來，看看你也爲是叫你知道段文溪尙活在人世

，我話已說明，我還是得辦我未了的事，我只要活下去，對於你當年救命之恩我定要報答，一說完了就要走，那啞傭簡義却橫身把段文溪攔住，可是那簡義却圍着屋中亂轉，不時的搔着自己頭髮，顯出是十分着急，十分爲難，他跟着又到了那桌案上，提筆寫了幾個字，段文溪一看，話雖然寫的不明白，可是已看出他的心意，他寫的是，玉郎玉娥已練就一身本領，恐怕你未必是他們的對手，段文溪被他說中了自己的病根，咳了一聲，向簡義耳邊說道，「現在說不得許多，他們本領高強，不幸我毀在他兄妹之手，命理該當也只好認命吧，」啞傭簡義拉往段文溪的手，情形是十分懇切，他又拿起筆來，寫了幾個字，是叫自己暫時等候，他設法先叫玉郎玉娥認父歸宗，免去兩個有力的敵手，段文溪想到兒女那一身功夫，眞要是不把他兩人先收服了，自己報仇雪恨的事，毫無把握，只有點頭答應，段文溪遂向啞傭簡義耳邊說道，「你只要把那兩個小冤家設法叫他們知道他自己出身來歷，再和我做對，我姓段的生死感恩，不過今夜的事只能今夜辦，我不願再來了，」那啞傭簡義十分着急，他只抓耳撓腮措手頓足，他想了半晌，抬頭看了看段文溪，用手勢比畫着，自己要把玉郎我來，把事情和他說明，但是叫段文溪暫時躲開，段文溪點頭答應，告訴他自己隱藏在近處，等你招呼，我們父子再相見，啞傭簡義點點頭，他這次不再拿燈籠，竟自够奔後面，段文溪隱身這小屋的房頂子上，等了好大功夫，才見啞傭簡義把玉郎領了來，一邊走着，玉郎還喝着，「你這是弄什麼鬼祟崇，把我領到這裏我看你是討打呢，」那啞傭簡義不顧玉郎的申斥，強把他拉進屋中，段文溪翻下房來，潛身在門外，偷看屋中的情形，那簡義却拿起筆來，寫了幾個字給玉郎看，玉郎看了，勃然大怒，向簡義喝道，「你這啞叭簡直是要瘋，我不看你伺候大人多年，我就不能饒過你這種放肆，你真把我罵苦了，

我不是簡鳳台的兒子，是誰的兒子，等我明天稟明大人，看他怎樣揭你的皮，」啞傭簡義此時急得頭上筋全暴起，所有話他不能說出來，會的字又不多，有許多他要說的話也寫不明白，他又在紙上寫了幾個字，玉郎看過，更加怒了，抬手就給啞傭一掌，打的啞傭簡義咳呀咳呀道着，段文溪看到這種情形，心想這要把簡義活活急死，自己在這種情勢下，實不能再忍耐下去，一咬牙，把風門一開，闖進屋中，玉郎一看進來的正是昨夜趕走那個野老道，立刻冷笑一聲，向簡義喝斥了聲，「好奴才，你趕情是吃裡爬外，」他回身就要往段文溪身上撲擊，這段文溪用沉着的聲音向玉郎喝斥道，「冤家，你不用忙，我再不和你動手了，你堂堂儀表，有勇有爲的少年，你的身世不明，來歷不知，認賊做父，你就是現在把我毀了，等到你把事實真相一明，你就沒臉再活在人世了，冤家，你還是好好聽我把話說明，你只要逼迫我過甚，今夜也就是我們父子恩情斷絕之時，」玉郎把身形收住，厲聲說道，「賊老道，你不用花言巧語，簡少爺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值得活不了，很好，你把話說明，我諒你也逃不出少爺手去，」段文溪喝息一聲道，「小冤家，你不是簡鳳台之子，你不止于不是他的兒子，他還是你的仇人，當年的事，我對你說明，信不信也只好由你吧，我姓段名文溪，家在蘇州府段家圩，我的結髮妻名叫申九鳳，也就是你現在的親娘，那時你們不過全在襁褓之間，我段文溪遭逢不幸，你們生身之母竟和簡鳳台勾結上，敗壞了我段氏家風，使我在段家圩無面目再見鄉隣父老，姦夫淫婦，把兄妹倆一塊兒帶着到簡鳳台家中，從那時起，段家骨血做了簡鳳台愛兒愛女，我段文溪是良善人家子弟，我焉能忍受這種恥辱，我追趕到桑林浦，找簡鳳台報復劫妻奪子之仇，只是那時我實不是他敵手，仇未報成，反被他打傷甚重，幸虧這啞傭簡義，本着天理人情，不忍看簡鳳台把我毀了，捨死忘生

才救了我的性命，我回轉家門已竟是將死的人了，我竟死裏逃生，活了下去，冤家，我有這種深仇大怨，我能偷生人間麼，是我火焚家宅，斷指立誓，我要立志復仇，爲祖宗洗羞辱，海棠樹下，把祖宗木主埋殲，一份家財已竟完全被我一手燒掉，棄家出走，流落異鄉，我受盡人世間苦，幾次從死中逃了活命，入峨嵋山，身困亂山中，已竟自分必死，那知段氏祖先不願意姓段的絕了後代，我竟遇到非常的事，和一個兇暴巨猿，人獸結交，在絕頂上大約有十五六年的光景，我悟化出武術本原，所幸我這條命活下來，我這才下峨嵋，回蘇州，重訪簡鳳台，可是他已竟離家遠走，我數月的功夫才尋訪着他下落，來到這裡，偏偏竟和你這冤家聚到一處，你自己那又知道你這苦命爹依然隨在，只是父子成仇，令我痛心欲死，我是否能報仇，尙在不可知之間，不過我段家骨血我不願意給他簡家接續香煙後代，並且巧遇啞傭簡義，這才把你從後面請出來，我段文溪把話說明，你認我也好，不認我也好，我依然是得找那簡鳳台和中九鳳清算當年舊賬，冤家你難道還不相信麼。」

玉郎聽了段文溪這篇話，驚疑萬狀，自己雖然不敢深信，但是年歲大了，以後什麼事處處留心，記的有一年，母親和父親在一個晚間談着話，那時還是住在南京城裏，父親說，「你當我作一輩子官就作了異鄉鬼，我就永遠不能回桑林浦了麼，這些年我也很留心打聽他的下落，再沒人提起，大約他早作了外喪鬼，我們故土原籍，那能不想回去，」又聽母親說，「無論什麼事我全能依你，不過桑林浦我是不願意去的，子女全長成，鄉里鄉親，難免把舊事重題，你我面上豈不難堪，我看你還是斷了這個念頭吧，」他們爲這事，爭執了好幾次，但是只要當着自己，就不肯說下去，有時自己想起父親母親的口音，全不是和本他人一樣，問到原籍是什麼地方，總是含糊不說，這頗有可疑之處，因爲父

親要是少年遊蕩子弟，胡作非爲，逃出家鄉，投身軍伍雖然已經顯達，不願意題當初的事，那還情有可原，據自己知道的，父親擁有很多的資財，不是帶兵作官得來的，原本就是富家子弟，這有什麼不能提當年的事，玉郎此時聽到段文溪說出自已是他的親生之了，不過這種事關係着一家生死，自己那肯就這樣承認，可是已然不像方才那樣強暴情形，向段文溪道，「只憑你這番話就叫我相信，我還不敢那麼信任你，那簡義他是一個殘廢人，他所說的尤其不足爲據，你要還給我個確切的證明，你要知簡大人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你說出這種事來，我們這一家立刻就是一場大禍，老道，我能輕信麼，雖然你說是和我有這段牽連，現在先不拿你當匪人看待，這種事也好辦，好在全有活口在，你先回去，容我慢慢考查，不難水落石出，老道你也替我兄妹想想，我那慈愛的母親，真個如你所說的情形，我們還有何臉面活在人間，你果然我生身之父，我們稍有人性，被仇人撫養成成人，我們還有什麼臉面見你，不管是真是假，我現在還不敢承認，」段文溪慘然淚下，那啞傭簡義兩眼看着他，又看看段文溪，他現在是徬徨無計，也不知叫他父子相認了好，還是不認好，自己口中說不出話來，急得抓耳撓腮，段文溪嘆息一聲道，「冤家，這種事我只有對你說明，無法強叫你認我這生身之父，冤家，你那下流的母親，叫我怎樣放過他，我這作父親的，不能保護自己的子女，落到仇家手中，我實在是羞愧難言，我不過對於你這冤家說明之後，你不願意認父歸宗，貪戀着些簡的這份家產，過慣了官宦人家公子哥兒的日子，這只好由你，冤家，我是不願意叫你看見你那不成材的母親，最後的一剎那，冤家你既不相信，好在你們兄妹已練就一身本領，我歷盡千辛萬苦，死裡逃生，我定得報仇雪恨，你們只要有人性，不要欺騙我，把玉娥也要叫出來，容我闖進後樓，定要還你個分曉，冤家，你方才所說的那種

無面目活在人間的話，就算錯了，人所不能受的恥辱，我受了，人所不能嘗的苦，我嘗了，我捋扎忍辱活下來，我不是過于顧全我這條不值錢的命，因為我姓段的在蘇州府段家圩，是一個良善人家，在段家圩住了數代，祖宗墳墓完全在那裏，我自身遭到什麼惡報，那是我自受自作，可是，我連段氏死去的先靈，段氏的家聲，全斷送了，我死在九泉，祖宗也不能饒我，所以我要活下去，死去的先人，護佑着我，活到今日，還能夠找到這裏，簡鳳台以及你那下流的母親，全活在人間，這正是我十幾年來晝夜盼望的事，總可以有如願的希望了，我的心願，仇須報，段氏的宗祠不能斷，你們是姓段的骨血傳下來的，必須要繼續我段氏香煙一脈，冤家，你那種心意，才是我段氏家中真正不孝之子，話已說明，信不信由你，我本想找那簡鳳台，不過我不願意造成了你們兄妹萬劫不復的罪惡，我若不和你說明了，我有一不利于你這假父的舉動，你們定然仍和我爲仇動手，我們最後無論誰把誰毀滅了，造成了人倫慘變，全成了天地間罪人了，冤家，我現在就算苦苦哀求你，你趕緊回到後面花園，把玉娥喚出來，容我進去，管叫你疑團盡釋，還你個真贓實犯，」玉郎還在遲疑，門兒一開，驀然從外面闖進一個魁偉漢子，短衣短褲，連鬚鬍子很長，那啞傭簡義怒吼了聲，撲了過去，他認爲現在段文溪和玉郎的事尚沒弄清楚，這一被宅中的人看見，當時洩露，立時就是一場事非，他所以不顧一切撲了過去，向這來人就打，那段文溪往前一橫身，雙臂一分，把兩人隔開，把啞傭簡義推回來，厲聲喝問，「你是什麼人，敢來偷聽我們的話，你不要命了，」玉郎也在喝斥，「趙貴，你不在馬號好好看守馬匹，膽敢來到這裏，偷聽少爺的話，你是找死，快給我講，到這裏作甚麼，」這個趙貴來在宅中，不過三個月，在馬號裡當着一名夥計，作事十分勤謹，不多言不多語，終日在馬號裏馬夫住的小屋中



，除了少爺小姐們出去時，他伺候一切，他是多一步不往別處去，來的日子不多，門上幾位管家，全十分喜愛他，玉郎看他身體十分健壯，馬號裡總是乾乾淨淨，很想提拔他，不過這趙貴很是拘謹，多一句不肯說，也不會巴結，這位玉郎心目中已經有了他，想不到今夜自己正和這道人講着不能叫人聽的話，他竟自闖來，故此也押不住怒氣，向他喝問，這時馬夫趙貴却不管少爺的喝斥，滿面淚痕，向段文溪招呼道，「主人，你不認得我了，我真想不到真有見面之時，」段文溪驚訝之下，把身軀一閃，讓開身後的燈光，仔細向這馬夫臉上一看，自己不禁慘呼道，「你：你：你是段虎麼，」這馬夫已經撲到面前，雙手拉住段文溪哭道，「主人，我不指望你還活着，我找了這些年，認定你已經死了，無意找到仇人，我雖然沒本領，我………」那玉郎却厲聲說道，「趙貴，這是什麼地方，你敢胡言亂語，少爺忍容你，倘被老師們聽見，你死無葬身之地了，」段文溪這時看到段虎，痛斷肝腸，這時聽玉郎這聲喝斥着，自己也情知事太危險，遂向玉郎說道，「冤家你不要發威，死則死耳，這沒有什麼可懼，」段文溪雖是說這着，一切事未了之前，也不願立時敗露，向段虎道，「你不要盡日悲傷，這裏盡是我們的仇人，我的事一件沒有辦呢，」段虎擦着淚點點頭，向玉郎道，「少爺請你息怒，我是段家舊日的僕人，我是家奴，父子二人在段家伺候了三代，方才的話，我完全聽明，少爺你不要再疑心了，你乳名玉郎，小姐乳名玉娥，被你母親帶走時，一個三歲，一個週歲，那麼點的孩子，那裏會記得過去的事，少爺我來到你府中，不過三個月的光景，我那能知道你一切，你自己定然知道，你的脖項後髮際中，有一個很大的黑痣，你自己想想，這不會錯吧，現在你還不趕緊認父歸宗，求你爹爹留情，饒了你生身之母的一命，你還遲疑的什麼，」玉郎此時真叫置身無地，這個假名趙貴的段

虎，所說一點不差，事情定是千真萬確，自己此時只有一死了之，一個堂在少年，有何面目活在人間，往地上一跪，向段文溪道，「父親，你得恕過你這不孝之子，我們雖然是你親生子女，但是我們又那裡知道，你叫我接續段氏香煙，我們有何臉面去見鄉隣父老呢，」段文溪淚如雨下，伸手把他堵起道，「冤家，這件事於你無關，你們是心地清白的孩子，造成這種罪孽，全不在你們本身，段氏門中的罪人，還是你那不成材的生身父母，冤家你只要知道天地間有正義，有綱常，你趕緊聽我的話，事不宜遲，快把你那玉娥妹妹喚出來，我要與你那丟人現眼的娘算賬了，不聽我的話，那才真不是父子了，」玉郎此時好生難過，可是在段文溪逼迫之下，自己無法擺脫，聽到他說的過去情形，真是親父子，他所遭這番魔難，爲人子的于心何忍，只得叩頭說道，「父親，我親娘無論如何不好，總是女流，現有我們這兩個親生子女，無論如何不能讓你動手殺他，你若真不想留他，我們也只好同歸于盡，」段文溪冷笑一聲，答了聲，「好冤家，這是你的老道，走，」玉郎此時如同被綁赴刑場一樣，走一步身上多劃一刀，自己真有心一頭撞死，但是他終是少年人，也要看個水落石出，他在前面走，段文溪後面跟隨，那段虎也在跟着，啞傭簡義也悄悄隨在後面，段文溪和玉郎回身站住，同時低聲喝斥，「不用你們跟隨，趕緊退去，」這玉郎轉奔後面花園，段文溪不敢跟隨過近了，因爲這時宅中全沒有睡下，不斷有人出入，提防被人撞見，進了後堂，繞過假山，玉郎回身說道，「父親，你稍待片刻，我把妹妹叫下樓來，」段文溪低聲說道，「冤家，這正是我們父子生死關頭，要敢生異心，我一定要叫你作天地間的罪人，我只有此時死在你母子面前，去吧，」玉郎也不敢答話，緊走奔後樓，他在樓下略站了站，段文溪閃在一排翠竹的後面看着他，見他把臉上擦了擦，抬頭却向樓上招呼，「妹妹你

下來，我有一點東西給你看，」上面有人答應，跟着樓梯一陣響，玉娥走下樓來，他兄妹二人進了樓下的屋中，段文溪不再遲疑，轉出竹林，騰身飛蹤，竄上後樓，屋中正是申九鳳走向樓門口，招呼玉娥玉郎到上面來，段文溪輕輕一拉門，答了聲，「來了，」段文溪這一猛往裡闖，申九鳳往後一撤步，屋中的燈火很亮，申九鳳驚呼了聲，面目變色，可是他猛然往裡一縱身，撲到迎面牆下，一伸手把牆上掛着一把寶劍抽了出來，反身喝斥，「大膽妖道，你闖進屋來意欲何爲，」段文溪冷笑一聲說道，「簡夫人，你的容華依舊，我的面目全非，你那還把當年恩愛的床頭人，如今對面冤家放在你心中，」申九鳳人是不認得了，話聽着刺耳，驚心皺眉說道，「這全是什麼胡言亂語，你還不退出去，你可不要欺負我這女流，寶劍是不留情的，」段文溪道，「如其你有無情劍，才能戀姦私逃，割恩斷愛，我的心早被你的劍扎傷了十五年，如今我們恩仇清算，應該不留來世債了，你聰明人不要裝糊塗，今夜就是你造因結果的時候，也正是簡鳳台報應臨頭的日子」這話一說出，申九鳳噤的一聲把寶劍扔在樓板上，點點頭道，「你是段文溪，很好，我早知道有這一天，你還能活在人間，這是很好的事，也爲我申九鳳減一分罪惡，」段文溪道，「那麼你認識我了，我只問你，我段文溪有何虧負你之處，你竟忍心勾結奸夫背夫逃走，這還情有可原，怨我姓段的家門無德，遇上你這淫賤女人，我只問你，我姓段的親骨血一雙子女，你爲何把他們帶走，你和我恩斷義絕，安心不想和我過活下去，你該把我一雙可愛子女留下，那是我親骨血，是我段氏的後代香煙，你竟叫他隨娘改嫁，認賊做父，你把我姓段的毀到什麼地步，害我一人，還害了我祖先，還害了我的一雙子女，你真是萬惡的淫婦，我爲你險些死在姓簡的手中，我身受重傷，僥倖的保全了性命，我無面目在段家圩見鄉鄰父老，我棄家逃走，

受盡了人世折磨，天不叫我死，依然留着我，叫我來見你這享盡榮華富貴的風流淫婦，現在你有什么話只管說出，我一雙子女你怎樣還我，我沒有耽擱，你給我姓段的趕緊講。」

申九鳳面色鐵青，羞愧的淚流滿面，那還敢抬頭，段文溪問到這，他知不答話他就要動手了，只好抬起頭來，向段文溪道，「現在你叫我說什麼，我沒有話可講了，咱們不是夫妻，是冤家，你現在問我因為什麼這麼對待你，這叫冤怨絲，前生造定，命理該當，我果能真是不守婦道女人，那怨我娘家教不嚴，家門無德，事情的起因和經過，你不必問了，這種前因後果，我不敢往別人身上推，你是家傳武學，我申九鳳也是練武的女兒，你自己拍良心想，就讓我生性下流，我從嫁到你家，整年不出大門，我是很盡了作婦人的道理，只顧你一心鍛鍊武功，你可忘了你的床頭人尚在青春，段文溪，大錯銷成是誰，我到現在已經不是人了，我對不過老的，對不過小的，我認爲我命理該當，現在你問我爲什麼把一雙子女帶走，你不是糊塗人，是你的親骨肉，難道不是我心頭肉，因爲我沒有那樣忍心，我不能親手殺了他們，我只好帶走，我要割捨得下，我就不做那樣糊塗事了。」

段文溪大聲喝斥，「住口，你割捨不下親生子女，你爲何不替我姓段的想一想，你把我害得人離子散，家敗人亡，你就忍心作得出嗎，」申九鳳道，「我在那時一步走錯，無法擺脫，明知你虧心，只好虧心去吧，叫我無法兩全，我明知那樣對付你，人容天不容，可是段文溪你思想，我沒打算活到今日，我打算好了，我命中造定不會有好結果，我和姓簡的露水緣，假夫妻，終歸是要成泡影的，現在你既我了來，很好，早早給我個報應，叫我離開人世，把一切可以擺掉了，任憑你把我錯骨揚灰，我是罪有應得，我把你一雙子女扶養成人，最後我求你在我臨死前，你不要叫他們前來，不要叫

們知道，我沒有臉再見他們，」段文溪冷笑一聲道，「你還知道羞恥嗎，」申九鳳道，「段文溪，一個人甘心領罪也就是了，你不必過分凌辱，我這裡現成的寶劍，請你動手吧，我與你總是夫妻一場，你若再遲延，只怕你仇要報不了，你一對子女未必容你動手吧，」說着話，申九鳳一伏身，把寶劍尖剎住，把寶劍倒遞過來，段文溪倒也毫不遲疑，伸手把寶劍接住，此時他喉嚨中的聲音也有些變了，狠聲說道，「我要看看你這狠毒婦人心，」那申九鳳把兩手向背後一背，說了聲，「好了，正要你看，」段文溪遞劍往他心窩上要扎，聽門口一聲慘呼，飛縱進來兩人，一左一右，把段文溪兩臂拉住，正是玉郎玉娥，那玉娥更劈手把寶劍奪過去，這兄妹兩人哭着跪在地上，申九鳳却哎喲一聲，羞憤交加，倒在地板上，樓門口又闖進兩人，一個是啞慵簡義，一個是段家舊僕段虎，圍住了段文溪，全跪在樓板上，叩頭求他開恩，饒恕申九鳳一命，段文溪急得幾乎瘋狂，踏腳說道，「好糊塗冤家們，我十五年來九死一生，爲得是今日，你們攔阻我是何居心，」玉娥這時却撲到他娘的身旁，哭着招呼他，玉郎却跪在段文溪面前說道，「父親，你既是爲兒女打算心重，你也得爲兒女想想，任憑我母親怎樣不好，可是我們這兄妹兩人，過去的事一字不知，只被他恩養長大，我母親對我們慈愛之情異於常人我們作兒女的，受到母親這樣厚愛，到這時叫我們看見他身遭慘死，作兒女的不來管他，我們禽獸不如了，父親，請你開一線之恩，把你的事辦了結之後，你可以把他送入尼庵中，讓他懺悔一生的罪孽，我們兄妹兩人定要在你面前多盡孝道，奉養父親的天年，我母親的罪過，父親你看兒女的面，饒了他吧，你若是非把她當時殺死，請你先把我兄妹兩人了結了，我們沒面目活在人間，」這玉郎一邊哭着，一邊說着，玉娥一邊呼喚着他的娘，一邊不住的向這邊叩頭，求段文溪開恩，饒恕他母

親的性命，段虎也不住的磕頭的說道：「論當初他的娘心一走，現在他是罪有應得，只爲他送了這一對好兒女，大爺你看少爺小姐的身上，饒了他一命吧，你現放着不兩立的仇人，你還不辦個了斷，鬧得面前只要知道了風聲，我看你今生今世就要白活了。」段文溪聽得段虎的話，心裡一驚，猛然想起，這個淫賤女人早晚他還逃得了我手中去麼，簡鳳台身邊尙有好幾位江湖武師，他又是一身本領，事已揭穿，若容他緩開手有了提防，我豈不是前功盡棄，自己想到這裏，踏脚說道：「冤家們，你們非把我這丟人現眼的爹爹害到底，好，我暫叫她活上幾時，我找那簡鳳台清算我們這筆債。」段文溪轉身在外走，那知啞傭簡義一把將他的道袍<sub>三</sub>往一角，他說不出話來，可是他叩頭如搗蒜，口中啊啊怪叫，段文溪知道他的意思，要想不叫自己去殺他主人，段文溪怒沖沖喝斥道：「好糊塗的東西，這些事由不得你了，還不撒手，」可是啞傭簡義仍然扯住不放，只是叩頭，段文溪在情急之下照着啞傭簡義肩膀上踹了一腳，哧的一聲，把段文溪道袍撕去一角，段文溪已縱身竄了出去。

這裡申九鳳被女兒喚醒，玉娥把他扶起，坐在地板上，不住的招呼，「阿娘你別難過了，我爹爹已經饒了你，你得爲我兄妹活着，」申九鳳此時羞愧的無地自容，哭着說道：「我可沒有臉再見你們了，好孩子們，快把你爹爹叫來，叫他親手把我弄死，也稍贖我的罪惡，」玉郎這時也跪在申九鳳的面前，說道：「娘你不看我們身上麼，你把我们扶養成成人，我們不能看着你死，你這時有個好和歹，叫我們做兒女的怎麼再活下去，你疼我們，愛我們，還要疼到底，愛到底呀，」這時那啞傭簡義爬起來，跑下樓去，段虎已然站起，招呼了聲，「大奶奶，你過去的事，實在對不起大爺了，只盼望你痛改前非，知道後悔，有少爺小姐哀求他這爹爹，你這條命總可以保全了，看在兒女分上，還是活下

去吧，我們要想法子叫你夫妻破鏡重圓，」申九鳳在昏厥乍醒之後，淚眼模糊之下，還沒看出是什麼人，這時聽到這片說，把玉郎玉娥往兩旁一推，見一個魁偉漢子站在對面，自己驚慌之下，問道，「你是什麼人，」段虎道：「奴才段虎，大奶奶不認得我了，」申九鳳忽然狂笑一聲說道，「段虎，你也來了，很好，我還看到了你，你們主僕全活在世上，這是恩典我申九鳳，好，你能原諒你這下流的主母，我感激不盡，你主人呢，」段虎從鼻孔中哼了一聲答道，「主人麼，他去找那簡大爺算賬，他們這筆賬必須清算，」申九鳳道，「你們怎們這樣糊塗，還不趕快去，他們兩人只要一見面，有死有活，段虎你的主人還未必是他敵手，」更向玉郎玉娥道，「冤家們快到前面，一個是你們生身之父，一個是恩養你們十五年的人，他倆誰也死不得，你們還不快去設法解救去，晚了一步你們那才真做不得人了，」玉郎玉娥也全驚慌站起，段虎頭一個跑下樓去，玉郎玉娥拭着淚痕說道，「娘你疼我們，別再想別的道，我們願意拿性命保全他們兩人，」申九鳳道，「放心我捨不得你們兩人，我要活着，冤家快去吧，」玉郎玉娥被申九簡這麼催促着，也想到前面的事太危險了，這種情形下，這兄妹兩人本是極聰明的人，可是事情太緊急，沒有思索的工夫，知道前面一動手，生死就在剎那之間，兩人也飛身竄下樓去，申九鳳仰首長嘆道，「我命苦，叫我做出這種事來，到今日我對不起丈夫，我對不起兒女，我對不起簡鳳台，更有段虎前來，他是奴才，他能十五年的工夫，找尋他的舊主，我再活下去，真還不如畜類了，」自己趕緊站起，用一條白綢巾，在那窗戶上繫好，自己毫不遲疑，投環自盡，他這裏玉殞香消，結束了夫妻兒女的恩愛，可是前面也是一幕淒慘的情形，已竟是血濺庭階，了結了風流孽債。

原來段文溪從花園後樓趕奔前面，這裏雖則開了地覆天翻，前面是絲毫不知情，因為這時間並不甚晚，晚飯以後，玉郎玉娥到後面去，那三位武帥，吃飯後略坐了坐，看出簡大人今晚的酒用得有些，醉眼迷離，那情形不願意再和人說閑話，三位武帥向簡鳳台告辭退了出來，簡鳳台自己回到內宅，娘姨們迎接着他，告訴小姐不大舒服，太太到後邊去了，好在這時簡鳳台因為帶着酒，並不仔細查問，自己合衣倒在床上，朦朧睡去，段文溪摸到前面查看到那客廳時，人已經走淨，燈火息滅了一半，有兩個當差的在那裏收拾打掃，段文溪見簡鳳台不在這裏，十分焦急，正在轉身，忽聽客廳中那個下人說道，「咱們收拾完了趕緊的歇息去，大人到內宅去，前邊沒有別的事了，」段文溪聽到「內宅」兩字，立刻翻出這跨院，直奔這內宅的正房，他這宅子雖然龐大，可是房子的建築，很够格局。這種宅子極容易辨認，那一段院落應該做什麼用，全按着富家宅第佈置的，段文溪翻到正房院內，只見東上房靠南的裡間燈光很亮，明間在隔扇紙窗上，微有些燈光，北上房屋中有人，廂房是黑暗暗的，段文溪飄身落在院中，躡足輕步，先奔了南廂房，穴窗窺察，屋中是兩個女僕說着話，聽他們彼此問答的情形，說是太太往後面去了，大人今晚的酒喝多了，我們把茶水給預備好了，他醒來時必要喝水，段文溪看了看這院中並無別的用人，自己轉身來把屏門關好，院中擺着一個石臼，裏面養着金魚，這石臼足有五六百斤，想把他端起來，把屏門頂上，任憑前面的武帥從房上趕來，那算認命，這兩個女僕不用想再出去了，趕緊撲奔上房，把那裡面的窗紙舐破，往裏看時，屋中好一份富家的臥室，陳設雅潔，鋪陳富麗，那簡鳳台合衣而臥，躺在了床上，睡得很沉，段文溪此時把舊事翻上心頭，趕緊的來到門前，把風門拉開，裏面隔扇虛掩着，輕輕推開，這堂屋中只放一盞很精緻的銅燈台，燈籠很小



，微辮出屋中形狀來，段文溪此時不顧一切，闖進裏間，簡鳳台依然沒醒，自己懷仇十五年，本可以趁他睡着，遽下毒手，可是認爲叫他這麼死太以的便宜他，總得叫他知道自己遭到報應，來到床前，向他肩頭上一拍，招呼，「簡鳳台，起來，我和你談話，」招呼完了，段文溪趕緊往後一撤身，退到窗前的桌案前，段文溪這一掌拍的他很重，簡鳳台從睡夢中驚醒，立刻一翻身坐起，迷離睡眼，口中却問着，「什麼人，」他終是一個練武功有造就的人，眼光中觸到窗前站的人異樣，立時着醒有出一個面貌醜陋的野老道，厲聲喝叱，「你是什麼人，竟敢擅自闖進屋中，」段文溪道，「簡鳳台，你清醒些，仔細看，十五年前桑林浦你這淫徒家中倖逃活命的段文溪持來看你，十五年的迷夢你應該驚醒了，舊債你要清償，姓段的準是仁義君子吧，」簡鳳台猛然站起，向段文溪注視着，仔細辨認他的面貌，果然從眉目間看出正是自己的冤家對頭人，簡鳳台哈哈一笑道，「朋友你居然還有今日，這真是難得的事，我認爲你應該早早的到來，姓簡的等你多時，」段文溪道，「簡鳳台，你害得我好苦，」簡鳳台道，「你苦我也不甜，朋友少說廢話，多活了十五年，你又趕了來，段文溪，子女我已經把他撫養成成人，我愛若親生，我自生的親我子我反把他留在蘇州府，我的現在沒有後悔的事，在我簡鳳台尚能活在人間，我不願意你和我那子女見面了，段文溪，現在你既已入了玄門，爲什麼看不破，我們這段冤怨緣，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我勸你還是忍下去吧。」

段文溪厲聲喝叱，「無恥匹夫，到今日今時，你還生這種妄想，天理昭彰，報應也該臨頭了，害得我家敗人亡，妻離子散，我流落江湖，更是九死一生，我就爲得今日今時，你還不隨我出去，一簡鳳台冷笑一聲道，「姓簡的，已經覺得對不住你，我不願意再作孽，這個仇我怕今生今世你報不了，

「段文溪道，「這筆賬今夜不作個了斷，姓段的決不甘心，你是男子漢隨我來，」段文溪隨手把軟簾攆掉，竄到堂屋，又一縱身已到院中，這簡鳳台一來是仗着自己一身本領，鐵沙掌的功夫，二來他只要一喝喊，雖則有人前來接應自己，可是自己的一雙子女，勢必趕到，實不願意叫他們見這種醜事，此時他惡念又生，他很想把段文溪了結了，就算斬草除根，所以一聲不響，跟蹤竄了出來，這時段文溪反身面向着上房，這一對冤家倒是一個主意，誰也不再發話，廂房裡兩個女僕，雖則聽得上房說話的聲音，因為這種做官的人家，規矩極大，不奉呼喚，不准隨便到面前，他們在屋門探身查看，這個野老道和大人先後到了院中，吓得他們趕緊退了回去，簡鳳台一到院中，段文溪立刻飛撲過去，探掌向簡鳳台的面門便劈，簡鳳台用左掌往上一穿，一橫身，他是真下毒手，用了十成勁，向段文溪的小腹打來，這段文溪可不是當年的情形了，一掌劈空，簡鳳台的重手掌力到，他脚跟稍一用力，借着簡鳳台掌風的力量，倒縱了出去，往院中一落，二次騰身而起，身形竄起丈餘，往下一撲，掌和人飛縱着往外一塊兒打，這種力量非常大，簡鳳台他自驚心，往左一個盤旋，身軀半轉，「跨虎登山」，左脚橫踹出來，向段文溪左跨踹去，段文溪雙掌打空，見簡鳳台傷自己下盤，他一個盤旋急走，矯捷異常，段文溪比時已經紅了眼，認為不把簡鳳台立斃掌下，自己那可就要抱恨終天，今生今世，再沒有復仇之日了，想到這種情形，把全份的精神力量全施展出來，簡鳳台這一脚踹空，腿往回下一收，順勢用脚尖一滑地，身軀已然立起，可是段文溪竟自再也收斂不住一腔憤怒，一聲長嘯，這是在荒山絕頂所學的猿聲，立刻一個「猛虎伏槽」式，撲了過來，簡鳳台在猝不及防之下，猛然雙掌齊出，用全身力量迎着面，向段文溪所發過來的掌力猛撞，可是段文溪此時左肩往外一甩，猛然右掌往下一沉

，往外一拂，「玄鳥劃沙」式，竟自打在簡鳳台的肚腹上，段文溪十五年所得，也就是這幾招，簡鳳台雖有鐵沙掌功夫，但是段文溪不是當初的段文溪了，終於沒有叫他將掌力用上，這一掌下去，慢說是血肉之軀，在峨嵋荒山絕頂，那多年的古樹，全被他指風劃得攔腰斷去，簡鳳台身軀往後一倒，往地上一坐，他總是武功有根基的人，兩眼如同血球，幾乎怒出眼眶外，他却掙出一句話來，「好段文溪，恩怨全休，你可不許再找尋我原配妻子，」段文溪心裡一驚，不過眼前對頭人已親手解決，懷仇十五年，到今日如願以償，哈哈大笑，招呼道，「簡鳳台，你放心罷，今生今世，我們的事一筆勾消，姓段的對得起你了，」簡鳳台却一聲狂吼，聽他含糊是在招呼玉郎玉娥，可是他口中聲音由不得他作主了，呼的一聲，噴出一口血來，仰身摔在地上，這時突然從旁邊廂房屋頂上，嗖七的飛躍下兩人，來到簡鳳台身旁，伏屍大哭，跟着屏門外噓的一脚，把屏開踹散，裏面雖有大石白頂着，但已是攔不住往裏硬撞，可是外面的人，却是連門連人一塊兒往裏倒來，正是啞傭簡義，他摔了一臉傷，手也戳破了在地上滾着，兩個翻身，竟自爬起，也跑了過去，爬到簡鳳台身上，痛哭起來，段文溪見先前的正是玉郎玉娥，踏脚說道，「好不要臉的奴才，你們再敢哭，」玉郎玉娥吓得趕忙往後退，可是這時忽的從南面廂房下和屏門外，闖進兩人，一個手持雙鐵拐，正是他宅中武師齊建堂，一個是左臂刀韓子義，這兩人猛然撲到段文溪身旁，三件兵刃一齊往段文溪身上招呼，段文溪往前一蹶身，已自閃開，怒吼了聲，「你們這般狐狸狗黨，不打算要命了，」齊建堂和韓子義正要打過來，玉郎玉娥已蹶身而起，他兩人可全是赤手空拳，不約而同的把兩臂一伸，向二位武師招呼道，「齊老師，韓老師，你們再不能動手了，這是我家門之羞，有難言之痛，事情非一言可能盡，請到客屋，少時奉告，

你們再想動手，只有先把我們兄妹了結了，」段文溪此時冷笑一聲，說聲，「我還得找那下流女人去算帳，」飛身蹤起去，玉郎玉娥一看不好，說聲，「師父們千萬別多管閑事，我得去搭救我母親，請師父們爲我兄妹保全臉面，不要跟隨了，」這兩人哭着說着，武師齊建堂跟左背刀韓子義，全是久走江湖的人，這野老道他不是常來的人，口音相貌十分各別，動手的情形，夾雜着武術家沒有的本領，簡大人死在他掌下，少爺小姐饒不攔阻，反有維護野老道之意，久走江湖的人，看出這裏面定有一番人倫慘變的事，身爲護院武師，當然不能看着主人死不管，可是他的親生子女，一再阻攔，只好靜以觀後，玉郎玉娥這時已飛身蹤起，追了段文溪去，齊建堂韓子義連簡鳳台屍身反倒不敢動了，恐怕這裏有重大牽連，才一轉身，聽得背後說道，「你也有今日，老天爺總是有眼，報應臨頭，絲毫不爽，」左背刀韓子義厲聲喝斥，「什麼人大膽，滿口胡言，」趕到轉過身來，一看是馬號裏的馬夫趙貴，齊建堂一手把他抓住厲聲說道，「你一個馬夫，敢在大人身遭慘禍之時，說這種言語，你是定有來頭，還不對我講，」這句話的正是段虎，他絲毫沒有懼怕，冷笑說道，「大約你們不知此中真像，老師父你們請到前面，我把這段冤怨緣的事，說與你們，你們也就明白了，簡鳳台死事餘辜，他是自己造下孽，才有今日，」兩位武師聽出他的話中有原因，遂拉着他趕奔前面客廳，招呼着前面的僕人，把燈火燃起，鄂中武師周金祥，也正出來巡查宅院，一同走進客屋，這段虎遂把簡鳳台段文溪這十五年來一篇冤孽債，一字不留完全說與了這三位老師，齊建堂等一聽這情形，全嘆息了聲，齊建堂頭一個站起，向韓子義周金祥道，「我認爲我們不便再留下去，我們再見了玉郎玉娥，彼此難堪，我這就想走了，」左背刀韓子義和周金祥也全嘆息了聲，「我們緣盡則散，強留在這裏有何意味，大家散吧，

「遂向段虎說道，「你是忠誠義僕，可是在這時，我們東家是你主人殺害的，我們木可替簡大人報仇，可是當初既有這種孽緣，局外人不必管了，」遂更囑咐段虎道，「你主人大仇已報，你那主母我們看也難活在人間，現在你要答應我，把簡大人屍體好好成殮起來，不得有鼠肚雞腸行爲，你們只要敢將他屍體殘毀，我們弟兄是江湖道中人，還有些手段對付你們，不問你兩家恩怨，只認爲你們是現在仇人，你可聽明白了，」段虎忙答道，「人死不結怨，他已死了，誰還能作那傷天害理的事，老師父盡管請，你的話定然照辦，」這三位武師各自收拾兵刃包裹，是不辭而別，他們此去可另有一種打算，按下他們不提，段虎把這三位說走了以後，心裏坦然一半，他們真個不肯走，這裏事恐怕不能順情順理就能了解下來，自己唔唔僥倖，如飛又趕向後花園，可是一進花園子，已聽見後樓上一片的哭聲，段文溪如飛的跑上樓來，只見玉郎玉娥全爬在床邊上，嚎叨痛哭，見申九鳳直挺挺躺在床上，脖項間尚有一條白綢子汗巾未解下來，分明是已經自縊身死，段文溪來到近前看了看，點頭嘆息道，「很好，你尚知道羞恥，我恩怨全消，無連無掛了，」這時玉郎玉娥哭得像淚人似的，聽得身後段文溪自言自語，玉郎扭轉身來，跪在樓板上，向段文溪道，「父親你看見了，到這時你這冤仇全報，這後着的事，依我看，你不必受了，你已竟是歸依立門，成了道家，把這宿世難忘之仇，既已報了，你完全可以一切撒手了，兒女的連纏不宜再連累你，父親你在那裡出家，告訴我們，我們把這一切事，替你料理完了，我們必在你的近處住下去，我們兄妹看到你羽化飛昇，再歸故里，這時我們沒面目歸蘇州府了，」當時玉郎這份話，叫段文溪好不驚心，他兄妹是自己親生子女骨肉相關，就是多年不見也應該天性存在，怎麼這個冤家對我涼薄起來，難倒他竟自在簡鳳台撫養下，把人性全沒有了麼，倒

擗着手往後退了一步」看定了玉郎，那玉娥仍伏在床邊上哭着，段文溪察顏觀色，忽叫明白向玉郎說道，「冤家你逐我立刻離開，究屬何意，你要講個明白，難道我這樣作，你心不甘服麼，冤家你若認爲我處理不當，那有現成的寶劍，你把這親生之父立時處治，我倒也死得甘心了，」玉郎叩頭說道，「父親你不爲我兄妹想麼，我們不止於無面目再歸家鄉，我們無面目再活下去了，」段文溪長嘆一聲，趕向前去，把玉郎扶起，更向玉娥招呼，「好女兒快快起來，不要儘自哭了，他對不住我，段文溪對不住你兄妹，孽由自作，我現在沒親手殺他，他落個全屍而死，也就是了，你們再哭，叫我作父親的有何面目活在人世，」當時玉娥也站起來，段文溪把玉郎拉到床前，自己坐下，玉郎站在面前，段文溪道，「好孩子，你不要作那糊塗打算，這種事擱在誰身上誰能容忍，此仇不報非人類也，你們再不要提無面目見人，要是那樣說我就該立時橫刀自刎，不過冤家們你們得替姓段的死去的祖先打算，我們不能作孝子賢孫，我們也不能給祖先留罵名，我含恨十五年，爲的是什麼，我要恢復我的家聲，恢復我段家的清白，我到現在能去見故鄉父老，就是我仇報了，恥辱洗了，我段家骨血找回來了，祖宗香烟能够不斷了，這是我受盡了人間痛苦，對的起祖宗，對得起自己，那有什麼不能見人，尤其你們兄妹更是清白人格，絲毫沒有污染，你們能够給姓段的傳家接代，把祖宗的神主仍然能供在我舊日家中，叫他們仍能享子孫的祭食，你們怎麼這糊塗，你們看的那麼淺薄，我恐怕你們真要落個世界上不孝之子，」段文溪用人情天理這麼勸着，這一雙子女，他們才點點頭，這時這花園子一片雜亂之聲，本宅的下人僕婦全趕了來，不知這場事是怎樣發作起來，玉郎也顧不得許多，闖向樓外那段虎正趕上樓來，玉郎向他喝問，「下面什麼事，」段虎答道，「合宅家人們看到簡大人身死，他們全趕了

來，要問個明白，」玉郎走出樓門外，果然見他們幾十個人，有的遠提着刀鎗，玉郎厲聲喝叱道，「你們想作什麼，」家人們一看少主人在上面，全都站住，玉郎不再容他們問，向下面說道，「你們不得任意胡闖，簡大人身死這是他過去事的報應，現在報仇的人到了，這報仇的人也正是我們兄妹生身之父，太太也已竟自盡，你們還用細問其中情節麼，我一家老少帶家產完全毀在簡大人手中，如今冤怨相報，大致也告知明白你們，你們只好作你們的事，這是主人的私事，你們當傭人無權過問，敢妄生是非的，少爺手底下可不容情，好好跟着料理後事，定有重賞，絕不會虧負你們，」下人一聽少爺這麼嚴厲囑咐着，那還敢再多說，立刻諾諾連聲答應着，玉郎招呼那婢女上來，叫他們幫着照料大屍體，遂請段文溪到前面去，來到前面客廳，玉郎自己出去把下人招呼進來，把簡鳳台屍體搭進上房，暫時停放，玉郎進來，段虎也跟到前面來，把這三位武師不辭而別的話，說與了段文溪，段文溪點點頭答應着道，「我的事本用不着他們干涉，不過死不結怨，我焉能再趕盡殺絕，作那欺天滅理的事，」玉郎也向段文溪請求要好好棺殮簡鳳台，和他的母親，並且把他母親臥室中私蓄的帳目，和簡鳳台所有家財，定全交給段文溪手中，段文溪面色倏變，向玉郎道，「你把你父親看作如何人，我難道有這無恥行爲麼，」玉郎道，「父親不要悞會，當年父親家中有房子有地，不是很窮的人家，被他害得到如今沒有立足之地，你既想重整家業，你用什麼去重整，我兄妹雖然受他恩養十五年，我兄妹在他面前可盡了親生子女孝道，他身後家資正好買他罪惡，還有這場事，宅中這些家人良莠不齊，論父親事驚官動府這種殺妻奪子之仇，也不致於有了罪名，可是那不明白便宜了那般官吏，宅中這般下人恩威並用，也好打發他們，現在我打算早早告知他們，離開簡大人這裡，叫他們全能養家，錢現在

可是不能給他們，多時我們起身，多時打發他們走，」段文溪聽了玉郎這種辦法，自己雖覺得行爲上有虧，可是事實上不容你不這樣作了，帶着兩個孩子一走，我已貧無立錫之地，難倒把他兩人餓死麼，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爲了祖宗香煙，也只好這麼辦了，玉郎雖則年小，倒還能辦事，他竟自按他的辦法，把一般家人們壓服住了，他們貪圖得着一筆錢財，暫時沒惹出是非來，到了次日，打發段虎去治辦了兩份很豐盛的衣衾棺材，把這兩人成殮起來，玉郎和妹妹商量，這可得給父親留臉面，看這情形他老人家絕不會在家中呆長了，他是了他心願來的，我們生身之母，任憑多樣下流，誰叫他生了這一雙子女，我們盡我們的心，把簡大人就葬埋這後面花園內，他自己後代把他起回去不起回去，我們就不管了，這所宅中是私產，地方又這麼偏僻，出了這樣兇殺橫死，白給人家住誰肯來住下去，把母親靈柩暫時埋在宅子旁邊，山根底下，等候父親若是重返峨嵋，我們把他運回去，他雖污辱了祖先，我們是段家正枝正葉，好在也沒有多少本族，依然能叫他入我段氏墳地，這兄妹兩人計議好了，什麼事也不再向段文溪多問，他是在客屋中靜靜的打座，這些事有力有人，本好安排，段虎對於這場事算是盡了大力，玉郎玉娥監視着一般下人，只不準他們出去，這天把所有的事料理停當，這兄妹又悄悄的到申九鳳墳上祭奠了一番，這才召集宅中所有家人，每人很豐富賞了一筆錢，玉郎玉娥向他們囑咐，主人在世時還常恩待你們，也沒有怨，遭到這種丟人現眼的事，我們兄妹也就很够難堪的了，我們年歲尚輕，請你們爲我兄妹保全臉面，這裡事不必隨意在外張揚，與你們沒有利益，只有禍，我也不便多囑咐，真若把我兄妹看成冤家，不叫我們抬頭，那可我不怨我手段辣了，」當家人的事情被辭之後，作事不作事，全能吃個三年五載的，誰還敢多惹是非，把家人完全撤去，那啞傭簡義這兩天功夫



他是埋頭躲在小屋中，只是哭，不肯見人，自己用筆不知胡寫些什麼，桌上牆上弄得墨跡淋漓，玉郎玉娥已竟早打算好了細軟包裹箱籠，把馬號裡九匹牲口完全備好，用四匹牲口駝着細軟之物，玉郎是催着立時起身，不叫耽擱下去，可是旁人全收好了，只有簡義尚在小屋中，不肯出來，段文溪親自找到他，一見他屋中胡寫的字，不由的嘆息了聲，他只寫得是，我虧心，我害了主人，段文溪想到他本身，這也難怪他，簡鳳台終是他恩主，他是家奴，不過他所作的事，合天理順人情，不能算作虧心，只有簡鳳台欺人欺天，孽由自作，段文溪開導了他一番，在先說什麼他是不走，可是連玉郎也來到，把人情天理的話，向他解釋了一番，簡義他雖然不能說話，但是他山一切動作，和他所會寫幾個字表示出來，跟他們回到段家圩，至死他不再出大門，只有在逢年遇節，由他夜間出去給他死去的母親燒分化紙，段文溪玉郎全答應了他，這才一同起身，把這所宅子用鐵鎖從外面一鎖，起身趕奔蘇州府。他們一路上毫無耽擱，到了蘇州府，段文溪不叫先奔段家圩，在城裡落店，並且全寫了假姓名，只打發段虎讓他帶着錢，趕到段家圩，「找那舊鄰居劉老伯，事情也不要說詳細了，告訴他姓段的有族人發了財，要把這片豪宅子完全起蓋，並且晝夜興工，多用工匠，不計錢財，自己並畫了一張圖，還是當年的房屋的情形，一點不差，只囑咐他們，廢宅中別的全許動，就是宅當中祖先堂舊址，那株海棠樹週圍的地面，任憑怎樣破爛，不準妄動，段虎你可明白，我那沒藏着什麼金銀細軟，只有我當日出走的可悲可慘的事，你明白麼，」段虎一一答應他，即日趕奔段家圩，這種事是最容易辦了，立刻興工，架不住不惜錢財，只要快，段虎更明白主人心意，囑咐工匠們，這所宅子只要當年有的蓋起來，不處往細處做，將來他們再可隨心翻改，瓦木油漆晝夜動手，這一片宅子只用了不到三月光景，已竟

恢復了當年段家的舊風光，房子一邊蓋起，一邊把傢俱等已全添滿了，這一來段家圩桑林浦全哄傳動了，宅子完全交工數日，裡面是懸燈結彩，段家圩和桑林浦所有鄉林父老，全接到請帖，帖上是不具名，只有「段家舊主」四字。

在頭一天夜間，段文溪帶着子女啞傭簡義已進宅中，第二日早，賀客迎門，可是還不知道主人究是何人，趕到段虎把兩村父老全讓進去，在客廳中擺列了豐盛酒席，高棚滿坐，段文溪却仍然是野老道打扮，帶着玉郎玉娥來到客廳中，大家一看這種不倫不類的主人，全驚得站起，段文溪手打稽首，向大家行禮，向大家說道：「父老兄弟，大約不認得我段文溪了，我就是這宅中的舊主人，這是我一雙子女，玉郎玉娥，今日請大家前來，我就是請鄉鄰父老們給我個公道，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在段家圩住下去，」段文溪把自己當年的事，從頭至尾絲毫不隱瞞，向大眾說了一番，有那心慈面軟的人，全落了淚，有幾位年長的說道，「你們父子父女再沒有羞見鄉鄰父老地方了，這是我們鄰里風光，簡風台孽由自作，天理昭彰，」段文溪又向大家一揖，隨又令玉郎玉娥謝過鄉鄰父老，這遍話說完，自己的這番話，他自己更破例的敬了大家三杯酒，請大家開懷暢飲，飯後更不叫鄉鄰父老走，來到祖先堂院內，祖先堂中已竟由段虎把香燭全預備好，供品也擺上，大家在這個院中，見海棠樹下一帶仍然是碎磚斷瓦，看着怔怔不敢問，段文溪率領子女親自動手，把這樹下扒開，裡邊盛祖先遺容的跟神主楠木匣完好如常，段文溪親自把他抱進祖先堂，木匣打開，木主全放到迎面供桌，把祖先遺容全懸起來，更有一個紙包，段文溪放在供桌上，率領子女上香叩拜過，段文溪放聲慟哭起來，所有鄉鄰父老，沒有不拭淚的，大家把他勸起，段文溪更把那紙包打開，却是那個斷指，這多年來乾枯的只有一片血跡

，那邊看的出來，段文溪向鄉隣父老道，「這是我離家出走一點誓領，神靈祖先護佑，我竟看到了他，我總算沒白自殘了父母遺體，我段文溪能够活到今日，也正爲的有這個斷指在，現在我還有一點小事，請父老兄弟們稍待，說到這，叫玉郎快去把啞傭簡義我來，玉郎道，「父親他不肯來吧，」段文溪道，「正爲他不肯前來，我才定要你把他請來，」玉郎一聽，才趕奔到前面，見簡義倒在屋中，低着頭那兒哭呢，玉郎告訴他，主人請他去有話說，他那裡肯去，玉郎苦苦的勸着，強把他架了出來，可是簡義那肯抬頭，段文溪看到他這種情形，越發感嘆，却把段虎招呼過來，和啞傭站在一處，段文溪向父老兄弟們道，「這殘廢人，本是簡鳳台家人，我段文溪能活到今日復仇，恢復家聲的情形，已向大家說過了，沒有他，我沒有今日，他是以一念仁慈救了我段文溪，絕沒有背主親仇忘恩反噬之心，沒有當日簡鳳台的行爲，天理人情全不顧了，這天性仁慈的簡義，不教我死在他家中，何常沒有保全他之意，至於我十五年懷恨回來，手刃仇人，簡義尚苦苦哀求，這事我不能答應他，他不肯隨我重返蘇州，是我強他前來，他曾和我約定，不再見段家圩桑林浦的舊日鄉隣，其實他有甚麼愧對他舊主的地方、姓簡的到今日是自種其因，自食其果。

我這段虎，是我的家奴，我遭事時，遍體鱗傷，全說父子週全，那時他更要替我報仇，我當尚且復仇受辱，他父子豈不是強去送命，是我奈無遺去，他竟戀着故主恩深，他在父親故去，他竟飄流各處，彷彿我的下落，上天看見他這片忠誠，竟使我們主僕重會，他兩人行爲雖是不同，可是心地光明，大義照然，令我段文溪沒世難忘，我把他兩人已認作異姓手足，教我這一雙兒女認他兩人爲叔父，事可應該，請父老兄弟指教，」大家齊說，「這才是人情天理，應該作的事，」玉郎玉娥趕忙過向段

虎簡義叩頭，招呼叔叔，吓的兩人就更跪下去，段文溪把兩人抓住，教玉郎玉娥行了禮，一般鄉隣父老在慨嘆中相繼散去，段文溪父子把大家送走之後，段文溪却回到重建的書房中，玉郎玉娥請求父親，就是願意修道，也就在家中單闢一道院子，靜室參修不是一樣麼，段文溪此時是再沒有一句話，只說了個，「三日後再說，」玉郎玉娥不敢再多說，那知第二日來到書房請安，段文溪留下一段道情歌不知甚麼時候走了，只見上寫着：

「恩也休，仇也休，我生至此復何求，逞淫凶，著機構，也怕大限臨頭，反不如黃冠鶴服伴

猿友，歸去也，夫妻兒女恩愛一筆勾。」

本篇寫到這裡算是結束了綠野恩仇，至於段文溪與義兄賀天駿樹碑修墓，重返峨嵋，仍依猿友，玉郎玉娥獅子山哭墓，玉娥與簡之親生子遇合，幾鑄大錯，訪峨嵋荒山尋父，簡子復仇，啞傭遭慘殺，留待續篇，篇中外漏良多，付印期迫，不及修正，尙望執誠讀者賜教，函投，北平楊梅竹斜街新華書局收轉，著者當以十二分誠意感謝。（終）



A541 212 0024 39468

鄭證因著：龍門虎三湘

一册

鄭證因著：南荒俠劍

印刷中

鄭證因著：鐵拂塵

一册

鄭證因著：鐵筆峯

印刷中

鄭證因著：綠野恩仇

二册

白羽著：驚蟬盜技

一册

董蔭狐著：義俠驚奇

三册

董蔭狐著：案中奇案

二册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卅六年十月版

武俠  
長篇  
綠野恩仇

全書二册實價

著作者 鄭證因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六三

特約分行  
西安中山大街  
長沙府正街  
蕪湖上縣街  
杭州教仁街  
開封相國街  
漢口胡林翼路  
武昌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